

康里巎巎（1295-1345）行草書分期 與風格溯源：再思元代非漢族書家的 「漢化」問題

盧慧紋

國立臺灣大學藝術史研究所

提 要

康里巎巎（1295-1345）字子山，號正齋、恕叟，康里氏，是元代中期著名儒臣與書家。他在書史上享有極高名聲，元時與趙孟頫（1254-1322）並稱，後世亦讚頌不絕。自二十世紀初以來，巎巎同時也是蒙元時期非漢族人士「漢化」（或稱「華化」）的重要代表。巎巎的書法十分多樣，目前得見之作品中不僅有尺牘與書詩文，還包括為數不少的碑銘；書體涵蓋大小楷、行書、狂草與章草；書風則涵融南北傳統。這種情形一方面反映了原本專屬於漢文化的書法藝術在蒙元社會中的重要性不僅沒有消滅，還積極扮演多種角色；另一方面則顯示當時書壇上各種傳統勃興，並存發展，並非全然一同。然而一般學者對巎巎書法作品的探討仍嫌表面，甚至有不少錯誤；「漢化」的論述模式亦有明顯的侷限性，不僅只重視單向的文化傳播與接受，且無法呈現蒙元時期士人文化及書法傳統本身的多元性與區域差別。本文以巎巎最為後人熟悉、評價最高的行草書作品為焦點，全面整理目前得見之行草書二十五件，進行考證、訂年、風格分期與溯源，並探討其多元風格表現在元代書法史及文化史上的意義，藉此一方面補前人未盡之處，另一方面期能有助於思考蒙元多族士人圈的複雜內涵。

關鍵詞：康里巎巎、漢化、多族士人圈、行草書

前言

康里巎巎（「巎」音 nao ✓；¹ 1295-1345；以下稱巎巎），字子山，號正齋、恕叟，康里氏，元代中期著名儒臣與書家。「康里」為游牧部落名稱，突厥種，蒙元時期屬「色目」族群。他在《元史》中有傳，稱為「巎巎」或「康里巎巎」。他現存的書法作品上有「康里巎」、「巎巎」、「巎」、「子山」與「康里子山」等幾種自署，以及「□□巎印」、「子山」、「康里子山」、「正齋」、「正齋恕叟」等書家印鑒（參見附錄一）。巎巎在書史上享有極高名聲，元時即與趙孟頫（1254-1322）並稱；後世亦讚頌不絕，不僅視其為晉唐法書傳人，且為蒙元時期非漢族人士「漢化」（或稱「華化」）的重要例子。然而一般學者對其書法作品的探討仍嫌表面，甚至有不少錯誤；而「漢化」的研究模式亦有明顯的侷限性，即僅重視單向的文化接受，不足以呈現蒙元時期各族士人密切來往、互相影響的情況，因而尚有頗大的研究發展空間。本文以巎巎最為後人熟悉、評價最高的行草書作品為焦點，深入探討其發展歷程與風格來源，再試圖由其多元的表現及複雜的學習對象，反思元代非漢族書家的「漢化」問題。

一、前人研究

元以來評論巎巎書法者甚多，多聚焦於他的行草書，讚其可比趙孟頫、鮮于樞等大家，但亦偶評論他書寫過速，沈著不足。陶宗儀（活動於十四世紀後半至十五世紀初）《書史會要》記載：「巎巎……風流儒雅，知經國大體，博涉經史，刻意翰墨。正書師虞永興（世南），行草書師鍾太傅（繇）、王右軍（羲之），筆畫道媚，轉摺圓勁，名重一時。評者謂國朝以書名世者，自趙魏公（孟頫）後，便及公也。」²《元史》〈巎巎傳〉載：「（巎巎）善真行草書，識者謂得晉人筆意。」³元末明初方孝孺（1357-1402）將之與趙孟頫及鮮于樞（1246-1302）相較：「近代能

1 關於發音問題，學界一直有不同意見，筆者認為柯立夫（Francis W. Cleaves）的論證最具說服力。柯立夫查找多種音韻書與字書，推證「巎」字發音為 nao ✓；並考察山東地方有「猗」山（亦可寫作「巎」山，音 nao ✓，與「巎」字通），因此其名（巎巎）與字（子山）應由此而來。至於此字寫法，目前所見巎巎墨跡與碑銘上的簽款有「巎」與「巎」（1335 年的雙語碑〈薊國公張氏先塋之碑〉為唯一例子）兩種寫法。見 Francis Woodman Cleaves, "K'uei-K'uei or Nao-nao?"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10, no. 1 (1947): 1-12. 關於名字寫法與發音的其他看法，可參見張金梁，〈康里子山名字考〉，《古籍整理研究學刊》，2007 年 4 期，頁 3-6。

2 （明）陶宗儀，《書史會要》（上海：上海書店，1984，頁 336-337），卷 7。

3 （明）宋濂等撰；楊家駱主編，《元史》（臺北：鼎文書局，1981，頁 3416），卷 143。

草書者，吳興趙公子（孟頫）。公所敬者，為鮮于公伯幾（樞）。稍後得名者，為康里公子山。吾嘗評：『趙公草書如程不識將兵，號令嚴明，不使毫髮出法度外，故動無遺失；鮮于公如漁陽健兒，姿體充偉，而少韻度；康里公如鸞雛初巢，神采可愛，而頡頏未熟。雖俱得重名，而趙公高矣。』⁴ 明人周之士（生卒不詳）則說：「巉巉山有韻氣，而結法少疏。」⁵ 巉巉的書名一直到清代仍高，如十八世紀的永理（1752-1823）在巉巉〈草書謫龍說卷〉卷後的跋中就讚其：「草法精然，用筆靈變異常而不至於怪，與松雪（趙孟頫）所識隨俗徼繞、古法蕩然者異矣。」⁶

近人關於巉巉的研究開始甚早，然重點稍有不同，較關注其色目人身份與所書之蒙漢雙語碑。歷史學者陳垣在一九二〇年代著《元西域人華化考》，從儒學、佛老、文學、美術、禮俗等各方面，考察蒙元時期進入中原之西域人逐漸接受中原文化的情形。此書卷五〈美術篇〉輯錄《書史會要》、《輟耕錄》、《山居新話》與《元史》中關於巉巉書學活動之記載，又參考《式古堂書畫彙考》及《石渠寶笈》等明清書畫著錄所載之巉巉書法作品，再由吳式芬《攔古錄》及孫星衍《寰宇訪碑錄》等清代金石著錄輯錄了十五件巉巉書碑銘與墓誌，為書家巉巉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基礎材料。⁷ 一九三〇年代起，巉巉書碑拓本陸續公諸於世：一九三五年日本的羽田亨使節團到熱河烏丹城附近訪得巉巉書碑三通；⁸ 一九四〇年代晚期至一九五〇年代初，美國學者柯立夫（Francis W. Cleaves）連續發表了數篇文章考證巉巉的姓名發音，還有在內蒙古赤峰市親訪得之巉巉書碑二通；⁹ 一九六〇年代黃文弼則考察並復原立於甘肅武威的巉巉書碑一通。¹⁰ 這些考古學家與歷史學者的關注重點在碑文內容，他們除藉之考證巉巉的姓名發音、任官經歷等，亦試圖探討這些雙語碑

4 （明）方孝孺，《遜志齋集》，收入《萬有文庫·第二集》（上海：商務印書館，1935，冊471，頁555），卷18，〈題宋舍人草書千字文後〉。

5 馬宗霍輯，《書林藻鑒》，收入氏輯，《書林藻鑒·書林記事》（北京：文物出版社，1984），卷10，頁265下。

6 永理跋巉巉〈草書謫龍說卷〉，現藏北京故宮。圖版見王連起主編，《元代書法》（香港：商務印書館（香港）有限公司，2001），頁194。

7 陳垣，《元西域人華化考》，收入氏著，《勵耘書屋叢刻》（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1982），上冊，頁169、173-176。

8 田村實造，〈烏丹城附近の元碑を探索〉，《蒙古學》，1號（1937.4），頁68-82。

9 Francis Woodman Cleaves, "K'uei-K'uei or Nao-nao?" 1-12; "The Sino-Mongolian Inscription of 1335 in Memory of Chang Ying-jui,"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13, no. 1/2 (1950): 1-131; "Sino-Mongolian Inscription of 1338 in Memory of Jigūntei,"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14, no. 1/2 (1951): 1-104.

10 黃文弼，〈亦都護高昌王世勛碑復原并校記〉，《文物》，1964年2期，頁34-43。此碑為漢文與回鶻文雙語碑，漢文為巉巉所書。黃文弼考察的為漢文部分，1980年又有耿世民考察回鶻文部分，見耿世民，〈回鶻文亦都護高昌王世勛碑研究〉，《考古學報》，1980年4期，頁515-529。

在歷史、文化及語言學上的意義。日本學者北村高於一九八五年發表〈元代オルコ系色目人・康里巉巉について〉一文，結合尚存之碑與著錄記載，再配合史籍，全面考察巉巉的姓名、生平與任官經歷等，是此種研究取材與方法的代表之一。¹¹可惜的是，這些研究完全未觸及書法風格的探討。

至於藏於海內外博物館的巉巉書法墨跡，一九八〇年以前出版者多僅為作品影印與基本介紹，一九八〇年以後學界除持續將作品公諸於世，學者們對其書法風格並開始有較深入的探討。一九三五年《故宮周刊》曾影印刊載巉巉的尺牘〈奉記帖〉（現藏北京故宮）。¹²一九三〇年代至一九七〇年代日本出版之書法史圖錄及書法期刊多次選印了藏於高島槐安翁手中的〈草書唐人六絕句、草書秋夜感懷詩、草書李太白詩〉合裝卷、〈與彥中郎中尺牘〉（今皆藏東京國立博物館）以及藏於藤井有鄰館的〈草書跋王庭筠幽竹枯槎圖卷〉，並對巉巉生平及作品進行介紹與說明。¹³一九七〇年以後，國立故宮博物院多次影印出版館藏〈致彥中尺牘〉。¹⁴一九七〇年代晚期起，藏於美國博物館之中國古代書畫珍品陸續在展覽及藏品圖錄中影印出版，巉巉的〈草書柳宗元梓人傳〉（普林斯頓大學美術館藏）、〈草書跋宋人畫溪山無盡圖卷〉（克利夫蘭美術館藏）及〈草書跋趙孟頫常清靜經〉（弗利

11 北村高，〈元代オルコ系色目人・康里巉巉について〉，《龍谷史壇》，85號（1984.12），頁13-41。

12 《故宮周刊》，第445至447期（1935）三期連載〈奉記帖〉墨跡。王乃棟誤植此帖藏處為「台北故宮博物院」。見王乃棟，〈西域少數民族書法家遺存作品考〉，《故宮博物院院刊》，1989年1期，頁82。

13 例如《書苑》，5卷6號（1941）；下中彌三郎編，《書道全集・12・中國・元、明I》（東京：平凡社，1956），圖版44-45、46-47；藤枝晃，〈康里巉巉小傳〉，收入下中彌三郎編，《書道全集・12・中國・元、明I》，頁186-187；西川寧，〈王庭筠の幽竹枯槎圖卷〉，《書品》，30號（1942.7），頁2-37；松井如流，〈康里子山の書〉，《書品》，46號（1954.2），頁5-8、圖版2-15；《書跡名品叢刊・元・鮮于樞・康里子山集》（東京：二玄社，1967）；高島菊次郎鑒纂，杉村勇造解說，高島泰二編次，〈槐安居樂事：宋元明清法書法帖碑拓〉（東京：求龍堂，1964），圖132-1、132-2、132-3；大阪市立美術館編，《海を渡った中國の書：エリオット・コレクションと宋元の名蹟》（大阪：讀賣新聞社，2003），作品編號89；浙江大學中國古代書畫研究中心編，《海外藏中國法書集・日本卷》（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08），冊2，頁192-207；作品說明部份見頁218-219。

14 此札為〈元人雜書卷〉第一帖。國立故宮博物院編纂委員會編，《元人墨蹟集冊・故宮法書（十八）》（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75），頁34-35；國立故宮博物院編輯委員會編，《故宮歷代法書全集》（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77），冊3，頁128-132。國立故宮博物院於二〇〇一年舉辦「大汗的世紀：蒙元時代的多元文化與藝術」特展，此札亦為展出作品之一，見陳階晉，〈康里巉巉（原題康里巉）致彥中尺牘〉，收入石守謙、葛婉章主編，《大汗的世紀：蒙元時代的多元文化與藝術》（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2001），頁315-316；〈行走於蒙元的藝廊裡：「大汗的世紀」特展 元康里巉巉（原題康里巉）致彥中尺牘〉，《故宮文物月刊》，225期（2001.12），頁32-33。

爾美術館藏）等作品亦隨之廣為人知。¹⁵ 北京故宮所藏多件重要的巎巎作品則待一九八五年以後才逐漸公諸於世。¹⁶

相關研究在一九八〇年代及一九九〇年代取得顯著的進展，王乃棟的〈康里子山的族屬及其書法藝術的探索〉與〈西域少數民族書法家遺存作品考〉兩篇文章整理文獻中所載歷代對巎巎書法成就的評價以及現今留存作品，尤其後者列有散存海內外博物館墨跡十餘件、碑刻數件及存於十六種明清叢刻之巎巎行草書十九帖，對展開進一步的研究頗有助益。¹⁷ 王連起的〈元代少數民族書法家及其書法藝術〉一文針對十位元時蒙古、女真、畏吾爾、康里等族屬之書法家及作品進行介紹。¹⁸ 巎巎留存作品最多，因此在文中獲得最長篇幅的討論。王連起在文中對巎巎的行草書風格特徵進行了具體的分析，指出其極善於吸收前人與時人的優點以豐富自己，從而創造出自己的風格，例如在巎巎的作品中，王羲之、獻之、米芾、趙孟頫等人之風格元素處處可見，整體而言卻又具備獨特的敬側縱逸的矯健之態。他並區分出早期與晚期書風的差別：早期以〈草書柳宗元梓人傳〉（1331）、〈草書張長史述十二筆法記〉（1333）等為代表，晚期以〈草書謫龍說〉（約 1335-1340）、〈草書李太白詩〉（約 1344）等為代表；早期結體舒展、筆畫清利、轉折圓勁，又通篇章法疏密有致，晚期則今草古草筆法揉合，增添了筆畫變化的韻律和動態。筆者認為巎巎的

15 Shen C. Y. Fu, et al, *Traces of the Brush: Studies in Chinese Calligraphy*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Art Gallery, 1977), 86-87, 103, 256-257; Wai-kam Ho et al., *Eight Dynasties of Chinese Painting: The Collections of the Nelson Gallery-Atkins Museum, Kansas City, and the Cleveland Museum of Art* (Cleveland, OH: Cleveland Museum of Art, 1980), frontispiece, overleaf; 中田勇次郎、傳申編著，《歐米收藏中國法書名跡集》（東京：中央公論社，1981），冊 3，頁 21-22、97-105、110；鈴木敬，《中國繪畫總合圖錄》（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82-1983），A17-52，A22-67。一九九九年普林斯頓大學美術館舉辦“The Embodied Image”書法特展，〈草書柳宗元梓人傳〉亦為重要展品之一。Robert E. Harrist, Jr. and Wen C. Fong, *The Embodied Image: Chinese Calligraphy from the John B. Elliott Collection* (Princeton: Art Museum, Princeton University in association with Harry N. Abrams, 1999), 136-137; 大阪市立美術館編，《海を渡った中國の書：エリオット・コレクションと宋元の名蹟》，作品編號 16。

16 北京故宮藏有〈草書顏真卿述張長史十二筆法記〉、〈臨十七帖〉、〈草書謫龍說〉、〈奉記帖〉、〈題周朗杜秋娘卷〉及〈跋任仁發畫張果見明皇卷〉。見北京故宮博物院編，《中國書蹟大觀·壹·北京故宮博物院·上》（東京：講談社，1985），彩色圖版 45；黑白圖版 164-168、169-170。王連起主編，《故宮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大系·元代書法》（上海：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2001），作品編號 61-64。

17 王乃棟，〈康里子山的族屬及其書法藝術的探索〉，《新疆社會科學》，1985 年 4 期，頁 117-120；〈西域少數民族書法家遺存作品考〉，頁 80-88。這些明清叢帖包括《停雲館帖》、《寶賢堂集古法帖》、《三希堂法帖》、《壯陶閣帖》、《嶽雪樓鑒真法帖》、《敬一堂帖》、《玉煙堂帖》、《詒晉齋帖》、《經訓堂帖》、《貞隱園法帖》、《海山仙館藏真續刻》、《式古堂法帖》、《李書樓正字帖》、《蘊真堂石刻》、《小清秘閣帖》及《澄鑒堂石刻》。其中所收巎巎作品有真有偽，但作者除指出《澄鑒堂石刻》所收者為偽帖，並未對其他進行辨偽。

18 王連起，〈元代少數民族書法家及其書法藝術〉，《故宮博物院院刊》，1989 年 2 期，頁 68-81。

書風發展實際上更為複雜（本文將對此進行較深入的討論），但這是首次明確提出嶠嶠早晚書風差異的文章，加之分析精要，極具價值。劉正成主編之《中國書法全集》系列於二〇〇〇年出版了《康里嶠嶠、楊維禎、倪瓚卷》，刊載十二件嶠嶠行草書墨跡，並有楚默的〈康里嶠嶠書法評傳〉一文，論及生平事蹟、崇晉唐古法之書學思想、多方面的草書成就及不足等，涵蓋面極廣，惜仍偏重賞析與輯錄歷代評價，缺乏溯源、流變等較深入的風格討論，全書對個別作品的考證亦多錯誤。¹⁹ 石頭出版社的《書藝珍品賞析系列》於二〇〇六年推出《康里嶠嶠》卷，由張佳傑主筆，對嶠嶠墨跡與碑銘作品共十餘件進行介紹及賞析；雖是針對一般大眾而寫，但綜合各家研究成果，亦具參考價值。²⁰ 然而嶠嶠的現存作品有三十件以上，超越此數甚多，至今尚未有全面搜羅與整理之專文。

由於嶠嶠出身儒學世家，父子三人皆官至一品，又曾任帝師，因此史學家與藝術史家亦關注他在書法藝術成就之外、更廣泛的文化上的意義，尤其留心他與元代諸帝還有其他士人的關係。二十世紀前半葉，吉川幸次郎及神田喜一郎在探討元代諸帝的漢文化修養時，亦論及嶠嶠與文宗（1328-1329 及 1330-1332 在位）及順帝（1333-1367 在位）的互動。²¹ 一九八一年，姜一涵與傅申分別研究文宗所設立之奎章閣制度、人物與書畫收藏，亦提及嶠嶠與其他相關士人的來往。²² 二〇〇五年王頌整理正史、士人文集、筆記與書畫著錄等文獻，就嶠嶠的家世、仕履、交遊及書學活動撰成專文。²³ 元史學者蕭啟慶則自一九九六年起，提出「多族文士圈」或「多族士人圈」的概念，超越考述個別蒙古和色目人漢學造詣的研究模式，探討各族群士人間的社會文化互動。他此後十餘年發表的相關文章最後總結成二〇一二年

19 劉正成主編，《中國法書全集·46·康里嶠嶠、楊維禎、倪瓚卷》（北京：榮寶齋出版社，2000）；楚默，〈康里嶠嶠書法評傳〉，收入劉正成主編，《中國法書全集·46·康里嶠嶠、楊維禎、倪瓚卷》，頁 1-9。楚默誤認葉彥中為嶠嶠晚年任江南行臺治書侍御史時所結識的朋友，因此將寫與彥中的〈奉記帖〉（北京故宮藏）、〈致彥中尺牘〉（國立故宮博物院藏）與〈草書謫龍說卷〉（北京故宮藏）皆訂為晚年書，參見書後各帖解題。

20 張佳傑，《康里嶠嶠》（臺北：石頭出版社，2006）。此外還有賞析類文章，例如張怡芳，〈淺析康里嶠嶠的書法藝術〉，《書畫藝術學刊》，11 期（2011.12），頁 427-440。

21 吉川幸次郎，〈元の諸帝の文學〉，收入氏著，《吉川幸次郎全集》（東京：筑摩書房，1969），冊 15，頁 268-269、284、287（原發表於 1943-1945 年）；神田喜一郎，〈元の文宗の風流について〉，收入羽田博士還曆記念會編，《（羽田博士頌壽記念）東洋史論叢》（京都：東洋史研究會，1950），頁 482-483。

22 姜一涵，《元代奎章閣及奎章人物》（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81）；傅申，《元代皇室書畫收藏史略》（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81）。

23 王頌，〈字得晉意：元康里人嶠嶠家世、仕履和作品〉，收入氏著，《西域南海史地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頁 258-274。

出版的《九州四海風雅同：元代多族士人圈的形成與發展》一書。²⁴此書檢視元代蒙古、色目士人群體的出現，並針對同鄉、姻戚、師生、同僚等社會網絡，還有詩文唱酬、雅集、書畫題跋、編書贈序等文化互動進行全面考察，最後就其群體意識進行討論，不但在資料搜羅方面超越前人，而且各種社會與文化脈絡經緯交織，尤利掌握元代各族群士人交往與交融的具體情形。巎巎的家世、交遊、詩文酬答及書畫收藏、題跋等各種活動，在此書中獲得全面的展現，而且置於具體事件、場合及人物往來的情境中，又有其他蒙古、色目族士人的案例作比較，明顯較單一個案的資料排比更具啟發性。

「多族士人圈」概念的提出固然突破了原有的個案研究模式，然若欲進一步追問「多族士人圈」對傳統書畫藝術及文化起了何種作用，則不能不深入探究具體作品之風格表現。石守謙發表於二〇〇一年的〈衝突與交融：蒙元多族士人圈中的書畫藝術〉²⁵一文即由多族情境來檢視元朝近百年的書畫藝術發展；其中「新的作者：非漢族書畫家的藝術」一節探討中國傳統的書畫藝術如何因非漢族人士直接參與創作，而擴大了形式表現的成就。他觀察到非漢族書畫家對原有的古典典範都抱持著較自由開放的態度，不似漢族士人的嚴肅與執著，而經常有跳脫及混用風格傳統的情形，又或有技巧樸實直截的特色。這些新的表現都使中國書畫藝術更為豐富多彩。文中亦舉巎巎為例，認為巎巎「混用」二王書風與不同系統的狂草、章草風格，近乎對原有典範的改造；而「這種面對古代典範的自由態度，顯然不是趙孟頫等人所可想像的。」²⁶

蕭氏與石氏提出的概念與論點在研究史上極為重要。自二十世紀初期的陳垣以至二十世紀晚期的王乃棟與王連起，皆強調巎巎是元代非漢族「漢化」（或「華化」）成功的重要例子。然將「漢化」的概念運用於藝術史研究上，有明顯的侷限性，通常在人名與作品舉列完畢後，討論也隨之終止；而且「漢化」僅重視單向的文化接受，並不足以呈現蒙元時期各族士人密切來往、互相影響的情況。蕭氏與石氏對「多族士人圈」的討論則不僅關注非漢族人士接受漢族士人文化的情形，更重視彼此的往來互動，以及互動過程中的衝突與交融。不過，兩位先生的論述仍有可

24 蕭啟慶，《九州四海風雅同：元代多族士人圈的形成與發展》（臺北：中央研究院；聯經出版公司，2012）。

25 石守謙，〈衝突與交融：蒙元多族士人圈中的書畫藝術〉，收入石守謙、葛婉章主編，《大汗的世紀：蒙元時代的多元文化與藝術》，頁 202-219；後收入氏著，《從風格到畫意：反思中國美術史》（臺北：石頭出版社，2010），頁 121-166。

26 石守謙，〈衝突與交融：蒙元多族士人圈中的書畫藝術〉，頁 213。

進一步追究之處。他們在論述中皆或多或少將士人文化或書畫傳統視為一整體，並未進一步考慮蒙元時期南北地域的不同發展及時代先後的風氣改變等因素。事實上，受所處地域、文化環境及來往對象的影響，眾多非漢族人士所接觸的士人文化及傳統並不具一致的內涵與形式；這牽涉元代廣大疆域內地域傳統的區別、時代先後的差異、師承對象的影響及個人的選擇等問題，值得慎重對待。

就巉巉的情形而言，他的書法作品種類多元，不僅有尺牘與書詩文，還包括為數不少的碑銘；而且樣貌不同，大小楷、行草、章草皆備；風格來源亦頗為複雜。這一方面反映了原本專屬於漢文化的書法藝術在蒙元社會中的重要性不僅沒有消滅，還積極扮演多種角色；另一方面則顯示當時各種風格傳統勃興，並存發展。巉巉在書法藝術上的多元表現有來自北方的金朝遺緒，亦受江南地區新興風氣之影響，且隨著他的年歲增長及足跡所到之處而歷經轉變。本文全面整理巉巉的行草書作品，²⁷ 進行考證、訂年、風格分期與溯源，並探討其多元風格表現在元代書法史及文化史上的意義；一方面補前人未盡之處，另一方面期能有助於思考蒙元「多族士人圈」的複雜內涵。

二、書跡內容考證與訂年

就筆者所知，目前仍得見之巉巉行草書作品，可靠作品共有二十五件（依現存媒材分，有墨跡十九件、僅見於刻帖者五件、碑銘一件；依作品內容分，則有信札六件，書詩文八件，題跋六件，臨書四件及碑銘一件）（參見附錄一）。明清叢帖中亦刻有不少巉巉作品，王乃棟一九八九年的文章已作初步整理，²⁸ 筆者據之對照容庚《叢帖目》，進一步作成附錄二，共得十六種刻帖，刊刻十九件次作品。由於大多數的刻帖筆者都未能得見，無法判斷重複刊刻的數量與作品真偽，此項工作只能有待於未來。此外，尚有見載於歷代書畫著錄與文獻，然作品已佚之行草書二十八件，內容涵蓋書詩文、臨書、題跋與尺牘等（附錄三）。

在目前尚存之二十五件可靠作品中，僅有八件記有明確的書寫年代，其餘需靠內容考證及書風比對為之訂年。此節先由內容可考者入手，下節再論書風。

27 筆者將另撰專文討論巉巉的楷書與碑銘書法。

28 王乃棟，〈西域少數民族書法家遺存作品考〉，頁 80-88。

（一）與彥中六件書跡

在無紀年的作品當中，有六件寫與「彥中」的尺牘與書詩文手卷，包括：

1. 〈致彥中尺牘〉（圖 1，國立故宮博物院藏）²⁹
2. 〈與彥中郎中尺牘〉（圖 2，東京國立博物館藏）³⁰
3. 〈與彥中判州書〉（圖 3，刻於《停雲館法帖》）³¹
4. 〈與彥中判州詩翰〉（圖 4，刻於《經訓堂法帖》）³²
5. 〈奉記帖〉（圖 5，北京故宮藏）³³
6. 〈草書謫龍說卷〉（圖 6，北京故宮藏）³⁴

「彥中」的身份可由〈草書謫龍說卷〉後的元人題跋得到一些線索。巎巎在此

-
- 29 著錄見（清）卞永譽，《式古堂書畫彙考》（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中國書畫全書，1994，冊 6，頁 432），法書卷 17；（清）英和等，《石渠寶笈三編》，收入《秘殿珠林·石渠寶笈·三編》（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69，頁 2698），卷 41，〈元人雜書·延春閣·第 1 幅〉。此札又稱〈十二月十二日帖〉或〈宣使帖〉。曾出版於石守謙、葛婉章主編，《大汗的世紀：蒙元時代的多元文化與藝術》，頁 96-97。關於此札，亦可參見陳階晉，〈康里巎巎（原題康里巎）致彥中尺牘〉，收入石守謙、葛婉章主編，《大汗的世紀：蒙元時代的多元文化與藝術》，頁 315-316；〈行走於蒙元的藝廊裡：「大汗的世紀」特展 元康里巎巎（原題康里巎）致彥中尺牘〉，頁 32-33。
- 30 未見著錄。日本高島槐安翁舊藏，現藏東京國立博物館。曾出版於《書跡名品叢刊·元·鮮于樞·康里子山集》，頁 51-54。
- 31 未見著錄。此帖收於《停雲館法帖》卷 9，見（明）文徵明等摹、松田溟南釋文，《袖珍停雲館法帖》（東京：西東書房，1956）。（清）顧復，《平生壯觀》（中國書畫全書，冊 4，頁 920）卷 4 著錄一件〈與彥中判州札〉，然因未錄信札內容，無法確知是否為此件。
- 32 未見著錄，帖目見容庚，《叢帖目》（臺北：華正書局，1984），冊 2，頁 517。此帖收於《經訓堂法帖》冊 6。曾出版於（清）畢沅編，《經訓堂法帖》（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96）；下中彌三郎編，《書道全集·12·中國·元、明 I》，頁 190-191。《書道全集》的編者稱此帖為〈聖安寺詩〉，所印漏失中間四行二十七字：「及諸公各賦數首。見徵荒惡，遂僂俛應之，寄呈彥中判州賢友一笑。」筆者撰寫碩士論文時僅見《書道全集》本，今據北京古籍出版社影印版本補正。帖目見容庚，《叢帖目》（臺北：華正書局，1984），冊 2，頁 517。（清）顧復，《平生壯觀》（中國書畫全書，冊 4，頁 920）卷 4 著錄一件〈與彥中判州札〉，然因未錄信札內容，無法確知是否為此件。
- 33 著錄見（清）張照等，《石渠寶笈》，收入《秘殿珠林·石渠寶笈》（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71，上冊，頁 467），卷 1，〈元名家尺牘·貯養心殿·第 8 幅〉。曾出版於王連起主編，《元代書法》，頁 198-199；劉正成主編，《中國書法全集·46·康里巎巎·楊維禎·倪瓚卷》，頁 229。（清）顧復，《平生壯觀》（中國書畫全書，冊 4，頁 920）卷 4 著錄一件〈與彥中判州札〉，然因未錄信札內容，無法確知是否為此件。
- 34 著錄見（明）郁逢慶，《郁氏書畫題跋記》（中國書畫全書，冊 4，頁 641），卷 8；（清）安岐，《墨緣彙觀錄》，卷 2，收入《叢書集成新編》（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5），冊 51，頁 28；（清）吳升，《大觀錄》（中國書畫全書，冊 8，頁 293），卷 9；（清）顧復，《平生壯觀》（中國書畫全書，冊 4，頁 920），卷 4。曾出版於王連起主編，《元代書法》，頁 193-195；劉正成主編，《中國書法全集·46·康里巎巎·楊維禎·倪瓚卷》，頁 86-90、230。

卷末自識：

彥中判府賢友久不睹僕惡札，因草書謫龍說往，想展覽之際如相見也。

因知此卷書與「彥中」。卷後翟智（活動於十四世紀晚期）書於庚子（1360）七月廿八日的跋記：

章文簡孫伯昌氏所藏康里巒公為葉判府書柳河東謫龍說，判府乃伯昌外族而得之。³⁵

由此知「彥中」姓「葉」。接著，辛丑（1361）夏，胡悌（活動於十四世紀晚期）跋曰：

彥中公少年登朝，赫然有聲，晚乃仕於郡縣。平昔交好於子山獨密。³⁶

由之更知葉彥中少年任官，晚出仕地方。

筆者搜尋元代文獻，得到不少關於巒巒此位友人葉彥中的記載。元末人鄭元祐（1292-1364）、楊維禎（1296-1370）及姚桐壽（活動於十四世紀中）皆曾記載葉彥中晚年知海鹽州（今浙江省海鹽縣），在當地重修學宮，記述中對彥中的籍貫、人品及經歷亦略有涉及。鄭元祐撰〈海鹽州學興建記〉：

至正七年（1347）³⁷夏六月，松陽葉侯以奉政大夫來為知州。侯始筮仕，即以才名，為江南諸道行御史臺架閣管勾。³⁸

楊維禎撰〈海鹽州重修學宮記〉：

至正六年（1346）夏六月，松陽葉侯繇守令重選為海鹽州下。……侯名彥中，字大中，嘗以才敏、有風操，為江南行御之臺架閣管勾，所至皆有休績可紀。³⁹

姚桐壽《樂郊私語》：

州學……至正六年（1346）知州葉彥中再修，亦有碑。……葉字大中，松陽人，嘗以才敏、有風操，為江南行御史臺架閣管勾，所至皆有休績可紀。⁴⁰

此外，與巒巒既為同門又為師生的楊載（1271-1323）有〈送葉彥中之官行臺〉詩

35（明）郁逢慶，《郁氏書畫題跋記》，卷8，頁641。圖版見王連起主編，《元代書法》，頁195。

36 胡悌跋似已不存，題跋文字見（明）郁逢慶，《郁氏書畫題跋記》，卷8，頁641。

37 應為「六」年之誤。

38（元）鄭元祐，《僑吳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1986，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1216，頁530），卷9，〈海鹽州學興建記〉。

39（元）楊維禎，《東維子文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9，原式精印大本四部叢刊正編，冊71，頁58），卷12，〈海鹽州重修學宮記〉。

40（元）姚桐壽，《樂郊私語》，收入《叢書集成新編》，冊95，頁14a-15a。

兩首：

范滂將攬轡，周景已題輿。九扈名兼美，三鱣兆豈虛。

都門愁摻袂，江徼喜沿書。重有斑衣奉，南州總不如。

大府徵才士，知君學業優。兩京勞侍從，十載困淹留。

白雪歌難和，青雲志易酬。鍾山多勝槩，有意與同游。⁴¹

第一首詩中所用「攬轡」、「題輿」等典故表達對初出仕者的期許；第二首詩提及受詩人「學業優」，應是年紀仍輕的青年，楊載接著感慨自己在大都、上都兩京侍從十載，卻壯志難申，而有意與之同遊鍾山。鍾山是建康（今南京）的名勝；建康在至元二十三年（1286）以後成為江南諸道行御史臺之所在，⁴²因此詩題之「行臺」應即指此。

楊載字仲弘，錢塘人，元詩四大家之一。據蕭啟慶考證，楊載曾受業於趙孟頫，又是巎巎早年的老師，因此兩人既為同門又為師生。其弟楊迪又為巎巎之兄回回門生。至治三年（1323），楊載去世，巎巎教導其子遵；泰定二年（1325），巎巎再為其書墓誌。回、巎兄弟與楊載父子兩代互為師生，為元代多族士人圈中之一佳話。⁴³據楊載二詩可推知受詩人「葉彥中」初出仕在江南行臺，與前文引鄭元祐、姚桐壽等人所載相符，應為同一人。楊載卒於至治三年（1323），則葉彥中出任的時間必在此之前。

諸記載中的「江南諸道行御史臺架閣管勾」或「江南行御史臺架閣管勾」之正式名稱為「江南諸道行御史臺架閣庫管勾」，正九品，是江南諸道行御史臺編制內九員官員中的最末一員。⁴⁴根據前列諸項文獻記載，我們可為葉彥中勾勒出粗略的生平經歷：葉彥中，字大中，松陽（今浙江省松陽縣）人，至治三年（1323）以前以少年任江南諸道行御史臺架閣庫管勾（正九品）。晚年出仕郡縣，至正六年（1346）由奉政大夫出任海鹽知州（今浙江省海鹽縣）（五品）。

根據彥中的官銜及書札內容，以下試為這六件作品考證大概的年代（各件作品

41（元）楊載，《楊仲弘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1208，頁18），卷3。

42 參見（明）宋濂等撰，《元史》，〈百官志二〉，頁2179。

43 關於巎巎與楊載的關係，參見蕭啟慶，《九州四海風雅同：元代多族士人圈的形成與發展》，頁127-128。楊載墓誌為黃潛撰文、巎巎楷書、杜本篆額。（元）黃潛，《金華黃先生文集》（上海：上海商務印書館，1936，四部叢刊初編，冊304-305），卷33，〈楊仲弘墓誌銘〉，頁4上-5上。此誌於浙江餘杭出土，久佚，拓本見胡海帆、湯燕編，《北京大學圖書館新藏金石拓本菁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圖版188。感謝許哲瑛告知此拓圖版。

44 參見（明）宋濂等撰，《元史》，〈百官志二〉，頁2179。

內容全文請參見附錄一)：

1. 〈致彥中尺牘〉(圖1)

此札稱彥中為「彥中管賢友」。由墨跡的照片上看，「管」與「賢友」間有一個字間距的空白，應是原跡破損所致；若據《式古堂書畫彙考》的著錄，空白處為「勾」字，原文為「彥中管勾賢友」，⁴⁵ 因知這件信札應是寫於巉巉在葉彥中任江南行臺架閣「管勾」時。又，此札要求彥中代轉達信息與巉巉的兄長回回(1291-1341)：

此時請家兄使想已達，度賢友亦必喜也。此間公私，皆望家兄早來，閑報
吾兄知之。

彥中此時似與回回在一處任事。按回回於英宗至治年間(1321-1323)任江南行臺侍御史(正二品)，參議中書省事，泰定(1323-1327)初年才晉陞他職；可能此札即作於回回與彥中同任職於江南行御史臺的至治年間(1321-1323)。⁴⁶

2. 〈與彥中郎中尺牘〉(圖2)

此札稱彥中為「郎中」。「郎中」是中書省下屬官職，參議府左司、右司及六部各部下皆有「郎中」，從五品。⁴⁷ 各行中書省(行省)下亦設有「郎中」二員，從五品。⁴⁸ 據現有資料無法斷定彥中實際的任職單位與地點。此札亦要求轉達信息與回回：

石展事望於家兄處達知，得與衡口一封記事囑之佳。王公處彥中亦當與一封記事。又庫中鈔望彥中於家兄處說得寬至冬至間甚幸。庫中鈔望彥中於家兄處說得寬至冬至間。

似乎回回當時仍任重要職務。按回回於天曆二年(1329)後對政局失望而杜門不出，因知此札必作於此之前。此札用筆謹慎，由書風亦可推斷是巉巉早年作品(書風分析詳見後節)。

45 (清)卞永譽，《式古堂書畫彙考》(中國書畫全書，冊6，頁432)，法書卷17。

46 筆者在碩士論文中僅斷此帖作於一三二九年以前，但未能為之繫於具體年代，今依信札內容及回回任官經歷，訂為至治年間(1321-1323)。又，原碩士論文將此帖訂為晚於〈與彥中郎中尺牘〉(東京國立博物館藏)之作，今重訂為現存之巉巉作品中最早者。盧慧紋，〈元代書家康里巉巉研究〉，頁48-52。

47 參見(明)宋濂等撰，《元史》，〈百官志一〉，頁2123、2125、2126、2136、2140、2142、2143。

48 參見(明)宋濂等撰，《元史》，〈百官志七〉，頁2305。

3. 〈與彥中判州書〉（圖3）

此札稱彥中為「判州」。「判州」為七品左右的地方政府基層官員，此時應已到了彥中「仕於郡縣」的較晚時期。

巎巎在信中亦提到自己當時新任「禮部第二尚書」：

僕九月初北逐乘輿，五日至車房行在所，面承恩私以為禮部第二尚書。

巎巎在泰定四年（1327）左右陞侍儀使，尋擢中書右司郎中，遷集賢直學士；至順元年（1330）即以禮部尚書兼監群玉內司。⁴⁹他就任禮部尚書的時間應在兩者之間（1327-1330）。按一三二〇年代末的政治情勢詭譎多變，一三二八年泰定帝（1324-1328 在位）崩後便發生一連串的皇位爭奪。文宗倚靠群臣擁護登基，但不久即讓位於其兄明宗。明宗在戊午（1328）二月即位，卻於隔年（1329）八月六日崩於上都，文宗隨即於同月十六日在上都再次登位，直到九月十三日才回到大都。⁵⁰ 巎巎此札中所說「僕九月初北逐乘輿」應指一三二九年九月初至上都面聖，五日即受文宗親自任命為禮部第二尚書。此札末書日期為十月廿二日，因此其書寫時間可訂為天曆二年（1329）十月廿二日。

4. 〈與彥中判州詩翰〉（圖4，又稱〈聖安寺詩〉；刻於《經訓堂法帖》）

此札稱彥中為「判州」，札中所述事亦與巎巎任禮部尚書相關：

去冬十二月聖安寺提調水陸會，本部伯庸尚書及咬住尚書、梁誠甫侍郎等相訪畢，咬住尚書邀往其伯父禿堅帖木兒丞相葫蘆套，晝日至醉而還。馬尚書作序、詩，及諸公各賦數首。見徵荒惡，遂僂僂應之，寄呈彥中判州賢友一笑。

後附巎巎五言律詩一首：

梁國幽亭上，群賢會集時。
翠濤傳美醞，白雪製新詞。
愛日回春色，陽和遍柳枝。
祇緣僧舍裏，不得共清期。

49 參見盧慧紋，〈元代書家康里巎巎研究〉，頁 38（「巎巎官歷簡表」）。

50（明）宋濂等撰，《元史》，〈明宗本紀〉，頁 696；〈文宗本紀〉，頁 737、740。

聖安寺位於大都南城，原為金代皇室御建寺院，元時與朝廷關係密切。⁵¹ 禮部則掌管天下禮樂、祭祀之事。據此帖，巉巉與馬祖常（1279-1338）、咬住（活動於十四世紀上半）及梁誠甫（活動於十四世紀上半）等禮部人員曾於某年十二月前往聖安寺訪視水陸會，會後往訪居於葫蘆套之禿堅帖木兒丞相（活動於十四世紀上半）並一同宴飲。

這裡提到的「伯庸尚書」為雍古族著名詩人馬祖常（1279-1338；字伯庸），泰定年間（1324-1328）除禮部尚書，文宗朝仍入禮部。⁵² 禿堅帖木兒及其姪咬住為蒙古弘吉剌氏，文宗朝新貴。根據蕭啟慶的考證，禿堅帖木兒於天曆元年（1328）九月由江西行省平章調陞太禧宗禋院使，明年封梁國公。⁵³ 咬住當即岳住，曾任懷慶路達魯花赤，後於天曆二年任建康路總管，為文宗興建大龍翔寺，於隔年完成。⁵⁴ 梁誠甫不可考。帖中稱聚會在「去冬十二月」，又巉巉的詩句「愛日回春色，陽和遍柳枝」，顯然作詩時已是隔年春天。考巉巉受命出任禮部尚書在天曆二年（1329）九月，因此宴集時間不能早於此時。又，咬住於天曆二年即赴金陵為文宗建大龍翔寺，因此此次聖安寺宴集只能舉行於天曆二年十二月（1330），此帖的書寫時間則在天曆三年（1330）春天。⁵⁵

5. 〈奉記帖〉（圖5，又稱〈與彥中州判尺牘〉）

此札上款為「彥中州判賢友執事」。「州判」應同「判州」。依書風推估，亦應與前兩札書寫時間相去不遠。

51 始建金天會年間（1123-1135），據說是金代帝后為佛覺、晦堂二大師營建，寺內奉有金代皇帝像。元時此寺與蒙元皇室依然關係密切，世祖中統二年（1261）曾遷祖宗神主於聖安寺之瑞像殿，數年後太廟建成始遷奉，見（明）宋濂等撰，《元史》，〈祭祀三〉，頁1831。中統三年（1262）十一月曾敕聖安寺作佛頂金輪會，見（明）宋濂等撰，《元史》，〈世祖本紀二〉，頁88。至元二十一年（1284）皇太子還曾為王磐（1202-1293）致仕歸鄉賜宴於此，見（元）蘇天爵輯撰、姚景安點校，《元朝名臣事略》（北京：中華書局，1996），卷12，頁246。詩人納新（即遇賢，回族，1309-？）有〈聖安寺詩〉一首，標題下注「寺有金世宗、章宗二朝象」，見（元）納延（新），《金臺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1215，頁291），卷2。此寺「輪奐之美，為都城冠」，見（元）熊夢祥著、北京圖書館善本組輯，《析津志輯佚》（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頁68）。

52 （明）宋濂等撰，《元史》，〈馬祖常傳〉，頁3412。

53 （明）宋濂等撰，《元史》，卷32，頁710；卷33，頁742；卷38，頁819。轉引自蕭啟慶，《九州四海風雅同：元代多族士人圈的形成與發展》，頁230。

54 蕭啟慶，《九州四海風雅同：元代多族士人圈的形成與發展》，頁230。

55 蕭啟慶考證此次遊宴大約舉行於天曆（1328-1329）、至順（1330-1332）間，筆者在此具體考為一三三〇年春。又因蕭啟慶與筆者撰寫碩士論文時相同，所見此帖為《書道全集·12·中國·元、明I》所印不全本，缺「及諸公各賦數首。見徵荒惡，遂僂僂應之，寄呈彥中判州賢友一笑。」等四行二十七字（參見注32），因此誤認此詩為馬祖常所作。蕭啟慶，《九州四海風雅同：元代多族士人圈的形成與發展》，頁229-230。

6. 〈草書謫龍說〉（圖6）

卷末題識稱彥中為「判府」。「判府」是六品左右的地方政府官員，較「判州」稍高，書寫年代可能較前二札稍晚。此札結字窄長，撇畫加長，用筆快速，少迴鋒、停頓等筆畫細節，風格與書於至元二年（1336）的〈題周朗杜秋娘圖卷〉（圖18，北京故宮藏）相近，或書於此時左右。

根據以上的考證，這六件與彥中書札與作品可大致訂年如下：

表一 巎巎與彥中六件書跡訂年

	年代	作品名稱	上款	墨跡現藏地（或刻帖）
1	至治年間（1321-1323）	致彥中尺牘	彥中管（勾）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2	天曆二年（1329）以前	與彥中郎中尺牘	彥中郎中	東京國立博物館藏
3	天曆二年（1329）十月廿二日	與彥中判州書	彥中判州	《停雲館法帖》卷9
4	天曆三年（1330）春	與彥中判州詩翰	彥中判州	《經訓堂法帖》冊6
5	天曆二、三年（1329-1330）左右	奉記帖	彥中判判	北京故宮藏
6	至元二年（1336）左右	草書謫龍說	彥中判府	北京故宮藏

這些作品反過來亦能增補文獻記載，使我們能對葉彥中的任官經歷更具體的掌握（表二）：

表二 葉彥中任官經歷

年 代	任 官
1323年以前	出任江南行臺架閣管勾
1329年以前	任郎中
1329至1330年代初	任判州
1336年左右	任判府
1346年	出知海鹽州

彥中與回回、巎巎兄弟於公於私皆有交集，信札的內容多涉兩家來往事。而巎巎的語氣親近，除問候、報安及託付彥中採買諸色素箋、銀朱（製印泥用）等翰墨所需材料外，並相互諫勉，或規勸彥中：「台性太剛直，人不能堪，自今請小加收斂則善矣」（東京國立博物館〈與彥中郎中尺牘〉）；或接受彥中的批評：「金子振宣使至，得教字，深荷遠懷之至。中間見誨，實是下心，然亦自有公論也。於此足見

足下篤于吾眾弟至深。」(國立故宮博物院藏〈致彥中尺牘〉)。巉巉於〈草書謫龍說〉後自識：「彥中判府賢友久不睹僕惡札，因草書謫龍說往，想展覽之際如相見也」，表達殷切思念，亦可見兩人私交甚篤。

這些作品時代橫跨二十餘年，書寫第一件尺牘時巉巉的年紀大約在二十七至九歲間，這也是現今得見時代最早的巉巉書跡；緊接著的四件作品書於三十五、六歲左右，可見到巉巉逐漸形成獨特的書風；書寫〈草書謫龍說〉時則已過四十歲。從這些作品不僅能見到巉巉與彥中的長久情誼，也是了解巉巉書風發展的重要材料。

(二)〈跋晉人書曹娥碑〉(圖7，遼寧省博物館藏)⁵⁶

〈晉人書曹娥碑〉為絹本，楷書，南宋紹興內府舊藏，上有南宋、元、明、清歷朝題跋與藏印，為鑒藏家極寶愛之帖。⁵⁷此卷拖尾有重要宋、元人題記，包括宋高宗趙構(1107-1187；1127-1162在位)、元代郭天錫(1227-1302)、趙孟頫、喬簣成(活動於十三世紀晚期)、鄧文原(1258-1328)、巉巉與虞集(1272-1348)等。

巉巉記：

康里巉、遼魯曾同觀于柯氏玉文堂。

遼魯曾(?-1352)，字善止，河南修武(今河南省焦作市修武縣)人，天歷年間進士，通儒術，正直敢言，歷任翰林國史院編修、監察御史、樞密院都事、禮部郎中等職，至正十二年(1352)卒於軍，《元史》有傳。⁵⁸

此卷是柯九思(1290-1343)由江南帶到大都的古代法書之一。他在天曆二年(1329)二月將此卷進呈與奎章閣，同年四月，文宗命虞集題記後又賜還。由卷後觀款可知，進呈前、賜還後有許多大都文人在柯九思家看過這件作品，巉巉亦是熱絡參與藝文聚會之一員。此卷之元人題跋集中於泰定五年(1327)至天曆三

56 著錄見(清)張照等，《石渠寶笈》，收入《秘殿珠林·石渠寶笈》，頁516，卷4(養心殿)；(清)顧復，《平生壯觀》(中國書畫全書，冊4，頁883)，卷1。

57 此帖因宋末行書「升平二年八月十五日記之」，因此又稱為〈升平帖〉。此作無款，一般作晉人或無名氏書。北宋黃伯思(1079-1118)在〈跋逸少升平帖〉中認為此作書風古質，具篆籀遺意，與鍾繇相類，因此應為王羲之所書，且為其書中尤妙者。此說出後追隨者甚眾，影響深遠，例如此卷後之郭天錫(1227-1302)與喬簣成(活動於十三世紀晚期)皆引黃伯思跋文，論其為王羲之晚年書。此帖後入清內府，經《石渠寶笈》初編著錄，則明確訂書家為王羲之。關於宋人對王羲之楷書應為何種樣貌的看法及黃伯思與其他宋元人對此卷的意見，參見盧慧紋，〈唐至宋的六朝書史觀之變：以王羲之樂毅論在宋代的摹刻及變貌為例〉，《故宮學術季刊》，31卷3期(2014春)，頁11-12、15。

58 (明)宋濂等撰，《元史》，〈遼魯曾傳〉，頁4292-4293。

年（1330）正月間。柯九思的「玉文堂」得名於一三三〇年，⁵⁹推知巎巎此跋的時間應在此年或之後不久；又，巎巎與柯九思的關係在至順三年（1332）時已極為惡劣，書觀跋的時間應當在此之前。⁶⁰

（三）〈臨十七帖〉（圖 8，北京故宮藏）⁶¹

巎巎此卷僅臨王羲之《十七帖》之第十七至廿二帖：〈嚴君平帖〉、〈胡母帖〉、〈兒女帖〉、〈譙周帖〉、〈漢時帖〉及〈諸從帖〉等共六帖，卷末自識：「去歲在上都時所臨，殊未能得其萬一耳。康里巎記。」此卷可能為殘卷，現卷首右下有「宋瑩審定」印。宋瑩（1634-1713），字牧仲，號漫堂，河南商丘人，是清初名臣、詩人、收藏家。因知此卷在清初已殘。

除卷末一行自識外並無其他線索可知作於何時，查巎巎生平亦僅能得些許蛛絲馬跡。如前文所考，天曆二年（1329）九月初，巎巎曾往上都迎接甫即位的文宗，並被任命為禮部尚書，但當時僅在上都停留十數天即離開，又值皇權爭奪的政治鬥爭，或無暇臨書。元朝皇帝每年夏季，即四、五月至八月間，皆到上都避暑，重要朝臣亦隨行，巎巎極可能藉此機會隨皇帝行御上都。然因缺乏進一步的資料，無法具體考證到上都的次數與時間，此札年代則僅能訂在順帝年間，巎巎尚未出任江浙行省平章政事、仍在大都任官的時期（1333-1350），約三十九至五十歲間。⁶²

三、書風分期與發展

目前仍可見巎巎行草書作品二十五件，筆者依書風發展將之分為三期：早期為至治元年（1321）至至順元年（1330）左右，巎巎約二十七至三十六歲；中期為約

59 柯九思於此年得晉賢書〈黃帝內景經〉，因以「玉文」為堂名。見《元風雅》，卷 17，轉引自宗典編，〈柯九思年譜〉，收入氏編，《柯九思史料》（上海：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1985），頁 235。

60 關於此卷其他元人觀款及題跋，還有巎巎與柯九思的來往與衝突，參見盧慧紋，〈元代書家康里巎巎研究〉，頁 28-30、31-32。

61 著錄見（清）張照等，《石渠寶笈》，收入《秘殿珠林·石渠寶笈》，頁 466，〈宋元寶翰·貯養心殿·第 30-31 幅〉。

62 筆者並未找到關於巎巎隨行至上都的明確記載，但有幾條史料略有相關，姑列於此，待未來深究。至元五年（1340）七月戊寅，順帝在上都，下命翰林學士承旨腴哈、奎章閣學士巎巎等刪修《大元通制》。因此巎巎當時可能隨行至上都。（明）宋濂等撰，《元史》，〈順帝本紀三〉，頁 858。另外，順帝在至正三年（1343）四月行巡上都，八月才回駕大都；六月壬子曾「命經筵官月進講者三」，由此知行御上都經筵官隨行。而巎巎在順帝朝擔任的最重要職務即為經筵官，又甚得皇帝信任，因此應有許多機會隨行上都。（明）宋濂等撰，《元史》，〈順帝本紀四〉，頁 868。

至順元年（1330）至至正四年（1344）左右，巉巉約三十六至五十歲；晚期為至正四年（1344）至五年（1345）去世為止。⁶³筆者所據為巉巉筆下風格之實際轉變，並不勉強為各期作均等區分，因此三階段的時間長度不同，分別大約為十年、十五年及二年，現可見早期作品七件，中期十五件，晚期三件。此節討論各期書風時亦會略及風格來源，但由於風格來源牽涉典範選擇及元代書壇的地域傳統等問題，為避免多線論述同時進行、模糊焦點，將留待下節深入探討。以下分別討論巉巉早、中、晚期書風特色與發展，並藉由風格分析、比較，將未紀年作品置入適當的時間序列中。

（一）早期：至治元年（1321）至至順元年（1330）左右（約二十七至三十六歲）

由於巉巉作品有明確紀年者不多，且集中於一三三〇年代與一三四〇年代，因此過去學者僅能籠統談論巉巉的書風發展。筆者在第二節由內容考證出有七件作品書寫於一三二〇年代，最早者甚至可早至一三二〇年代初期，較以往所知大幅推前十年，對釐清巉巉的早期書風面貌極有幫助。巉巉的早期作品處處可見臨習前人的蹤跡，他對黃庭堅、米芾等宋代大家皆曾留心，然受趙孟頫啟發，用功最深的對象是王羲之的草書及行草書。

國立故宮博物院的草書〈致彥中尺牘〉（圖1，約書於1321-1323年間）行筆快速卻字字獨立不連屬，為承襲自王羲之〈十七帖〉、孫過庭〈書譜〉等典範之古典草書。他作於一三三〇年左右的〈跋晉人書曹娥碑〉（圖7）亦屬相同風格，現並有巉巉〈臨十七帖〉（圖8）傳世，顯見巉巉對此典範的學習極早且延續頗長時間，為其行草書的最重要基礎之一。

東京國立博物館的〈與彥中郎中尺牘〉（圖2，書於1329年以前）為行楷書，在現存行草書作品中楷書意味最濃。這件作品的使筆極為用心，強調提按與輕重變化，橫畫、豎畫及撇、捺皆刻意延伸拉長，構成寬綽優雅的字形。單字的上、下兩部分經常錯開排列，呈現上左下右的不均衡態勢，而在寫下一字時又將重心拉回。刻意拉長橫畫及撇、捺的特點似乎與北宋黃庭堅的風格有關聯，但其中亦可見〈蘭亭序〉及王書行草尺牘風格的影響。

這件尺牘雖與巉巉其他行草書作品稍顯不同，但仍可見共通的書寫習慣，包括用筆尖細、字勢左低右高等，而「康里巉頓首（再拜）」簽款的寫法亦十分相近。

63 此處的書風分期與原碩士論文中的分期並不相同。

如圖 9 所示，簽款的第二、三字（「里」、「巎」）位置漸次向右偏移，第四或五字以後再往左偏，使整行呈現中段向右拋出，行末又拉回。根據這些特徵可判定此作品應為巎巎真跡。

書於一三二九至一三三二年間的四件尺牘，包括《停雲館帖》中的〈與彥中判州書〉（圖 3）及〈與承旨相公書〉（圖 10）、北京故宮的〈奉記帖〉（圖 5）與《經訓堂法帖》中的〈與彥中判州詩翰〉（圖 4），不論結字或用筆皆與摹本與刻帖中的王羲之行草書尺牘相近。此外，〈奉記帖〉中豐富多變、快速翻轉之筆勢可見到北宋書家米芾的影響；這個風格要素持續影響巎巎，在他的中期作品〈題周朗杜秋娘圖卷〉（圖 17，1336）及晚期作品中都頗為顯著。

由這些作品可看到巎巎早年對書法的古典傳統十分嫻熟，而他成熟時期的書風特點也已能見到端倪。

（二）中期：約至順元年（1330）至至正四年（1344）左右（約三十六至五十歲）

此期是巎巎的書風成熟期，目前可見有十餘件作品，包括長卷書詩文、書畫題跋以及碑銘等。巎巎此期作品仍明顯可見王羲之行草書的深遠影響，但亦逐漸形成了運筆特重流暢快速，有如行雲流水般毫無阻滯的獨特樣貌。

書於至順二年（1331）的〈草書柳宗元梓人傳〉（圖 11）⁶⁴ 是巎巎畢生最重要的代表作之一。此作抄寫唐代文學家柳宗元（773-819）的〈梓人傳〉，文中以木匠為喻，談論治國用人之理；是巎巎在禮部尚書任內，為侍郎信卿所作。這是巎巎極喜愛的文章，曾以之在皇帝面前進講。⁶⁵ 此卷全長二八一公分，通篇輕盈流暢；行筆多用中鋒，線條細挺圓勁；露峰起筆、出鋒收筆；結字瘦長。卷後吳榮光（1773-1843）形容此卷：「用筆如風雲飄忽，不失矩度；運腕之熟，行墨之疾，無逾此者」；⁶⁶ 元末陶宗儀（1329-1410）評巎巎書法亦說「筆畫道媚，轉摺圓勁」，⁶⁷ 皆貼切地描述了此卷的特色。

64 著錄見（清）卞永譽，《式古堂書畫彙考》（中國書畫全書，冊 6，頁 432-433），法書卷 17；（清）安岐，《墨緣彙觀錄》，卷 2，頁 28；（清）吳升，《大觀錄》（中國書畫全書，冊 8，頁 293），卷 9 上；（清）吳榮光，《辛丑銷夏記》（中國書畫全書，冊 13，頁 910），卷 4。圖版見中田勇次郎、傅申編，《歐米收藏中國法書名蹟集》，冊 3，頁 97-105。

65 （明）宋濂等撰，《元史》，〈巎巎傳〉，頁 3414。

66 圖版見中田勇次郎、傅申編，《歐米收藏中國法書名蹟集》，冊 3，頁 112。

67 （明）陶宗儀，《書史會要》，卷 7，頁 336。

至順四年（1333）的〈草書顏真卿述張長史十二筆法記〉（圖 12）⁶⁸及五年（1334）的〈草書唐人六絕句〉（圖 13）書風亦相近，尤其前者全長三二九·六公分，嶮嶮流暢熟練的草書特色更加充分顯現。此外還有無紀年的〈草書漁父辭〉（圖 14），⁶⁹流利圓轉、粗細均勻的筆畫特點與前述諸長卷風格相類，書寫年代亦應在至順年間。而至順三年（1332）的〈草書跋宋人畫溪山無盡圖卷〉（圖 15）⁷⁰書寫較為快速隨意，但使轉間仍較為從容，尚未如至元年間（1335-1340）作品的侷促。

嶮嶮此類行草書作品與傳為南宋道士白玉蟾（葛長庚，1194-1229）所書之〈足軒銘卷〉（圖 16，1226）⁷¹有頗相似之處，皆主要使用中鋒，運筆輕快，線條圓細，筆意纏繞，起收筆處多尖細用筆。白玉蟾以狂放的題壁草書聞名，但此作書風上承懷素〈小草千字文〉，⁷²又有王羲之、孫過庭等行草遺韻，全是晉唐人風氣。〈足軒銘卷〉曾經虞集（1272-1348）之手，卷上留有題識，嶮嶮是否透過虞集而見過此卷難以確知，但巧合的是兩人的行草書皆是結合二王與懷素而來。嶮嶮的行草書雖主要根源於王羲之，但他以中鋒用筆為主，瘦而圓轉，與王書並不相同。嶮嶮亦曾認真臨習過懷素（737-800 後）的狂草〈自敘帖〉（詳見本文四之（二）討論），影響其用筆甚鉅。嶮嶮實是結合王羲之與懷素兩種不同的草書典範而開新局，在趙孟頫倡導以二王為宗的復古風潮中獨樹一幟。

嶮嶮的行草書特色在至元年間（1335-1340）進一步發展，書寫速度更快，結字更窄長，近乎緊迫，左低右高的筆勢以及尖細、露鋒的用筆亦愈加突顯，如〈題

68 著錄見（清）張照等，《石渠寶笈》，收入《秘殿珠林·石渠寶笈》，頁 924，卷 3（御書房）；（清）顧復，《平生壯觀》（《中國書畫全書》，冊 4，頁 920），卷 4。此卷佚失前段，與《書苑菁華》版本相較，缺「予罷秩醴泉」至「僕乃從行歸于東竹林院小堂，張……」一段；但後文多出約二百字，由「夫書道之妙」至「思盈半〔半〕矣」一段與梁武帝〈觀鍾繇書法十二意〉內容雷同。見（宋）陳思輯，《書苑菁華》（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3）；（唐）張彥遠，《法書要錄》（北京：人民美術出版社，1984），卷 2，頁 45。

69 未見著錄。墨跡本曾刊印於周倜主編，《中國歷代書法鑑賞大辭典》（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1990），頁 1399。據學者王乃棟稱，此帖亦曾出版於一九七三年由上海博物館出版的《中國古代書法展覽作品選集》中。王乃棟，〈西域少數民族書法家遺存作品考〉，頁 82。此帖並刻入《三希堂法帖》，冊 23 與永理，《詒晉齋法帖》，卷 3，參見容庚，《叢帖目》（臺北：華正書局，1984），冊 2，頁 568。

70 現藏美國克利夫蘭美術館，著錄見（清）英和等，《石渠寶笈三編》，收入《秘殿珠林·石渠寶笈·三編》，頁 1535。

71 現藏北京故宮。同紙末有虞集跋。見王連起主編，《宋代書法》（香港：商務印書館（香港）有限公司，2001），頁 266-269。現存白玉蟾作品件件書風獨特，彼此不類，筆者對〈足軒銘卷〉是否出自白玉蟾之手，又是否為南宋時期作品皆持保留態度。又，卷上虞集題識亦與一般常見虞集書風相去頗遠，全卷尚待解決之問題仍多。

72 蘭千山館寄存國立故宮博物院。關於此作風格、書者與藏傳史等問題，參見王耀庭，〈小草千字文〉，收入何傳馨等編，《晉唐法書名蹟》（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2008），頁 134-155。

周朗杜秋娘圖卷〉（圖 17）、〈跋任仁發畫張果見明皇圖〉（圖 18）⁷³ 及〈草書謫龍說〉（圖 6）等皆具此種特點。

此時還有大草書作品。《寶賢堂集古法帖》卷十一有巎巎草書〈姜白石論書〉（圖 19），錄姜夔《續書譜》的「風神」一節，帖末自跋：

愚以為雖使右軍復生，必以此論為不忘（妄）。不然，焉能服後世哉！因王季德以此紙所書，故為書之。子山。⁷⁴

受書人王季德生卒不詳，元末詩人王逢（1319-1388）有〈送王季德主事祠南鎮還京〉七言詩一首，⁷⁵ 或為同一人。梁章鉅《退庵所藏金石書畫跋尾》卷七著錄有一件〈康里子山草書軸〉，應即此帖：

……此幅書姜白石論書語，純用草勢，奇態橫生，絹素完好，邊緣嵌有張米庵題籤一條，蓋清河書畫舫中故物也。公書收藏家所罕有，得此耳目一新。⁷⁶

〈姜白石論書〉一帖行筆特別疾速，與另一件草書作品〈唐人六絕句〉（圖 13，1334）的從容優雅稍顯不同，然筆畫圓細、轉折勁緊、撇畫尖細及結字傾側等，仍是巎巎的書風特點無疑。帖中的行書，如帖首的「姜白石論字」、「人品高」、「險」、帖尾的「使」、「論」等字還有「子山」簽款，亦與其他巎巎書跡相合，應是真跡，尤其與〈草書謫龍說〉（圖 6）、〈題周朗杜秋娘圖卷〉（圖 17）等相近，書寫年代或在一三三〇年代中期。

巎巎的行楷書至此時亦有顯著的轉變。存世最早的行楷書作品是東京國立博物館藏〈與彥中郎中尺牘〉，前文已考證作於一三二九年以前，屬早期作品。中期則有行楷書碑〈清河郡張公神道碑銘〉（圖 20），在河南鞏縣，立於至元六年（1340）九月，由歐陽玄（1283-1357）撰文、張起巖（1285-1354）篆額。⁷⁷ 此碑書風參雜趙孟頫與〈集字聖教序〉，字形高長；與東京國立博物館藏尺牘相較，已不見細膩的迴鋒、提按等細節經營，取而代之的是連筆快速、結字傾側。巎巎一生書

73 著錄見（清）王杰等，《秘殿珠林續編》，收入《秘殿珠林·石渠寶笈·續編》（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71），卷 5（乾清宮），頁秘 244。

74 圖版與釋文見（明）朱奇源集刻、晉祠博物館編著，《寶賢堂集古法帖》（北京：文物出版社，2002），頁 304-306、445。

75 （元）王逢，《梧溪集》（北京：中華書局，1985，頁 123），卷 3。

76 （清）梁章鉅，《退庵所藏金石書畫跋尾》（《中國書畫全書》，冊 9，頁 1040），卷 7，〈康里子山草書軸〉。

77 著錄見（清）孫星衍，《寰宇訪碑錄》，收入《石刻史料新編·第一輯》（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77，冊 26，頁 27），卷 12。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圖書館藏有拓本，索書號：T621.64 1123。

寫過許多碑銘，見載於著錄中的有十餘件，至今仍有部分碑石或拓片流傳，多為楷書，僅此件為行書。⁷⁸以行書書碑自唐初即有，歷代皆有佳作，元初大書家趙孟頫（1254-1322）的書碑作品亦多行書，或以行書入楷，蔚為風尚。巉巉此碑行書結字傾側窄長，用筆尖細，講求流暢的速度感，與〈題周朗杜秋娘圖卷〉等時代相近的行草書有相通之處。無紀年的〈行書跋王庭筠畫幽竹枯槎圖卷〉（圖 21）⁷⁹書風與此碑甚為近似，或可訂於同時所書。

（三）晚期：約至正四年（1344）至五年（1345）（約五十至五十一歲）

此期為巉巉生命的最後一年餘，時間雖短，但他此時至杭州任江浙行省平章政事，不僅離開大都、在新環境展開生活，其書風亦可見明顯轉變。

《元史》並未明載巉巉出拜江浙行省平章政事的時間，然周伯琦（1298-1369）的《近光集》有〈歲甲申三月陪平章康里公子山展墓作〉詩一首，後緊接〈送平章康里公子山之官浙省三首〉。⁸⁰由於《近光集》的內容依時間先後編排，因知巉巉應於甲申，即至正四年（1344）三月左右出任此職。⁸¹隔年順帝欲啟用他為中書省平章政事，召還大都，但巉巉到京七日便感熱疾不幸去世，時至正五年（1345）五月二十八日。⁸²

根據卷後巉巉自識，可確知傳世作品中有兩件作於此期：一為〈草書跋趙孟頫常清靜經〉（圖 22）；⁸³二為〈草書秋夜感懷詩卷〉（圖 23）。⁸⁴〈草書跋趙孟頫常清

78 關於巉巉書碑的整理與討論，見盧慧紋，〈元代書家康里巉巉研究〉，頁 106-133。

79 著錄見（清）王杰等，《石渠寶笈續編》，收入《秘殿珠林·石渠寶笈·續編》，頁 1550。此卷現藏日本藤井有鄰館。

80 （元）周伯琦，《近光集》（國家圖書館藏善本書），卷 2，頁 10 上 - 下。

81 文徵明跋巉巉〈草書秋夜感懷詩卷〉，推測巉巉出任時間在「壬午、癸未之間」，即 1342 至 1343 之間，明顯有誤。文跋見《書跡名品叢刊·元·鮮于樞·康里子山集》，頁 43。

82 （明）宋濂等撰，《元史》，頁 3416。

83 著錄於（清）張丑，《真跡日錄二集》（中國書畫全書，冊 4，頁 415）；（清）安岐，《墨緣彙觀錄》，卷 2，頁 24。現藏美國弗利爾美術館，圖版及作品說明見中田勇次郎、傅申編，《歐米收藏中國法書名蹟集》，冊 3，頁 21-22，137-138。另，吳其貞《書畫記》卷 2〈趙松雪老君圖絹畫一卷〉記：「氣色尚佳，前畫一老君，畫法不工不簡有意到筆不到之妙。後書其清淨經，書法端楷，丰姿嫵媚，蓋得黃庭之三昧，為神品之書。識六字曰：『水晶宮道人畫』。又有一卷不畫老君，書在紙上是為行書，書法亦妙。後有康里子山題跋，書法流麗，精彩動人。仍有他人跋已忘記矣。」此處文意不明，所記康里子山與他人跋可能接於前件（趙孟頫絹本老君圖連同楷書清淨經）後，亦可能續於後者（趙孟頫行書清淨經，無老君圖），又現存弗利爾美術館者是否為其中一件，尚待未來研究。（清）吳其貞，《書畫記》（中國書畫全書，冊 8，頁 43），卷 2。

84 未見著錄。日本高島槐安居舊藏，現藏於東京國立博物館。圖版見《書跡名品叢刊·元·鮮于樞·康里子山集》，頁 38-42。

靜經》後款識：

至正四年（1344）五月十六日，題於杭州河南王第之西樓。

〈草書秋夜感懷詩卷〉後題：

余作此詩今十年矣，適欲書，偶記而錄之，子山識。時至正四年歲甲申

（1344）八月十一日，在杭州河南王之西樓。

二跋僅相距三個月，書寫地點皆在「杭州河南王（第）之西樓」。文徵明跋〈草書秋夜感懷詩卷〉提到：「河南王，本省丞相卜憐吉歹也。」考卜憐吉歹（蒙古族兀良哈台氏，活動於十三世紀晚期至十四世紀初期）約於至元二十七年（1290）至三十一年（1294）間任江浙行省平章政事，延祐元年（1314）封河南王。⁸⁵江浙行省的省治在杭州，巎巎出治江浙行省時，或即居住於卜憐吉歹的杭州故宅中。

在這兩件作品中，可見到由前階段延續而來的字形瘦長、凌厲如風等特色，而且更進一步發揮，處處展現劇烈的速度與力量。巎巎早、中期的作品皆以中鋒用筆為主，此期則明顯增加側鋒的使用。同時，筆畫粗細變化劇烈，起筆粗重，使力送出，末尾極細，形同鼠尾。結字較前期更窄迫緊縮，轉折尖銳。例如〈草書跋趙孟頫常清靜經〉的結字幾已成三角形，並且各筆畫相互堆擠；〈草書秋夜感懷詩卷〉強調左撇、右捺及豎畫的延伸，力量順著快速送出的筆端發散，呈現彼此激盪、衝突的美感，明顯與早、中期作品的流暢和諧不同。

〈草書李太白詩卷〉（圖 24），⁸⁶無紀年，通篇以章草書成，在巎巎的行草書作品中較為特殊，然使筆方法與美感追求與前述作品相同。其筆畫形狀猶如釘頭鼠尾，側鋒使筆以及行筆快速有力等特徵皆將此作書成年代指向晚期。

巎巎行草書在此期的風格表現，一方面承繼中期後半愈趨豪放不羈的發展，另一方面與約當同時的江南書家張雨（1283-1350）及楊維禎（1296-1370）等人的表現有異曲同功之妙，或受此地的醉墨縱逸風氣影響，使之書風又一變。

85 卜憐吉歹生平見柯邵忒，《新元史》（北京：中國書店，1988，頁 548），卷 122。卜憐吉歹少時亦曾受業於許衡，見（清）黃宗義撰，全祖望等補修，《宋元學案》（上海：世界書局，1936），卷 90，頁 1704，〈魯齋學案〉。《新元史》載卜憐吉歹初任江浙行省平章政事的時間為至元二十七年（1290），未記離任時間。吳廷燮編〈元行省丞相平章政事年表〉訂初任為二十六年（1289）（與《新元史》不同，筆者在此據《新元史》）；又據黃潛《金華集》卷 32 之〈承務郎富陽縣尹致仕倪公墓誌銘〉推估至元末卜憐吉歹尚任浙江。吳廷燮編，〈元行省丞相平章政事年表〉，收入《二十五史補編》（臺北：臺灣開明書店，1959，冊 6，頁 8259-8260）。

86 未見著錄。高島槐安居舊藏，現藏東京國立博物館，為巎巎三件草書合裝卷中的一件。曾出版於《書跡名品叢刊·元·鮮于樞·康里子山集》，頁 30-33。

綜觀嶢嶢一生的行草書發展歷程，早年涉獵多方，主要學習王羲之的古典傳統，著意經營筆畫與字形結構的變化，對宋代諸家如黃庭堅、米芾等人亦曾留心。他又取法懷素〈自敘帖〉之中鋒用筆、圓轉流暢的草書風格，約三十六歲後發展出個人書風，以「筆畫遒媚，轉摺圓勁」著稱於時，後逐漸不拘小節，由細膩的筆畫經營轉向隨性的表現。五十歲後不但原有的運筆疾速、結字窄迫等特色進一步發展，又可能由於接觸到江南地區的醉書，而發展為豪放縱逸的獨特書風。⁸⁷

四、書風溯源

嶢嶢的書法風格來源複雜，此節將深入分析其中最重要的三種來源：趙孟頫提倡的晉人筆意、元初大都書壇流行的懷素狂草書及江南的醉墨縱逸書風，並探討嶢嶢的承繼及融合。

（一）晉人筆意：趙孟頫提倡之復古風潮

嶢嶢的行草書法主要淵源於晉人，這與其師趙孟頫（1254-1322）的提倡有密切的關係。趙孟頫一方面反對南宋以來的躁露書風，另一方面不滿北方書學不振又僅知延續金代末期流行之顏真卿風格，因而提倡復古，主張學習魏晉人法書。⁸⁸他在至元二十六年（1289）給王芝（活動於十三世紀後半，字子慶，宋末元初重要收藏家）的信中明確提出楷法應以二王為師法對象：

自度（渡）南後，士大夫奚能書，縱復不至神妙，去今人何啻萬萬。蓋少小握筆，便得曲肖神情。今人童幼學書，為師者悉皆惡書之人，以及省事，稍欲學古，俗氣以漸入，惡體不可復洗，豈不可歎也哉？若今子弟輩，自小便習二王楷法，如〈黃庭〉、〈畫讚〉、〈洛神〉、〈保母〉等帖，不令一豪（毫）俗態先入為主，如是而書不佳，吾未之信也。近世，又隨俗皆好學顏書，顏書是書家大變，童子習之，直至白首往往不能化，遂成一

87 《澄鑒堂法帖》卷2〈蘇軾畫竹軸題識〉刻有嶢嶢與兄回回題識各一（圖25），皆偽。圖版見錢泳刻，《澄鑒堂法帖》（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96）。清代張井（1776-1835；字儀九，號芥航、畏堂、二竹齋）得文同、蘇軾畫竹兩軸，於道光八年（1828）屬刻帖名手錢泳（1759-1844）將兩軸之宋至清人題詠摹刻上石，是為《澄鑒堂法帖》。帖石於一八三二年移置焦山，今仍在。民國初年碑帖鑑定家張伯英已考訂「此物不惟宋元人皆偽，即清代亦無一真。」帖目與張伯英考鑒，見容庚，《叢帖目》（香港：中華書局香港分局，1986），冊4，頁1767-1769。

88 關於趙孟頫的書學理念及對當時書學風氣的不滿，可參見王連起，〈趙孟頫及其書法藝術簡論〉，《故宮博物院院刊》，1994年2期，頁40-65；黃惇，〈從杭州到大都——趙孟頫書法評傳〉（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2003），頁14-15。

種擁（臃）腫多肉之疾，無藥可差，是皆慕名而不求實。尚使書學二王，忠節似顏，亦復何傷？吾每懷此意，未嘗敢以語不知者，俗流不察，便謂譏短顏魯公，殊可發大方一笑。至元二十六年（1289）九月七日，信筆書去，子慶必不以為過也。⁸⁹

在行草書方面，趙孟頫尤以王羲之為宗，他稱許〈蘭亭序〉：「魏晉書自右軍始變為新體，蘭亭者，新體之祖也。然書家不學蘭亭復何所學？」⁹⁰又極力讚賞王羲之行草尺牘：「圓轉如珠，瘦不露筋，肥不沒骨，可云盡善盡美者矣。」⁹¹趙孟頫一生對〈蘭亭序〉及王書尺牘用功極深，並帶動了許多書家，元代書壇幾乎皆籠罩在他的影響之下。

趙孟頫比巉巉年長四十二歲，但兩人來往密切，且兩家淵源深厚。趙孟頫在仁宗朝（1312-1320）大受重用，在翰林院及集賢院擔任要職。此時巉巉剛開始任官生涯，延祐二年（1314）左右，年方二十歲，起任承直郎集賢待制（正五品）。趙孟頫於延祐甲寅十二月（1315）升集賢學士、資德大夫，直至延祐丙辰（1316）七月進拜翰林學士承旨、榮祿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至少有一年多的時間兩人是集賢院的上下屬關係。⁹²此時期趙孟頫為巉巉父親不忽木（1254-1300）書碑，⁹³兩

89 此札原跡不存，文見元末人抄錄本，存吉林省博物館藏《宋元名人詩箋冊》中，刊於《書法叢刊》，1992年1期，頁46。

90 趙孟頫跋定武〈蘭亭序〉語，此卷現藏私人之手，圖版見王連起，〈趙孟頫臨跋蘭亭序考（續）〉，《故宮博物院院刊》，1985年2期，圖版四。

91 趙孟頫跋王羲之〈七月帖〉語。此〈七月帖〉共二十九字，起首為「七月六日羲之白」，與本文第四節將論及的後人臨王羲之〈七月都下二帖〉中的〈七月帖〉並非同一帖。趙孟頫跋見（清）卞永譽，《式古堂書畫彙考》（中國書畫全書，冊6，頁165），法書卷6，〈晉王右軍七月帖卷〉；（清）吳升，《大觀錄》（中國書畫全書，冊8，頁142），卷1。

92 趙孟頫於武宗朝期間（1308-1311）即多次受命出入大都，此後受仁宗（1312-1320在位）重用，皇慶二年（1313）六月任翰林侍講學士，知制誥同修國史；同年十月轉集賢侍讀學士、正奉大夫；延祐甲寅十二月（1315）升集賢學士、資德大夫；延祐丙辰（1316）七月進拜翰林學士承旨、榮祿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延祐六年（1319）回到杭州。巉巉於武宗年間（1308-1311）為國子學諸生，仁宗延祐二、三年間（1314-1315）起，任承直郎集賢待制、兵部郎中等職，又於延祐七年（1320）轉秘書監丞，掌管圖籍文書。關於趙孟頫在仁宗時期的任官及受重用的情形，參見黃惇，《從杭州到大都——趙孟頫書法評傳》（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2003），頁44-52。關於巉巉的任官經歷，參見北村高，〈元代オルコ色目人，康里巉巉について〉，頁14-23；同時可參考筆者在碩士論文中整理之簡表，〈元代書家康里巉巉研究〉，頁37-39。

93 （元）趙孟頫，《松雪齋文集》（原式精印大本四部叢刊正編，冊67），卷7，〈追封魯國公諡文貞康里公碑〉，頁16下-21下。不忽木卒於大德四年（1300），任道斌《趙孟頫繫年》據此將書碑年代訂在此年，實誤。筆者碩士論文據碑中所記不忽木親家王壽及回回、巉巉的官銜推測，應作於一三一一年後，見盧慧紋，〈元代書家康里巉巉研究〉，頁65。黃惇考證更為詳細，因碑中稱巉巉時任集賢待制，因此推測碑文寫作時間應為延祐年間（1314-1320），見黃惇，《從杭州到大都——趙孟頫書法評傳》，頁86（注80）。

人為此時時相過商略。趙孟頫有一札與巉巉兄長回回，述及撰碑之事：

孟頫記事再拜。廉訪相公子淵契友閣下。頃附便奉記計猶未達，正月望日得所惠書，知體候清勝常深以為慰。令弟子山時時相過，屢商略先太師碑文。孟頫不揆愚鄙輒欲有所述，其大意則子山當能言之，或高明以為然便當趣為之也。黃庭至今未能臨寫，不至見責不。淮右無事，官府清靜，必稍安也。因便草草具答，時中唯相業自重，不宣。廿二日孟頫記事再拜。廉訪相公子淵契友閣下。⁹⁴

據此札，則回回與趙孟頫亦熟識，兩家來往頗密。

巉巉曾受趙孟頫親自教導書法，元末釋來復（1319-1391）〈題趙松雪、巉子山二公墨蹟卷後〉：

康里平章（巉巉）起燕族，貂帽狐裘面如玉。

洒翰親從魏國（趙孟頫）游，題遍宣麻數千幅。⁹⁵

由實際書風來看，巉巉的確追隨趙孟頫的理念，對王羲之行草書下過許多工夫。前節已提及巉巉早期的幾件尺牘能明顯看出與王書的關係，茲舉《停雲館法帖》的〈與彥中判州書〉（圖3）及〈與承旨相公書〉（圖10）為例進一步分析。此二帖所學習的是風神俊逸一路的二王行書，例如《淳化閣帖》卷六的〈近得書帖〉（又稱〈永興帖〉）、卷七的〈秋月帖〉、〈桓公帖〉、卷八的〈啖脯帖〉（又稱〈轉佳帖〉）（圖26）及墨跡〈喪亂帖〉、〈二謝帖〉等。以〈喪亂帖〉（圖27）⁹⁶為例，用筆靈活自由，中鋒、側鋒併用，隨著筆端、筆腹的起落紙面，而形成肥瘦不同的筆畫線條；結字方面則字形趨長方，筆畫結組安排疏密有致、落落大方。《停雲館法帖》中的兩件巉巉尺牘有頗為近似的表現，圖28是巉巉尺牘與王羲之〈喪亂帖〉、〈二謝帖〉及〈孔侍中帖〉等作品的比較，可見彼此關係密切，如「恭」字下半部分的

94（清）高士奇，《江村銷夏錄》（中國書畫全書，冊7，頁1034），卷3著錄〈元趙文敏公八札〉之第八札。黃惇稱曾於二〇〇四年在湖州南潯張石銘宅院見此札刻帖，參見黃惇，〈趙孟頫與子淵刻帖略論〉，收入《書畫為寄：趙孟頫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杭州：中國美術學院出版社，2007），頁1-8。惜文中並未刊載此帖圖片。

95（明）釋來復，《蒲庵集》，〈題趙松雪、巉子山二公墨蹟卷後〉，頁17。筆者在碩士論文中稱，因來復的活動時間甚晚，所記未必可靠，趙孟頫親授巉巉書法的說法「極可能是在趙、巉二人的書法成就被相提並論之後所作的聯想」，見盧慧紋，〈元代書家康里巉巉研究〉，頁66。蕭啟慶討論巉巉與趙孟頫的關係時，將筆者此說備列於注釋中，見《九州四海風雅同：元代多族士人圈的形成與發展》，頁117（注365）。筆者此次改寫補入趙孟頫自述與巉巉時時相過，商略不忽木碑文之信札（見注94），據此札則趙、巉二人在大都的來往十分緊密頻繁，來復詩中所記趙親授書法之事應可信，因此改變舊說。

96 現藏日本宮內廳三の丸尚藏館。

結組安排，明顯來自王書；而「愛」字不僅字形相似，連王書中的「節筆」（行筆中遇折紙痕跡而出現的斷落不順現象）表現亦為巎巎所承繼。此外，二者皆因筆鋒快速運帶，留下豐富的連筆牽絲，頗有披巾戴帶之勢。

這些尺牘亦與趙孟頫中年時期的行草書風頗為相近。根據王連起的研究，趙孟頫的書法發展可分為三期：四十五歲（1298）以前師學鍾繇、智永等人，用筆古拙、結字方闊；四十五、六歲（1298-1299）之後形成以二王為風範，又有自己鮮明特點的趙體；六十歲（1313）以後則日趨剛健挺拔，遒勁超過姿媚，人書俱老。⁹⁷ 趙書第二期（四十五至六十歲間）用筆講究、結構嚴謹，而且「骨肉勻亭，輕靈婉轉，珠圓玉潤，常給人以姿韻溢出於披拂間的感覺，」⁹⁸ 此時期的行草書代表作有〈與石民瞻十札〉（圖 29）、〈行書國賓山長帖〉（1306）、〈禊帖源流自題〉（1309）等，其風格根源自二王，又有趙氏獨特的特點，王連起如此描述：「其入筆都是以點入畫，輕者空中旋筆，重者方折內擲；出筆則或輕按、或回鋒；轉折則鋒稜俱見；牽連則粗細分明。」⁹⁹ 巎巎的幾件尺牘略有趙氏中期行草書風神，但結字較疏鬆、運筆更加圓暢少鋒稜，輕重及粗細變化不明顯。

今傳為後人臨王羲之作品之〈七月都下二帖〉（圖 30）及〈遊目帖〉（圖 31）兩件墨跡本，可能與巎巎有關。〈七月都下二帖〉為〈七月帖〉及〈都下帖〉二帖合裝，今藏國立故宮博物院，二帖分別與《淳化閣帖》卷七第一件〈秋月帖〉及第二件〈桓公帖〉內容相同。¹⁰⁰ 徐邦達曾論〈七月都下二帖〉：「實是元趙孟頫臨《閣帖》真蹟，趙氏書法，圓潤鮮妍，但無右軍雄秀之氣，另有一種風度。」¹⁰¹ 〈遊目帖〉則是《十七帖》之一，載於褚遂良〈右軍書記〉，亦刻入《淳化閣帖》。此帖有墨跡本流傳，曾入乾隆內府，後為日本廣島安達萬藏氏收藏，一九四五年毀於原爆。¹⁰² 關於〈遊目帖〉的屬性，歷來有唐臨本、摹本、雙鉤廓填本、元人臨本等多種說法。因此帖上鈐蓋有唐、宋以來公私鑒藏印，真偽難以遽斷，使得學者們多採較謹慎的態度，未輕易否決其為唐本的可能性；然若由書風來看，確實與趙孟

97 王連起，〈趙孟頫及其書法藝術簡論〉，頁 40-65。

98 王連起，〈趙孟頫及其書法藝術簡論〉，頁 45。

99 王連起，〈趙孟頫及其書法藝術簡論〉，頁 60。

100 著錄於（清）王杰等，《石渠寶笈續編》，收入《秘殿珠林·石渠寶笈·續編》，頁 1489-1490。刻入《三希堂法帖》。此二帖上有南宋、金內府偽印多方。參見何傳馨等編輯，《晉王羲之墨蹟》（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2011），頁 38-49。

101 徐邦達，《古書畫偽訛考辨》（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84），上卷，頁 8。

102 關於〈遊目帖〉之詳細介紹與考證，見杉村邦彥，〈王羲之「遊目帖」考〉，《書論》，36 號（2008.8）頁 85-120。

類相近，元人臨本之說並非無據。早在一九五〇年代松井如流即提出〈遊目帖〉酷似趙孟頫筆致，但他認為帖後半的筆意較趙氏及《淳化閣帖》本都更具古味，因此仍主張其為唐人臨本。¹⁰³ 謝稚柳在一九六〇年代晚期則明白主張此帖不僅不是唐代的雙鉤填墨本，也非後代的雙鉤填墨本，由於其書法筆勢與形體皆有顯著的趙孟頫風格，因此是元人手筆。¹⁰⁴ 何傳馨指出〈遊目帖〉結構疏鬆，運筆圓滑，有時為了交待筆鋒的曲折，刻意露出圈狀的筆跡，而這種情形在〈七月都下二帖〉卷也可看到，「將兩件墨蹟並看，不難看出同出一手，應該都是趙孟頫臨王羲之帖之作。」¹⁰⁵ 筆者同意何傳馨判定兩卷同出一手的見解，只是趙氏書法更具鋒棱、粗細更為分明，與此兩卷不盡相同。就書法風格而言，〈七月都下二帖〉及〈遊目帖〉與巉巉的關係或許更加密切。

何傳馨所描述的運筆圓滑及以圈狀筆跡交待筆鋒曲折等特色，正和巉巉行草書在早、中期的風格表現相符，與約書於一三二九年的〈與彥中判州書〉、〈與承旨相公書〉（《停雲館法帖》）（圖 3、10）、一三三一年的〈草書梓人傳〉（圖 11）、一三三三年的〈草書顏真卿述張長史十二筆法記〉（圖 12）及一三三四年的〈草書唐人六絕句〉（圖 13）等皆頗近似。如圖 32 所示，〈遊目帖〉與〈七月都下二帖〉中的許多使筆與結字特徵極近似巉巉的手筆。惟或因〈遊目帖〉與〈七月都下二帖〉為臨書之作，仍多少保留了王書中原有的字體大小、粗細等變化，書寫速度較慢，有些地方甚至有些許遲疑；而巉巉的自運作品更加隨性自在，書寫速度較快，結字較窄長。這種不重頓挫、提按、輕重與緩急變化，反強調細而綿長的筆畫圈繞、流暢穩定的運筆等作法，在唐、宋時期的王羲之臨、仿、摹本中較少見，元人中亦鮮有如巉巉者。筆者認為〈遊目帖〉及〈七月都下二帖〉極可能為巉巉一三二〇年代末至一三三〇年代初之間的臨古之作。

此外，巉巉亦曾認真學習王羲之的草書《十七帖》，現傳世有巉巉〈臨十七帖〉一卷（圖 8）。《十七帖》為王羲之的一組草書尺牘，共有二十九帖，大多為寫與益州刺史周撫者，因首帖起首為「十七」兩字而稱為《十七帖》，可能匯集於唐

103 松井如流，〈王羲之墨跡〉，《書品》，13 號（1951.2），頁 2-50。

104 謝稚柳，〈論書畫鑑別〉，《鑒餘雜稿》（北京：人民美術出版社，1989），頁 159（原連載於 1966 年香港《大公報》）。

105 何傳馨，〈乾隆的書法鑑賞〉，《故宮學術季刊》，21 卷 1 期（2003 秋），頁 37。

貞觀年間，現行本皆為刻本。¹⁰⁶《十七帖》為王羲之晚年草書代表，歷代多有追隨者。巎巎的臨本僅有〈嚴君平帖〉、〈胡母帖〉、〈兒女帖〉、〈譙周帖〉、〈漢時帖〉及〈諸從帖〉等六帖（《十七帖》之第十七至廿二帖），卷末自識：「去歲在上都時所臨，殊未能得其萬一耳。康里巎記。」¹⁰⁷草書《十七帖》的特點為字字獨立少連屬，行列均整，字體尺寸大致相當，多由短筆畫構組而成。就書法風格而言，現今傳世的宋拓《十七帖》主要有鋒稜顯與不顯兩種，前者如日本三井氏聽冰閣的明末祁豸佳舊藏本（簡稱「三井本」）（圖 33，後者如京都國立博物館的清初姜宸英舊藏本（簡稱「上野本」）。¹⁰⁸就字形與行列安排來說，巎巎基本上極為忠實地對《十七帖》加以臨寫。而他的臨本結字方寬，用筆尖銳方折，較接近鋒芒挺健、骨格遒勁的「三井本」一系。巎巎一般行草書的特色為結字瘦緊、用筆流暢，這件〈臨十七帖〉的字形顯得特別方闊、用筆轉折多棱角，應是刻意學習〈十七帖〉的結果。

《十七帖》刻本用筆較顯凝滯、呆板，巎巎應該還由其他的晉唐墨跡草書習得用筆之法。唐代孫過庭（648-703）的〈書譜〉（圖 34）實與巎巎的書法更加形神相合，應為重要的學習對象。孫過庭的〈書譜〉為王羲之草書法嗣，¹⁰⁹元時至少有兩本，分別藏於私人藏家及內府。周密《雲煙過眼錄》卷上載焦敏中（字達卿，活動於十三世紀晚期至十四世紀早期）家有〈書譜〉真跡上下全，有徽宗溍金御題，並「政和」、「宣和」印，應即今國立故宮博物院所藏墨跡卷。¹¹⁰此卷據稱又曾經虞

106 《十七帖》的相關研究極夥，近年祁小春編著《王羲之《十七帖》彙考》一書，分為「彙考編」與「研究編」，除校訂帖文、考評研究成果、引錄相關資料外，並收錄中田勇次郎、松井如流、西林昭一、王玉池及祁小春等學者所著五篇論文，從不同角度對《十七帖》做了全面系統或局部深入的考察研究，全書極具參考價值。祁小春編著，《王羲之《十七帖》彙考》（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2011）。

107 此卷無紀年，推測書於巎巎出任江浙行省之前，參前文考證。此卷可能為殘卷，現卷首右下有「宋華審定」印。宋華（1634-1713），字牧仲，號漫堂，河南商丘人，是清初名臣、詩人、收藏家。因知此卷在清初已殘。著錄見（清）張照等，《石渠寶笈》，收入《秘殿珠林·石渠寶笈》，頁 466，〈宋元寶翰·貯養心殿·第 30-31 幅〉。

108 關於《十七帖》的版本問題，見西林昭一，〈十七帖解說〉，《中國法書選 14·十七帖二種》（東京：二玄社，1988），頁 75；王玉池，〈《十七帖》在王羲之書跡中的地位和重要版本述評〉，收入祁小春編著，《王羲之《十七帖》彙考》，頁 216-231。

109 米芾《書史》：「過庭草書〈書譜〉，甚有右軍法。……凡唐草得二王法無出其右。」轉引自馬宗霍輯，《書林藻鑒》，卷 8，頁 130 上。

110 （宋）周密，《雲煙過眼錄》，收入《叢書集成新編》，頁 15 上。今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書譜〉墨跡卷上有徽宗瘦金書簽、雙龍圓璽及「宣和」、「政和」等印，並著錄於《宣和書譜》。南宋時藏處不明。關於〈書譜〉墨跡卷的藏傳經歷、歷代著錄、各種異本與摹刻本以及卷數問題，參見啟功，〈孫過庭《書譜》考〉，收入氏著，《啟功叢稿·論文卷》（北京：中華書局，1997），頁 81-114；何傳馨，〈唐孫過庭書譜〉，收入何傳馨等編，《晉唐法書名蹟》，頁 113-117。

集（1272-1348）之手，臨祕閣帖補缺字。¹¹¹此外，元朝大軍接收南宋內府收藏北運，王惲（1227-1304）錄有一日披覽清單，其中亦有「孫過庭墨跡《草書譜》」，¹¹²惟與今國立故宮博物院墨跡本的關係為何，尚待進一步考證。此二本〈書譜〉一曾入虞集之手，一在元內府，巉巉皆有機會得以寓目，進而學習。

若將巉巉書法與王羲之《十七帖》及孫過庭〈書譜〉相較，三者字形十分相似；然在用筆方面，〈書譜〉與巉巉的作品皆較《十七帖》更為活潑，不但沒有板滯不順的棱角，而且筆勢靈活多變。此外，〈書譜〉時有拉長末筆的表現，以順暢連接下一字，這個特徵在《十七帖》中極少見，卻為巉巉承繼，可見於〈草書柳宗元梓人傳〉及〈草書顏真卿述張長史十二筆法記〉等作品。

巉巉遵循元初趙孟頫所提倡以晉唐為宗之復古路線。他不僅由刻帖名品，如《淳化閣帖》及《十七帖》學習，同時亦廣閱元內府及私人收藏之墨跡，汲取優點。王羲之的尺牘書風，包括俊逸的行書與圓秀的草書；以及承繼王書的唐人鉅蹟，如孫過庭的〈書譜〉，皆成為巉巉學習倣效的對象，形成其己身行草書的最重要風格基礎。

（二）懷素草書：元初大都書壇遺風

雖然巉巉與王羲之傳統的關係十分密切，但由實際風格來看，其間仍有差距。巉巉的行草書以中鋒用筆為主，尤其在〈草書柳宗元梓人傳〉、〈草書顏真卿述張長史十二筆法記〉及〈草書漁父辭〉等別具個人特色的作品中，筆畫線條流利圓轉、粗細均勻，與王書筆性不類。此種書風特色實來自元初流行於北方的唐僧懷素狂草〈自敘帖〉。前輩學者多僅關注巉巉對二王行草書的學習，對其他書學來源著墨甚少，亦未曾論及他與懷素的關係，然此層關係涉及巉巉根基於大都文化圈的書學養成，對了解他的完整面貌極為重要。

歷代著錄載有數件巉巉臨習懷素草書之作，如戴良（1317-1383）《九靈山房集》卷十九有〈跋康里公臨懷素論草書帖〉，¹¹³詹景鳳（1528-1602）《詹東圖玄覽編》卷三有「康里子山臨懷素草書一卷」，¹¹⁴卞永譽（1645-1712）《式古堂書畫彙

111 孫承澤，《庚子銷夏記》，卷1，轉引自啟功，〈孫過庭《書譜》考〉，頁86。

112（元）王惲，《秋澗大全集》，收入《元人文集珍本叢刊》（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5），卷73，頁11上；卷94，頁14下。

113（元）戴良，《九靈山房集附補編》（北京：中華書局，1985，頁283），卷19。

114（明）詹景鳳，《詹東圖玄覽編》（中國書畫全書，冊4，頁36），卷3。

考》卷十七有「巎正齋〈臨懷素自敘卷〉」，¹¹⁵顧復（1894-1979）《平生壯觀》卷四亦著錄一件巎巎〈書懷素自敘〉。¹¹⁶《詹東圖玄覽編》卷三：

康里子山臨懷素草書一卷，其語云：「草書不可識，卿字少於即；草書不可知，甚字少於其；草書不可道，于字何曾草。所貴者筆圓，所尚者筆老。獻之答謝安云，世人那得知耳。」子山既臨，復自跋而記時日，云：「右懷素臨草書帖，前于秘府中見之，點畫雄邁，神妙無方，故記其語而臨之，豈能得其萬一耳。泰定四年（1327）正月廿九日。」¹¹⁷

此作惜今不傳，所錄懷素草書內容亦不見歷代記載。在巎巎的現存作品中，一三三四年的〈草書唐人六絕句〉（圖 13）與懷素書風，尤其是〈自敘帖〉（圖 35）風格最為接近，如圖 36 所示，二者皆為中鋒使筆，線條均勻圓細，並有順暢的筆畫圈繞；直而尖細、運筆快速的撇畫也頗為近似。這些特點或許即所謂「草書……所貴者筆圓，所上者筆老」。此外，《寶賢堂集古法帖》中所刻大草書〈姜白石論書〉（圖 19）的龍蛇纏繞之態則明顯根基於懷素狂草書。

現存關於巎巎學習〈自敘帖〉的資料不多，然而〈自敘帖〉在元初北方確實頗為風行，當時有多本流傳，亦有眾多學習者。巎巎活動的年代已在元中晚期，但他始終與元初以來的大都書學傳統淵源極深，他的楷書碑取法顏真卿，即是遵循元初國子祭酒許衡（1209-1281）的書學主張。¹¹⁸巎巎對懷素〈自敘帖〉的臨仿學習也是植基於元初以來大都的書壇潮流。

歷代流傳的懷素草書帖不在少數，但以〈自敘帖〉長卷為第一名品。〈自敘

115 「紙本，高一尺餘，長一丈。」（清）卞永譽，《式古堂書畫彙考》（中國書畫全書，冊 6，頁 432），法書卷 17。

116 「白宋紙，草書兼行，字可逕寸，無款，後有『墨池』二字圖書。」（清）顧復，《平生壯觀》（中國書畫全書，冊 4，頁 920），卷 4。

117 （明）詹景鳳，《詹東圖玄覽編》（中國書畫全書，冊 4，頁 36），卷 3。

118 元初大都的學者名臣，如姚樞（1203-1280）、商挺（1209-1288）、劉秉忠（1216-1274）及王恽（1227-1304）等人皆以顏體為宗；晚一至二輩的許師可、許師敬（活動於十三世紀晚期至十四世紀前期；二人皆為許衡子）、姚燧（1238-1313；姚樞姪）及回回（1291-1341；巎巎兄）等人仍守此道，形成北方的獨特傳統，與江南地區盛行的楷書書風不同（元初江南楷書以歐陽詢體為主，後以趙孟頫為宗）。康里子山活動的時代已是元中後期，他身為趙孟頫的學生，行草書追隨其理念，主要學習二王，在書碑銘時卻採用顏魯公的楷書風格，與之背道而馳，顯然顏書影響深遠，不僅止於元初，尤其可能在特定的群體及區域間根深蒂固，即使有趙孟頫的挑戰亦難以動搖。此例特別能顯出蒙元時期書壇蓬勃發展、各種書學傳統並存的情形，同時也說明康里子山的書學來源複雜，融匯多方傳統於一身。康里子山的行草書雖主要以二王為宗，但大量融合了狂草、章草等其他風格元素，與大多數元人書家有別，亦是融匯不同傳統再加發揮之表現，與其楷書的表現相互呼應。本文中無法細談楷書的問題，參見盧慧紋，〈元代書家康里巎巎研究〉，第四章。

帖〉在北宋初年即有石陽休、馮當世（後入北宋內府）、蘇子美家藏等三本，歷北宋、南宋之世，摹寫、臨仿、摹刻上石的本子極多。¹¹⁹到了元初，大都流傳著多本號稱懷素的〈自敘帖〉墨跡。王惲在《秋澗大全集》卷七十一的「跋手臨懷素〈自敘帖〉」中，一共提到四件：

1. 秘府所收本
2. 劉郁（活動於十三世紀中晚期）從祖故藏本
3. 金城韓侯所收本
4. 劉秉忠（1216-1274）家藏本。¹²⁰

據王惲的描述，劉郁從祖故藏本是他入元前所見，書、跋俱優，當是其中最佳者；入元後見之秘府與金城韓侯本，皆無跋，書亦不佳。至正辛未（1271）九月晦，他再於姚樞家見劉秉忠藏本，前有蘇舜卿補書。王惲、姚樞（1203-1280）、劉秉忠（1216-1274）及金城韓氏皆出北地，¹²¹與金朝淵源深厚，後同為元初朝廷重臣。

又，胡祇遹（1227-1295）題懷素〈自敘帖〉感嘆僅能見臨摹本：

懷素〈自敘帖〉，余所見凡五、六本，帖書如出一筆。不曰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君子者斯可矣。¹²²

元中期的袁桷（1266-1327）也曾說：

〈自敘〉墨蹟俱有蘇子美補字，凡見數本，董道進德壽殿者為第一；然子

119 國立故宮博物院本〈自敘帖〉後有紹興二年（1128）曾紆（1073-1135）跋，提及北宋初有石陽休、馮當世、蘇子美家藏三本流傳，而此本即原蘇家藏本。〈自敘帖〉的相關研究與辯論極多，二〇〇八年《晉唐法書名蹟》圖錄中的作品說明有簡要的統整，見何傳馨，〈自敘帖〉，收入何傳馨等編，《晉唐法書名蹟》，頁129-132。

120 「世傳懷素〈自敘帖〉有數本。劉御史文季（劉郁）云：『昔吾從祖河東君所藏本最佳，後有蘇才翁跋云：「前紙糜潰，親為裝褙，且為補書，不自媿其糠粃也。」有杜祁公題云：「狂僧草聖繼張顛，卷後兼題大歷（曆）年。堪與儒門為至寶，武功家世久相傳。」又有山谷楷書釋文。蔡無可家故物也。』北渡後觀金城韓侯及祕府所收，俱無蘇、杜二公題跋，似非長沙真筆。至元辛未（1271）秋九月晦，余謁左轄姚公（姚樞），出示太保劉公家（劉秉忠）藏帖，前三十三字亦云子美補亡。按玩之餘，令人仿像，意韻盤礴於胸中者累月。冬十月甲午，是日極暄妍可愛，秉筆墨調利，喜為臨此。拙惡非所慮，庶幾見其典刑云。監察御史汲郡王某仲謀甫題識。」（元）王惲，《秋澗大全集》，卷71，頁2下-4上。

121 「金城韓氏」身份不詳，但據姚燧為金城韓氏子妙德（報恩寺女僧）所撰〈報恩寺碑〉，姚、韓兩家為姻親。見（元）姚燧，《牧庵集》（原式精印大本四部叢刊正編，冊68，頁102），卷12，〈報恩塔寺碑〉。

122 （元）胡祇遹，《紫山大全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1196），卷14，頁8上。

美所補皆同，殆不可曉，善鑑定者終莫能次其後先。今觀員嶠（李侗？）

所書，貴耳賤目之士願加詳焉。¹²³

可知當時流傳在大都者至少有五、六本，有的如出一筆，真偽難辨；就來源而言，不少來自金地舊藏。相反地，江南地區藏家的聚會記載及書畫著錄中，則較少見〈自敘帖〉或旭素草書。

當時欣賞、學習懷素草書風格的北方書家也不少。王惲曾受劉秉忠藏本啟發而臨寫，他在「跋手臨懷素〈自敘帖〉」中自述：

至元辛未（1271）秋九月晦，余謁左轄姚公（姚樞），出示太保劉公家（劉秉忠）藏帖，前三十三字亦云子美補亡。按玩之餘，令人仿像，意韻盤礴於胸中者累月。冬十月甲午，是日極暄妍可愛，乘筆墨調利，喜為臨此。

拙惡非所慮，庶幾見其典刑云。¹²⁴

王惲與姚樞（1203-1280）、劉秉忠（1216-1274）等人除皆習顏體楷書，對藝文、書畫收藏也具備濃厚的興趣，經常往來談論筆翰，王惲此跋即點出他們曾一同欣賞懷素〈自敘帖〉。他們也對之臨寫學習：王惲曾於一二七一年手臨〈自敘帖〉已極明瞭；文獻載姚樞善草書，雖未明言其書學對象，但與之關係密切的姪子姚燧（1238-1313）以懷素風格的草書聞名，極可能為家學傳統；與劉秉忠相善的釋至溫（1217-1267）亦「得顛素之遺法」，¹²⁵可惜現今皆無書跡流傳。元初至中期以狂草書著稱者，以鮮于樞成就最高，他的〈草書韓愈石鼓歌〉、〈進學解〉等作品，筆畫纏繞之態與〈自敘帖〉頗為相合，應即由之而來，只是鮮于樞捨懷素的圓細線條，改採雄肆渾厚的顏體用筆，另創出一種新面貌。他對〈自敘帖〉的學習可能也與其出身北方有關。¹²⁶

巎巎對〈自敘帖〉的臨仿學習植基於元初以來大都的書學傳統，但他將〈自敘帖〉的中鋒使轉、圓細筆畫摻揉進一二九〇年代以後因趙孟頫提倡而風行的二王行草書中，另闢蹊徑。張旭、懷素的狂草誕生於盛唐，原是初唐以來盛行以王羲之為

123（元）袁桷，《清容居士集》（原式精印大本四部叢刊正編，冊 67，頁 663），卷 47。

124（元）王惲，《秋澗大全集》，卷 71，頁 3 下 -4 上。

125（明）陶宗儀，《書史會要》：「字其玉，一號全無，俗性郝氏，邢州人，與太保劉文貞公（劉秉忠）少相好，同為僧。……善草書，得顛素之遺法。有草書詩文傳於世。」（明）陶宗儀，《書史會要》，頁 347。虞集亦說：「至溫善草書，有顛素之遺。」轉引自馬宗霍輯，《書林藻鑒》，頁 281 下。

126 關於鮮于樞的家世、生平以及其書學中的北方傳統，參見 Marilyn Wong Fu, "Xianyu Shu's Calligraphy and His 'Admonitions' Scroll of 1299" (Ph.D. dissertation, Princeton University, 1983). 惟此文僅論及鮮于樞的大字行書和其中反映的北方顏真卿風格傳統，未論及草書。

首之古典書風的對反，二者講求的技法與美學都不相同，在後來的書史上分別代表感性狂放與理性節制之兩端。嶠嶠一方面由其生長之大都書壇汲取懷素〈自敘帖〉之風格特點，一方面熱切擁抱趙孟頫提倡之二王典範，將二者融合於一。這種意外的組合造就了嶠嶠流利暢快又不失典雅的行草書風。

（三）醉墨遺興：江南書家與縱逸書風

嶠嶠於至正四年（1344）出任江浙行省平章政事後，書風有明顯的轉變，直到至正五年（1345）卒於大都止，是其行草書風的晚期。此時一之前優美均衡的表現，而更多自由、奔放的特質。此轉變與江南地區的道士書家及醉墨縱逸之風應有密切的關係，此節試進一步討論。

前文已述及晚期行草書的特色為大量使用側鋒以及行筆快速有力，以下更深入分析其書風特點及與前期的差異。嶠嶠的行草書不論時間早晚，多呈現左低右高的字形，然用筆方面則差異頗大，早、中期的作品主要以中鋒使筆，晚期改使用大量側鋒。中期筆筆提起，轉折處亦多保持中鋒；晚期則幾乎筆筆側倒，筆腹按壓紙面形成方扁的筆畫形狀，方切的轉折也取代了之前的圓順。

鋒利尖細的「撇畫」是嶠嶠行草書的特色之一，然晚期的表現與之前明顯不同。中期作品，如一三三一年〈草書柳宗元梓人傳〉及一三三三年〈草書顏真卿述張長史十二筆法記〉中，「撇畫」的末端是尖細的出鋒，但筆畫本身有優美和緩的弧度，且粗細變化並不劇烈；一三三四年〈草書唐人六絕句〉的「撇畫」延伸拉長，在整個字中所佔比例更大，但仍大致保持相同的用筆特色；晚期則大為不同，在一三四四年〈草書秋夜感懷詩卷〉及未紀年的〈草書李太白詩卷〉中，「撇畫」明顯擺脫前期優美均衡的表現，加重了向外撇出的速度與力量，線條頭粗尾細，增添整體字形的不穩定感。

此外，章草筆法的使用亦可看出嶠嶠前後書法趣味的演變。章草是漢末三國時期由連寫、減省隸書筆畫而來的草書，仍然保留許多隸書的特徵，包括較方寬的字形及明顯的燕尾磔筆，代表作是（傳）皇象（活動於三世紀）的〈急就章〉。東晉以後發展出今草，脫去隸書遺意，章草由是少人書寫。然由於趙孟頫的提倡，章草這種古老的字體在元時不僅獲得重振，且大為流行。趙孟頫、鄧文原（1258-1328）、俞和（1307-1382）等人都有臨章草〈急就章〉作品傳世。鮮于樞（1257-1302）亦在草書作品中摻雜章草筆法，以豐富草書的表現。嶠嶠受此種風氣影響，

在一三三一年〈草書柳宗元梓人傳〉及一三三三年〈草書顏真卿述張長史十二筆法記〉中即以章草筆法點綴其中，然使用得非常含蓄，僅在捺筆及短橫畫處偶然出現，與元初鮮于樞的表現近似。然巎巎的晚期行草書卻出現了全以章草書成的〈草書李太白詩卷〉（圖 24），此卷非臨〈急就章〉，又筆力特別勁猛，與趙孟頫以下諸人的章草趣味大相逕庭。

〈草書李太白詩卷〉（圖 24）所書為李白古風五十九首之一，內容述說富貴如雲，難以長久，因此感嘆應像范蠡一般，功成之後即隱退。全卷十七行，一百五十八字，皆以字字獨立的草書書成，末行款識：「閒書太白詩一首，子山識。」此卷書法風格獨特，結合章草與今草，將章草以方寬為主的字形拉長，改以縱向取勢，卻又誇張強調章草的下壓磔畫。橫畫及磔畫多粗重、方折，豎向筆畫及圈繞使轉則細瘦圓勁，形成強烈對比。全卷行筆快速如風又力道強勁，頗有凌厲不可擋之勢。巎巎此作取法古典書史典範，卻加之以自由的創發，通篇充滿各種風格元素的衝突與筆力的激盪，豪邁遒勁之勢與李白詩的豪氣適相呼應。

此卷曾經元中晚期江南道士書家張雨（初名澤之，後易名雨，字伯雨，一字天雨，號句曲外史，錢塘人；1283-1350）收藏，卷上鈐有「貞居」、「句曲外史」等印，卷後有跋（圖 37），談及此卷書風特色與來源：

子山承旨書謫僊辭，所謂二妙。雨嘗見太白醉書〈天地愛酒詩〉，其辭□□集中，然□筆蹤逸（？）邁，加之錦袍脫靴之氣，有凌厲天下後世之為。孰若承旨公既以李僊為法則，而其書乃一以皇象而下諸君相比肩，其一代之傑作者歟？山人張雨。¹²⁷

張雨認為此作兼有「二妙」：一則具李白醉書〈天地愛酒詩〉的凌厲之氣，二則足以與皇象以下歷代章草書家比肩而行，實為一代傑作。〈天地愛酒詩〉是李白〈月下獨酌〉四首之二：

天若不愛酒，酒星不在天。地若不愛酒，地應無酒泉。天地既愛酒，愛酒不愧天。已聞清比聖，復道濁如賢。賢聖既已飲，何必求神仙？三杯通大道，一斗合自然。但得醉中趣，勿為醒者傳。

127 圖版見《書跡名品叢刊·元·鮮于樞·康里子山集》，頁 34-36。因紙面破損，致部分文字脫漏或無法辨識。張光賓推斷，張雨跋中稱巎巎為「子山承旨」，因此應在至正五年（1345）四、五月間，巎巎受命為翰林承旨之後，但尚未北上大都時所題。見張光賓，〈元玄儒張雨及其書法〉，收入國立故宮博物院編輯委員會編，《中華民國建國八十年中國藝術文物討論會論文集·書畫（上）》（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92），頁 251。然而，巎巎拜「翰林學士承旨」的時間實為至正元年（1341），非至正五年。

現傳世有明初書家宋廣（字昌裔，活動於十四世紀晚期至十五世紀初期）〈草書李白酒歌〉一軸（圖 38），所書即為此詩。¹²⁸ 宋廣的活動年代雖然稍晚，但他與宋克（1327-1387）、宋璡（1344-1380）並稱明初三宋，皆承繼元末以來的書學風氣與傳統，他的這件作品可反映李白此詩在當時文人書家間應該相當流行。張雨跋中稱曾親見李白醉書〈天地愛酒詩〉書法作品，書風狂逸，「筆蹤逸邁，加之錦袍脫靴之氣，有凌厲天下之為」，而巉巉的〈草書李太白詩卷〉即以之為法則。今雖不得見李白此件書法作品的具體樣貌，但張雨的說法提示了巉巉〈草書李太白詩卷〉的獨特書風表現與狂放的「醉書」有關，十分重要。

對趙孟頫及其他元代早中期的書家而言，章草是整體書法復古事業的一部份，若將之摻雜於今草或行草書中，作用則在提點古意，因此基本上皆離形未遠。巉巉的較早期作品亦如此對待章草，然而〈草書李太白詩卷〉中富創造力的表現實已遠離趙孟頫以來的發展路線。巉巉一方面誇張章草的磔筆特色，另一方面與行筆快速的行草書結合，使這種古老字體展現凌厲、狂逸之氣；如此一來，章草也在復古的意義之外，獲得了全新的表現可能。

巉巉的新表現或許受了江南隱逸疏放之風，還有所謂李白的醉書作品啟發，而另一方面，他對章草的創發對元末江南書家影響深遠。一三五〇年左右以後局勢動蕩，江南地區許多文人書家隱居避禍，與方外之士往來頻繁，書法作品或藉言醉書，或訴諸性格奇崛，亦多狂怪表現。值得注意的是，章草筆法成為此類逸興之作的重要風格元素，重要代表書家有張雨與楊維禎。張雨為〈行草書詩軸〉（圖 39，1347）所題自識明指為醉後狂書：¹²⁹

丁亥歲秋八月四日，家弟過水軒小酌。既醉且暮，風雨驟至，子中排闥見
過遇筆硯，索僕狂書。……

此軸主要為行書，然穿插許多章草及今草字形，書寫間字體經常突然轉換，加之字的尺寸忽大忽小，速度忽快忽慢以及線條拗折方硬，造成行氣中斷，跳躍不安。張雨並誇張強調章草的磔畫，或加重、或拉長，為全作增添不尋常，甚至怪異的感覺。此作號稱「狂書」，其「狂」來自出乎意外的字形與行氣安排，而古字體章

128 現藏北京故宮。著錄見（清）安岐，《墨緣彙觀錄》，卷2，頁31。圖版見中國美術全集編輯委員會編，《中國美術全集·書法篆刻編·5·明代書法》（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1989），頁18。

129 蘭千山館寄存國立故宮博物院，圖版見二玄社編集，《蘭千山館書畫》（東京：二玄社，1978），頁74。

草的使用在其中發揮了極重要的作用。張雨的另一件作品〈行草七言律詩軸〉（圖40）表現亦頗為近似，¹³⁰ 行、草、楷書字體隨意轉換，字形忽正忽倒，且結構及用筆不按常理。這件作品中的章草磔畫較少，然出人意表的怪異寫法（如第二行首字「一」）及單字中經常出現特別加重或拉長某一筆畫以形成視覺焦點，與章草的磔畫實有異曲同工之妙。楊維禎（1296-1370）是另一位善於運用章草以經營狂怪書風的江南書家，作品多書於1360至1370年間，代表作〈題鄒復雷春消息圖〉（圖41，1361）、〈題古泉譜草書冊〉（1366）及〈真鏡庵募緣疏〉等都摻雜大量的章草磔畫，踢挑峻利奇詭。¹³¹ 這些表現皆可上溯至巎巎的〈草書李太白詩卷〉，巎巎因而可視為元晚期「野逸粗放」風格發展的第一階段，開張雨、楊維禎等人先聲。¹³²

五、巎巎行草書的影響

史載巎巎有學生多人，包括王餘慶（活動於十四世紀中後期）、金哈刺（活動於十四世紀中後期）、陳達（1322-1375）、詹希元（活動於十四世紀中後期）、危素（1303-1372）、饒介（？-1367）及王桂等人，傳承巎巎的行草書與小楷，對元末明初的書法造成不小的影響。

王餘慶，字叔善，婺州蘭溪（今浙江金華）人，至正（1341-1367）初年入經筵為檢討官，後官江南行臺監察御史，以儒學名重當世。¹³³《書史會要》載其「草書學巎正齋，甚似。」¹³⁴ 今有〈跋李白上陽臺詩卷〉行楷書二行「至正丁亥（1347）正月乙卯，金華王餘慶獲觀于同里陳達氏京師寓舍觀志之齋」存世，惜不見行

130 現藏國立故宮博物院。

131 關於楊維禎生平與書法，參見劉正成主編，《中國書法全集·46·康里巎巎·楊維禎·倪瓚卷》，頁10-23。楊維禎在元末時避亂不出，與道教人士的往來密切，他的〈真鏡庵募緣疏〉是為道觀「真鏡庵」募緣而書，〈遊仙唱和詩帖〉則是與崑山道士余善所和詩。張雨和楊維禎皆與道教有深厚淵源，然他們的信仰與狂怪書風的具體關係為何尚待進一步研究。

132 西川寧，〈壺月軒記七草玄閣詩·次韻詩冊〉，《書品》，90號（1958.6），頁3。此外，杜裕明認為巎巎帶動了元末「個性派」書風的發展，見杜裕明，〈從宋克杜甫壯遊詩卷探其草書源流及其影響〉，收入中華民國書法教育學會印行，《一九九〇年書法論文徵選入選論文集》（臺北：蕙風堂，1990），頁三之9。

133（明）宋濂，《元史》，頁4344；（清）黃宗義撰，全祖望等補修，《宋元學案》，卷82，頁1580；（明）陶宗儀，《書史會要》，頁327。《書史會要》卷7載其為四明人，不確。

134（明）陶宗儀，《書史會要》，頁327。

草書。¹³⁵ 著錄中尚有跋虞集（1272-1348）書〈南豐曾氏新建文定公祠堂記〉、¹³⁶ 詩題〈無錫華氏貞節春草二卷〉、¹³⁷ 跋〈閻立德職貢圖卷〉（與巉巉跋相接）¹³⁸ 及篆額〈菩提正宗寺記〉（歐陽玄撰，危素書，至正十四年（1354）立，在蘇州獅子林）。¹³⁹ 等書作，由之亦可知他與虞集、歐陽玄（1283-1357）、危素、陳達等人皆經常往來。

金哈刺，字元素，汪古族人，至順元年（1330）進士，至正十六年（1356）起，至浙、閩任官達六、七年之久，與當地士人交遊廣泛，有《南遊寓興詩集》，集中錄其題當時名家畫甚多。¹⁴⁰《書史會要》補遺載：「其書宗巉正齋。」¹⁴¹

陳達（1322-1375），字元達，浙江永嘉人，《書史會要》載其「真行草師二王，不以規矩自窘。」¹⁴² 據蘇伯衡（活動於十四世紀晚期）所撰墓表，則進一步知其十五歲時徵入宿衛，「二十，學書於平章康里公巉巉、待制杜公本，學詩於張貞居天雨、馬教授伯誠。三十，書名與康里公上下。欽安殿成，在廷善筆札者咸書榜上進，獨用公所進者。」¹⁴³ 陳達學書於巉巉在一三四〇年代初期（順帝至正初年），已近巉巉晚年。

王桂，字志學，浙江括州人。徐一夔（活動於十四世紀晚期）《始豐稿》〈題康里公書仙都生三大字後〉述及王桂曾登門請教巉巉：

喀爾（康里）文憲公起世胄，以文學雅望重當世，而字畫尤精，用筆圓健

135 此卷現藏北京故宮。（清）張照等，《石渠寶笈》，收入《石渠寶笈·秘殿珠林》，頁520。

136 「虞公篆法、八分、楷書暨文章皆萃美于茲卷，而南豐先生之文行又因以起百世敬慕于無窮焉，非苟玩其詞翰而已。至元六年歲次庚辰（1340）夏四月十八日，金華王餘慶識于吾友大樸危君京師迎陽坊之寓舍。」見（明）朱存理撰、（明）趙琦美編，《趙氏鐵網珊瑚》（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815，頁423），卷5；（清）卞永譽，《式古堂書畫彙考》（中國書畫全書，冊6，頁437），卷18。

137 （明）朱存理撰，《趙氏鐵網珊瑚》（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815，頁547），卷9；（清）卞永譽，《式古堂書畫彙考》（中國書畫全書，冊6，頁509），卷21。

138 此卷又稱〈王會圖〉。同卷前有巉巉跋。（清）吳其貞，《書畫記》（中國書畫全書，冊8，頁111），卷6；（清）吳升，《大觀錄》（中國書畫全書，冊8，頁373），卷11；（清）張照等，《石渠寶笈》，收入《石渠寶笈·秘殿珠林》，頁950-951。

139 見（清）李銘皖，譚鈞培修，馮桂芬纂，《（同治）蘇州府志》（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1），卷141，頁627。

140 關於哈刺，參見蕭啟慶，〈元色目文人金哈刺及其「南遊寓興詩集」〉，《漢學研究》，13卷2期（1995.12），頁1-14；後收入氏著，《元朝史新論》，臺北：允晨文化實業公司，1999，頁299-322。

141 （明）陶宗儀，《書史會要》，頁462。

142 （明）陶宗儀，《書史會要》，頁326。

143 （明）蘇伯衡，《蘇平仲文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1228），卷13，〈故元翰林侍講學士陳公墓表〉，頁29下。

清潤、意態飛動，無世俗氣，觀於此卷所書三大字可見已。「仙都生」者，括人王桂志學也。初志學讀書仙都山中，其後游學錢唐，會文憲公出為浙省平章，志學獲登其門。公愛其警敏，書「仙都生」三大字以贈之。當是時，得公片紙隻字，寶之不啻拱璧，而志學得此於公，良足歆羨。臨川危內翰題其後云：「仙都山有獨峰，朱文公行部浙東時，有所按劾，不與時合，因屏居焉。公號志學，為仙都生非無意也，欲吾志學景行先哲云爾。今志學經明行修，為縣文學，訓迪有成效，其亦無媿也哉。」¹⁴⁴

文中所述主要為王桂問學於巎巎，並非指翰墨事，然由之可見巎巎書法在元末明初時受寶愛的情形。

明初解縉（1369-1415）著有〈書學源流詳說〉一文，敘述上自東漢蔡邕，下至明初的書法傳授譜系。針對元晚期，解縉說：

子山在南臺時，臨川危太樸（素）、饒介之（介）得其授傳。而太樸以教宋璉仲珩（1344-1380）、杜環叔循、詹希元孟舉，孟舉少親受業子山之門。介之以授宋克仲溫。¹⁴⁵

據此，巎巎晚年在江南時（解縉所謂「南臺」應為「江浙行省平章政事」之誤）曾親自教授危素（1303-1372）、饒介（？-1367）及詹希元（活動於十四世紀中後期）等人書法。楊士奇《東里集》有〈詹孟舉書〉，亦提及詹學書於巎巎：「國朝大書，詹舍人第一，其小字亦精，但世不多有，余獨於秘府屢見之。詹初得書法於巎巎子山，蓋兼虞、歐、顏、柳之體，而有冠冕佩玉之風者。」¹⁴⁶詹學自巎巎的可能主要是小楷，惜其書跡不多見。危素亦以楷書聞名，與巎巎皆以虞世南為宗，傳世〈楷書陳氏方寸樓記〉（北京故宮藏）即與巎巎小楷書風極為相近。

饒介所傳主要為行草書。饒介（？-1367），字介之，曾由翰林應奉出為江浙行省肅政廉訪司僉事，累陞淮南行省參政，任內大集浙東名士飲酒賦詩，結交宋克（1327-1387）、高啟（1336-1374）、楊基（1326-？）、陳汝秩（活動於十四世紀中

144（明）徐一夔，《始豐稿》（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1229，頁373），卷14，〈題康里公書仙都生三大字後〉。

145（明）解縉，《文毅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1236，頁824），卷15。

146（明）楊士奇，《東里續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1238，頁644），卷21。

晚期)陳汝言(活動於十四世紀中晚期)等人。¹⁴⁷《三希堂法帖》中刻有饒介〈草書韓柳文卷〉(圖42),書於至正二十一年(1361)。¹⁴⁸全卷分為兩段,前段書韓愈〈送孟東野序〉,後段書柳宗元〈梓人傳〉;後者是嶠嶠極喜愛的一篇文章,曾以之在順帝面前進講,並有書法名作〈草書柳宗元梓人傳〉(1331)傳世。饒介選書此文或受了嶠嶠的影響,書風方面則不論用筆或結字亦皆與嶠嶠極相似,二者的關連不容否認。然饒介的書寫速度似乎較慢,用筆不如嶠嶠鋒利尖銳,並間雜以厚重的筆畫,字體大小則時有劇烈變化。饒介似乎看重用筆及結字的變化勝過流利疾速,他的其他作品,如〈贈僧幻住詩卷〉(1365)¹⁴⁹亦有相同的特點。

根據解縉的〈書學源流詳說〉,嶠嶠的書法由危素、饒介繼承,再傳給宋璫、杜環及宋克等人。宋璫(1344-1380)的〈敬覆帖〉(圖43)¹⁵⁰風格飄逸圓勁,的確是嶠嶠一路的發展;其父宋濂(1301-1381)的〈跋王詵煙江疊嶂圖〉(圖44)¹⁵¹書風亦頗類嶠嶠。至於宋克(1327-1387),其早年作品〈草書唐宋人詩卷〉(1360)¹⁵²即與嶠嶠的〈草書柳宗元梓人傳〉書風頗為相近;而宋克又影響明初的沈度(1357-1434)、沈粲(1379-1453)等人,形成明初松江附近的流行風潮。此外,據〈元賢詩翰姓氏〉,元末明初習嶠嶠書風者尚有劉承直(活動於十四世紀中晚期)及金幼孜(1368-1432)等。¹⁵³

此外,嶠嶠似乎也帶起了江南地區懷素風格的盛行。饒介、宋璫等人不僅與嶠

147 (明)王鏊、吳寬等,《正德姑蘇志》,收入《天一閣藏明代方志選刊續編》(上海:上海書店,1990),卷57,頁18;(清)張廷玉等撰;楊家駱主編,《明史》(臺北:鼎文書局,1980,頁7328-7329),卷285;(清)錢謙益,《列朝詩集小傳》,收入周駿富編,《明代傳記叢刊》(臺北:明文書局,1991),冊11,頁80。

148 此作真跡不知下落。著錄見(清)安岐,《墨緣匯觀錄》,卷2,頁29;(清)王杰等,《石渠寶笈續編》,收入《秘殿珠林·石渠寶笈·續編》,頁1914。

149 現藏國立故宮博物院。著錄見(清)卞永譽,《式古堂書畫彙考》(中國書畫全書,冊6,頁449),法書卷18。圖版見國立故宮博物院編,《故宮歷代法書全集》,冊3,頁146-150。

150 現藏北京故宮。圖版見中國美術全集編輯委員會編,《中國美術全集·書法篆刻編·5·明代書法》,頁10。

151 現藏上海博物館。圖版見中國美術全集編輯委員會編,《中國美術全集·書法篆刻編·5·明代書法》,頁1。

152 關於這兩件作品的比較,參見杜裕明,〈從宋克杜甫壯遊詩卷探其草書源流及其影響〉,頁三之1-25。

153 「劉僉事承直(活動於十四世紀中晚期)。公名承直,字宗弼,章貢人,至正進士。贛人舉進士自公始,明祖開國辟為國子博士升司業出拜浙江按察司僉事。詩工選題,出入鮑謝間,書法圖熟,規模康里子山,尺牘墨氣古厚,結字最大。」「金少保幼孜(1368-1432)。公字幼孜,名善,以字行,新淦人。建文元年進士乙科,授戶科給事中。靖難後改檢討,升文淵閣大學士,歷官太子少保、禮部尚書,居綸閣垂三十年。著詩文全集及北征諸集。宣德六年卒諡文靖。書工行押,結體豐滿而有力量。東牘每用月白箋,製式極佳。元康里子山其丰致約略相似也。」見(清)吳升,《大觀錄》(中國書畫全書,冊8,頁347、361-362),卷10,〈元賢詩翰姓氏〉。

巎淵源深厚，亦以追法懷素而為人所知。¹⁵⁴ 元末明初的陳璧（活動於十四世紀中晚期）、宋廣（活動於十四世紀中晚期）等亦以狂草聞名。¹⁵⁵ 過去書法史學者已注意到元時懷素書風頗為盛行，然並未深究南北區域或年代先後之別。¹⁵⁶ 事實上，元初時以大都為中心的北方書壇直接繼承金的文化遺產，對懷素草書抱持較大興趣，不論鑒藏或學習風氣皆十分興盛；南方除鮮于樞、吳鎮（1280-1354）等少數書家外，一般對草書較少關心。一三四〇年代中期以後南方書家亦好書懷素風格的狂草，與巎巎晚年在南方任官與授徒應有密切的關係。

結 語

巎巎的行草書成就歷來備受推崇，他不僅是最重要的元代書家之一，其複雜與多樣的風格表現同時揭示了元代書法發展中地域與族群等關鍵要素的作用。本文以目前仍得見之巎巎行草書作品為研究對象，全面整理包括信札、書詩文、題跋、臨書、碑銘等在內共二十五件作品，首先進行書跡內容考證與訂年；接著探討巎巎的行草書風格發展並將之分為早、中、晚三期；再深入分析其涵融南北、結合新舊的書學來源；最後檢視其書風對元末明初書家的影響。

一二七九年元世祖結束了中國南北分裂的狀態，原本各自發展的地區書法傳統因而得以融匯。大都容納各方人士，多元書風與傳統並存的情形最為明顯：這裡一方面透過入元的金朝士大夫承繼了北方的書學傳統，金時廣受歡迎的懷素狂草書及顏真卿楷書等書風持續盛行；另一方面，全國各地受召而至的漢族文士則帶來不同的刺激，例如世祖、成宗朝的趙孟頫帶來復古風潮、主張學習二王，文宗朝的柯九思則由南方帶來大量的古書畫收藏。巎巎身處其中，對這些不同的傳統都極為熟悉。他的「早期」作品處處可見臨習前人的蹤跡，他對黃庭堅、米芾等宋代大家皆曾留心，然受趙孟頫啟發，用功最深的對象是王羲之的古典傳統。他又熟習懷素〈自敘帖〉，將其中鋒使轉、圓細用筆的特性摻揉進二王傳統中，在一三三〇年以後的「中期」作品中發展出「筆畫遒媚，轉摺圓勁」的個人風格。巎巎晚年任官江南，接觸當地的疏放醉書，書風在一三四四年以後又一變，形成「晚期」結合章草

154 「（饒介）……家采蓮涇上，日以觴詠為事。書似懷素，詩似李白。」見錢謙益，《列朝詩集》。王達善：「介之攻於書，評之者謂不減懷素。」轉引自馬宗霍輯，《書林藻鑒》，卷10，頁280上。

155 （明）陶宗儀，《書史會要》，頁460：「（宋廣）……草師懷素，度越流輩。」

156 例如杜裕明，〈從宋克杜甫壯遊詩卷探其草書源流及其影響〉，頁三之6-7。

與今草、獨樹一幟的縱逸風格。

巉巉的書風發展歷程體現了元代書壇的複雜組成，而其面對古典傳統的自由態度則可能與他的非漢族身份有關。如同石守謙對元代其他非漢族書畫家的研究顯示，這些新的書畫創作者一般不似漢族士人嚴肅與執著，而經常有跳脫或混用風格傳統的情形，進而擴大了傳統書畫的形式表現成就。巉巉的個案即是鮮明的例子，他的書風表現最終擺脫了趙孟頫的風格籠罩，在元代諸家中頗為突出；此書風後來又在江南地區廣受歡迎，成為元末明初最重要的行草書風格之一。藉由深入探討巉巉行草書的發展歷程與風格來源，本文期望打破巉巉為蒙元時期非漢族人士「漢化」（或稱「華化」）成功的樣板形象。此個案所顯現的是蒙元時期各族人士密切往來、互相影響的景象，遠非強調單方向文化傳播與接受的「漢化」一詞所能包含。而所謂的「漢文化」（具體就此例而言為書法傳統）亦非一不變而完整的全體。蒙元時期廣大疆域內的士人文化及傳統實具備不同面貌，非漢族人士受其所處地域、文化環境及互動對象的影響，所接觸的士人文化與傳統亦不具一致的內涵與形式。筆者期望巉巉的例子能有助於思考蒙元「多族士人圈」的複雜內涵，並作為更廣泛探索的起點。

〔後記〕

筆者於一九九六年完成的碩士論文以康里巉巉為研究對象，本文改寫自第三章「巉巉的行草書」。自碩士論文完成至今，學界關於元代非漢族士人與書畫家的研究有不少進展，最重要的是「多族士人圈」概念的提出與其具體內涵的討論，元史學者蕭啟慶先生的著作可為代表。筆者在碩士論文中已呈現巉巉的書法風格與文化承繼具有多重來源，非「漢化」一詞可以簡單涵蓋，此次改寫並未改變論點，惟參照蕭啟慶先生關於「多族士人圈」的討論，期能藉之更精確地呈現巉巉在元代書法與文化史上的意義。至於巉巉本身的研究，近年來學界在巉巉生平事跡與交遊方面頗有新獲，書跡考證、訂年、風格發展與分期等問題則進展較少，因此筆者改訂舊文，以補前人未盡之處。

過去筆者主要倚靠羅依果及樓占梅所著《元朝人名錄》搜尋相關人物的史料記載，今天則有網路與電子古籍資料庫作為輔助，使搜尋工作更加快速、搜尋成果更為豐碩。筆者在此次改寫過程中，一方面利用電子古籍資料庫幫助搜尋，補充了許多史料；另一方面重新閱讀文獻與檢視書跡，修正了過去考證及解讀的疏漏。雖然

筆者對巎巎的歷史定位沒有改變，亦維持原有的論述架構，但本文規模較大，內容亦較前豐富。首先，本文不僅補入一九九六年以來之其他學者研究成果，亦將二十世紀初至中期的前人研究作了較全面的檢視，為本研究提供學術史脈絡；其次，原碩士論文所分析的巎巎行草書作品不及二十件，本文增至二十六件（真跡二十五件，再加刻入《澄鑒堂石刻》之偽作一件），文後三個附錄則皆為新增；再者，筆者重訂多件巎巎作品的年代，並為其行草書的發展重新分期；此外，「巎巎行草書的影響」一節增補了多位追隨巎巎書風的元末明初書家；正文各處所引資料與行文語氣也與原論文有許多不同之處。由於改寫幅度甚大，難以一一舉列異同，惟當考證或推論結果與原論文相違時，筆者特別於注釋中說明。

《故宮學術季刊》兩位匿名審稿人惠予修改建議，特此致上謝忱。

蕭啟慶先生不幸於二〇一二年十一月十一日過世，令人無限悵慨，筆者在碩士班就讀期間受其教導與啟發，時時銘感在心，謹以此文獻給他。

附錄一 目前得見之巉巉行草書真跡（含墨跡、刻帖、碑銘）

		年代	作品名稱	內容	款識、用印	現藏地 (或刻帖)	著錄
早期	1	無紀年由內容推估作於英宗至治年間（1321-1323）二十七至二十九歲間	致彥中尺牘（又稱〈十二月十二日帖〉、〈宣使帖〉，墨跡）	康里巉頓首再拜。彥中管〔勾〕賢友足下。十二月十二日，金子振宣使至，得教字，深荷遠懷之至。中間見誨，實是下心，然亦自有公論也。於此足見足下篤于吾眾弟至深，不肖惟多馳感耳。不知來春可果至都否？付下綦桴帽等皆已領。此時請家兄使想已達，度賢友亦必喜也。此間公私皆望家兄早來，聞報吾兄知之。文書一節，克明甚是用心。緣不肖小女病四五十日，竟至逝去，不勝悲塞，奈何奈何。及身常有微恙，不曾與克明相見，近月半日來方出，當與彼論之，後便奉報。未由奉見，願盡珍重理。今因人便，草草不宣。康里巉頓首拜。十二月十四日書。諸般雜色素箋及建連，付來些小為禱。銀朱亦望惠數兩，欲為印色，此中者不可故也。彥中賢友足下。康里巉謹封。	款識：康里巉 鈐印：「巉印」朱文半印一；另一半印不可辨 上款：彥中管〔勾〕賢友足下	國立故宮博物院	卞永譽，《式古堂書畫彙考》法書卷17；《石渠寶笈三編》，卷41，《元人雜書》第一幅（延春閣）
	2	無紀年由內容推估作於天曆二年（1329）以前三十五歲以前	與彥中郎中尺牘（墨跡）	康里巉頓首。彥中郎中吾兄心契。相別兩月餘，不勝渴仰，前知彥中到家，未審二令尊康強否？泊台候復何如？不肖托庇苟安如常，不勞記念。石展事望於家兄處達知，得與衡〔〕一封記事囑之佳。王公處彥中亦當與一封記事。又庫中鈔望彥中於家兄處說得寬至冬至間甚幸。不肖僭言得罪，惟吾兄不見責也，如無用之辯，不急之察，願棄而不治為妙。台性太剛直，人不能堪，自今請小加收斂則盡善矣。比由參會，伏乞善加保愛不宣。康里巉再拜。彥中賢友心契。九月廿三日記事。	款識：康里巉 鈐印：〔無〕 上款：彥中郎中、彥中賢友	東京國立博物館	

	年代	作品名稱	內容	款識、用印	現藏地 (或刻帖)	著錄
3	無紀年 由內容可 推知作於 天曆二 年十月 廿二日 (1329) 三十五歲	與彥中判 州書 (刻帖)	康里巎再拜。彥中判州賢友 執事。近得書知體候清勝， 深慰馳仰。僕九月初北近承 與，五日至車房行在所，面 承恩私，以為禮部第二尚 書。僕拙分量才，不任愧 懼，惟知已不惜見教，其庶 幾少憾不稱之責耶。所寄顏 色九帖及描筆等已領，深感 遠懷之至。今因張錄事便， 謹此。未由相見，以遠大自 愛自重不宣。康里巎再拜。 十月廿二日，買前索交床紙 等，有便付下妙。	款識：康里巎 鈐印：〔無〕 上款：彥中判 州賢友執事	《停雲館法 帖》卷9； 《玉煙堂 帖》卷20	顧復，《平生 壯觀》卷4著 錄一件〈與彥 中判州札〉， 然因未錄信札 內容，無法確 知是否為此件
4	無紀年 以書風推 估作於 天曆二 年左右 (1329) 三十五歲	與承旨相 公書 (刻帖)	前日恭謁值車從往拱衛司寫 碑，不果見而還。磨菇、五 味各一勃，輒令致上，視入 為佳，一二日間當欲前也， 不宣。巎頓首再拜。承旨相 公閣下。六日。	款識：巎 鈐印：〔無〕 上款：承旨相 公閣下	《停雲館法 帖》卷9	
5	無紀年 以書風推 估約作於 天曆二年 (1329) 三十五歲	奉記帖 (又稱 〈與彥中 州判尺 牘〉，墨 跡)	巎再拜奉記。彥中州判賢友 執事者。范渙卿所寄來絨大 二帖已領。前所托者望侍便 人來，甚幸。更望二香卓， 其一小者（高尺餘），欲几 榻間放；其一大者，高博尺 四尺可也。得堅實素木為 之，妙。復望惠及諸樣海 味，有便寄下。輒侍知愛， 故爾叨喋，仍恕干煩也。巎 再拜。	款識：巎 鈐印：〔無〕 上款：彥中州 判賢友執事	北京故宮	《石渠寶 笈》，卷1， 《元名家尺 牘》第8幅 (養心殿) 顧復，《平生 壯觀》卷4著 錄一件〈與彥 中判州札〉， 然因未錄信札 內容，無法確 知是否為此件
6	無紀年 由內容推 估約作於 天曆三年 (1330) 春 三十六歲	與彥中 判州詩 翰（又稱 〈聖安寺 詩〉，刻 帖）	去冬十二月，聖安寺提調水 陸會，本部伯庸尚書及咬 住尚書、梁誠甫侍郎等相訪 畢，咬住尚書邀往其伯父禿 堅帖木兒丞相胡蘆套，盡日 至醉而還，馬尚書作序、詩 及諸公各賦數首。見微荒 惡，遂僂俛應之，寄呈彥中 判州賢友一哂。巎再拜。	款識：巎 鈐印：〔無〕 上款：彥中判 州賢友	《經訓堂法 書》冊6	顧復，《平生 壯觀》卷4著 錄一件〈與彥 中判州札〉， 然因未錄信札 內容，無法確 知是否為此件

	年代	作品名稱	內容	款識、用印	現藏地 (或刻帖)	著錄
			梁國幽亭上，羣賢會集時。 翠濤傳美醞，白雪製新詞。 愛日回春色，陽和遍柳枝。 祇緣僧舍裏，不得共清期。 欲具狀穴中不及，願勿訝也。 屢再拜。			
	7	無紀年 由內容推估作於至順元年 (1330) 或之後不久 三十六歲	草書跋晉人書曹娥碑 (墨跡)	康里巎、遼魯曾同觀于柯氏玉文堂。 款識：康里巎、遼魯曾同觀于柯氏玉文堂 鈐印：〔無〕 上款：〔無〕	遼寧省博物館	《石渠寶笈》，卷4 (養心殿)； 顧復，《平生壯觀》，卷1
中期	8	至順二年冬十月廿八日 (1331) 三十七歲	草書柳宗元梓人傳 (墨跡)	〔柳文不錄〕 康里巎為信卿侍郎書，時至順二年冬十月廿八日也。 款識：康里巎為信卿侍郎書，時至順二年冬十月廿八日也 鈐印：「子山」朱文方印一；「正齋」朱文方印一 上款：信卿侍郎	普林斯頓大學美術館	卞永譽，《式古堂書畫彙考》，法書卷17；安岐，《墨緣彙觀》，法書卷2；吳升，《大觀錄》，卷9上「元賢書法」；吳榮光，《辛丑銷夏記》，卷4
	9	至順三年暮春之月 (1332) 三十八歲	草書跋宋人畫溪山無盡圖卷 (墨跡)	右溪山圖，意韻瀟灑，一見使人有煙霞之想，真可珍藏。又有〔缺〕金諸名勝題其左，兵火之餘，殊不易得也。至順三年暮春之月，康里子山跋。 款識：至順三年暮春之月，康里子山跋 鈐印：〔無〕 上款：〔無〕	克利夫蘭美術館	《石渠寶笈三編》，卷14 (延春閣)
	10	至順四年三月五日 (1333) 三十九歲	草書顏真卿述張長史十二筆法記 (墨跡、刻帖)	〔全文不錄〕 魯公此文議論精絕，形容書法要妙無餘蘊矣。今之曉書意者蓋莫如公，所以及此。至順四年三月五日，康里巎為麓菴大學士書。 款識：至順四年三月五日，康里巎為麓菴大學士書 鈐印：「子山」朱文方印一；「正齋」朱文方印一 上款：麓菴大學士	北京故宮 《三希堂法帖》冊23	《石渠寶笈》卷3下，(御書房)；顧復，《平生壯觀》，卷4

	年代	作品名稱	內容	款識、用印	現藏地 (或刻帖)	著錄
11	無紀年 以書風推 估約作於 至順年間 (1330- 1333) 三十六— 九歲	草書漁父 辭 (墨跡、 刻帖)	[文不錄]	未見	上海博物館 《三希堂法 帖》冊23； 《詒晉齋法 帖》卷3	
12	元統二 年二月 廿三日 (1334) 四十歲	草書唐人 六絕句 (與〈草 書秋夜感 懷詩〉、 〈草書李 太白詩 卷〉合裝 為一卷) (墨跡)	寥落古行宮，宮花寂寞紅。 白頭宮女在，閑坐說玄宗。 〔元稹 行宮〕 日暮蒼山遠，天寒白屋貧。 柴門聞犬吠，風雪夜歸人。 〔劉長卿 逢雪宿芙蓉山主 人〕 童稚苦相問，歸來何太遲。 共誰爭歲月，贏得鬢邊絲。 〔趙嘏 到家〕 歸時日尚早，更欲向芳洲。 渡口水流急，回船不自由。 〔崔國甫 中流曲〕 秋浦錦駝鳥，人間天上稀。 山雞羞潦水，不敢照毛衣。 〔李白 秋浦歌十七首之三〕 公館似仙家，池清竹徑斜。 山禽忽驚起，衝落半巖花。 〔劉禹錫 題壽安甘棠館二首 之一〕 偶然欲作草書，因寫唐人六 絕句。元統二年二月廿三 日，子山識。	款識：偶然欲 作草書，因寫 唐人六絕句。 元統二年二月 廿三日，子山 識。 鈐印：「康里 子山」朱文方 印一 上款：〔無〕	東京國立博 物館	
13	無紀年 推測作於 一三二〇 年代晚期 至一三三 〇年代初 期	遊目帖 (臨《十七 帖》之 〈蜀都 帖〉，墨 跡)	[文不錄]	款識：〔無〕 鈐印：〔無〕	日本廣島 安達萬藏 氏舊藏， 一九四五年 毀於原爆， 現僅存照片	
14	無紀年 推測作於 一三二〇 年代晚期 至一三三 〇年代初 期	七月帖 (臨《淳 化閣帖》 之〈秋月 帖〉，墨 跡)	[文不錄]	款識：〔無〕 鈐印：〔無〕	國立故宮博 物院	《石渠寶笈續 編》，卷28 (重華宮)

	年代	作品名稱	內容	款識、用印	現藏地 (或刻帖)	著錄
15		都下帖 (臨《淳化閣帖》之〈桓公帖〉，墨跡)				
16	無紀年 以書風推估作於一三三〇年代中期約四十歲	姜白石論書 (刻帖)	姜白石論字之「風神」云：「一須人品高，二須師法古，三須筆紙佳，四須險勁，五尚高明，六須向背得宜，七須時出新意。若然，則長者如秀整之士，短者如精悍之徒。瘦者如山澤之臞，肥者如貴游之子。勁者如武夫，媚者如美女。猗斜如醉仙，端楷若賢士。」愚以為雖使右軍復生，必以此論為不忘。不然，焉能服後世哉？因王季德以此紙所書，故為書之。子山。 〔姜夔論字段落出自《續書譜》，惟字句稍有不同〕	款識：子山 鈐印：〔無〕 上款：王季德	梁章鉅，《退庵所藏金石書畫跋尾》，卷7；《寶賢堂集古法帖》卷11；《叢帖目》，冊1，頁204。	梁章鉅，《康里子山草書軸》：「……此幅書姜白石論書語，純用草勢，奇態橫生，絹素完好，邊緣嵌有張米庵題籤一條，蓋清河書畫舫中故物也。公書收藏家所罕有，得此耳目一新。」
17	至元二年二月十七日 (1336) 四十二歲	題周朗杜秋娘圖卷 (墨跡)	〔杜牧詩不錄〕 至元二年歲丙子正月廿四日，冰壺為余畫杜秋娘，遂書杜牧之之詩於其後，二月十七日，子山識。	款識：子山識 鈐印：〔無〕 上款：冰壺（周朗，字朗伯，號冰壺畫隱，活動於十四世紀中後期）	北京故宮	
18	無紀年 以書風推估約作於至元（1335-1340）初年 四十餘歲	草書謫龍說 (墨跡)	〔柳文不錄〕 彥中判府賢友久不睹僕惡札，因草書謫龍說往，想展覽之際如相見也。康里巎再拜。	款識：彥中判府賢友久不睹僕惡札，因草書謫龍說往，想展覽之際如相見也。康里巎再拜。 鈐印：「正齋」朱文方印一；「康里子	北京故宮	郁逢慶，《郁氏書畫題跋記》，卷8；安岐，《墨緣彙觀錄》，法書卷2。吳升，《大觀錄》，卷9。顧復，《平生壯觀》，卷4。

	年 代	作 品 名 稱	內 容	款 識、用 印	現 藏 地 (或刻帖)	著 錄
				山」朱文方印一 上款：彥中判府賢友		
19	無紀年以書風推估約作於至元（1335-1340）初年四十餘歲	跋任仁發畫張果見明皇圖（墨跡）	月山宣慰所畫張果見明皇圖，筆法精妙，人物生動，求之同時蓋不多見，且月山之為人才而智，有益於世，至於水利、錢法皆深造極致，惜乎不遇於世。世之士大夫皆言其精於畫馬，是矣然。因其不遇，但知此而不知彼，宜其爾也。余之三姪大年，月山之婿也，故頗詳其一二云。康里巎巎。	款識：康里巎 鈐印：「子山」；「正齋恕叟」 上款：〔無〕	北京故宮	《秘殿珠林續編》，卷5（乾清宮）
20	至元六年九月（1340）四十六歲	清河郡侯張公神道碑銘（碑銘）	〔文不錄〕	翰林侍講學士通奉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臣歐陽玄奉敕撰奎章閣學士院大學士資政大夫知經筵事臣巎巎奉敕書正奉大夫侍御史臣張起巖奉敕篆	碑在河南鞏縣；中央研究院史語所藏拓片（編號：16134）	孫星衍，《寰宇訪碑錄》，卷12
21	無紀年以書風推估作於1340年左右約四十六歲	草書跋王庭筠畫幽竹枯槎圖卷（墨跡）	黃華先生人品、書畫莫不精妙，是以卿士大夫用寶藏珍玩之，今觀此卷使人情思灑然。於戲安得一夢見之，與之論書哉！康里巎巎識。	款識：康里巎識。 鈐印：〔無〕 上款：〔無〕	日本京都藤井有鄰館	《石渠寶笈續編》，卷29
22	無紀年由內容推估或作於順帝初年（1333-1344）三十九—五十歲	臨十七帖（墨跡）	〈嚴君平帖〉、〈胡毋帖〉、〈兒女帖〉、〈譙周帖〉、〈漢時帖〉、〈諸從帖〉共六帖〔文不錄〕去歲在上都時所臨，殊未能得其萬一耳。	款識：〔無〕 鈐印：〔無〕 上款：〔無〕	北京故宮	《石渠寶笈》，卷1，《宋元寶翰》第30-31幅（養心殿）

		年代	作品 名稱	內 容	款 識、用 印	現藏地 (或刻帖)	著 錄
晚期	23	至正四年五月十六日 (1344) 五十歲	草書跋趙孟頫常清靜經 (墨跡)	趙文敏公好書道經，散在名山甚眾，此其一焉。而王右軍法書流傳於世，唯《黃庭》為稱首。今觀趙公所書〈清靜經〉，飄飄然若蛻骨為仙，凌厲霞表，前輩所稱右軍「灑素寫道經，筆精妙入神」，同歸此意宜矣。至正四年五月十六日，題於杭州河南王第之西樓，康里巎識。	款識：至正四年五月十六日，題於杭州河南王第之西樓，康里巎識 鈐印：「子山」朱文方印一；「正齋恕叟」朱文方印一 上款：〔無〕	弗利爾美術館	張丑，《真迹日錄·二集》；安岐，《墨緣彙觀錄》，法書卷2 另，吳其貞《書畫記》卷2〈趙松雪老君圖絹畫一卷〉記：「氣色尚佳，前畫一老君，畫法不工不簡有意到筆不到之妙。後書其清淨經，書法端楷，丰姿嫵媚，蓋得黃庭之三昧，為神品之書。識六字曰：『水晶宮道人畫。』又有一卷不畫老君，書在紙上是為行書，書法亦妙。後有康里子山題跋，書法流麗，精彩動人。仍有他人跋已忘記矣。」此處文意不明，所記康里子山與他人跋可能接於前件（趙孟頫絹本老君圖連同楷書清淨經）後，亦可能續於後者（趙孟頫行書清淨經，無老

	年 代	作 品 名 稱	內 容	款 識、用 印	現藏地 (或刻帖)	著 錄
						君圖），又現存弗利爾美術館者是否為其中一件，尚待未來研究。
24	至正四年八月十一日（1344）五十歲	草書秋夜感懷詩卷（與〈草書唐人六絕句〉、〈草書李太白詩卷〉合裝為一卷）（墨跡）	元統三年乙亥歲孟秋十七辰丁酉，初夜纔聞蟋蟀聲，秋蟬單啼亦良久。次夜蟬聲更多，中宵酷熱如之何。三更欲盡蟬聲止，蛩聲切切鳴相何。輒願蓐收肅金氣，為運涼飈示秋義。一掃沈陰秋月明，鬱蒸既盡清風至。余作此詩今十年矣，適欲書，偶記而錄之，子山識。時至正四年歲甲申八月十一日，在杭州河南王之西樓。	款識：余作此詩今十年矣，適欲書，偶記而錄之，子山識。時至正四年歲甲申八月十一日，在杭州河南王之西樓。 鈐印：〔無〕 上款：〔無〕	東京國立博物館	
25	無紀年以書風推估作於至正四年左右（1344）五十歲	草書李太白詩卷（與〈草書唐人六絕句〉、〈草書秋夜感懷詩〉合裝為一卷）（墨跡）	天津三月時，千門桃與李。朝為斷腸花，暮逐東流水。前水復後水，古今相續流。新人非故人，年年橋上遊。雞鳴海色動，謁帝羅公侯。月〔落滿〕上陽西，餘輝半城樓。夜冠照雲〔日殘〕，朝下〔散殘〕皇州。〔鞍殘〕馬如飛龍，黃金絡馬頭。行人皆辟易，志氣橫高丘。入門上高堂，列鼎錯珍饈。香風引趙舞，清管隨齊謳。七十紫鴛鴦，雙雙戲庭幽。行樂爭晝夜，自言度千秋。黃犬多嘆息，綠珠成怨雛。何如鷗夷子，散髮棹扁舟。閑書太白一詩，子山識。 〔李白古風五十九首之第十九首〕	款識：閑書太白一詩，子山識。 鈐印：〔無〕 上款：〔無〕	東京國立博物館	

資料來源：筆者據現存墨跡、刻帖、碑銘及文獻整理

附錄二 明清叢帖中的巉巉行草書作品（依刊刻年代排序）

	刻帖名稱	卷(冊)	作品名稱與年代	著錄與相關記載	備註
1	《寶賢堂集古法帖》(1496)	卷11	姜白石論書 無紀年；以書風推估作於1330年代中期，約四十歲 (參見附錄一第16筆)	梁章鉅，《退庵所藏金石書畫跋尾》，卷7；《叢帖目》，冊1，頁204	真 墨跡不存
2	《停雲館法帖》(1537-1560)	卷9	與彥中判州書 無紀年；由內容可推知作於天曆二年十月廿二日(1329)，三十五歲 (參見附錄一第3筆)	《叢帖目》，冊1，頁227	真 墨跡不存
3			與承旨相公書 無紀年；以書風推估作於天曆二年左右(1329)，三十五歲 (參見附錄一第4筆)		真 墨跡不存
4	《玉煙堂帖》(1612)	卷20	與彥中判州書 無紀年；由內容可推知作於天曆二年十月廿二日(1329)，三十五歲 (參見附錄一第3筆)	《叢帖目》，冊1，頁308	與《停雲館法帖》所刻為同一件
5	《式古堂法書》(1667)	卷10	體侯清勝帖	《叢帖目》，冊1，頁362	未見
6	《敬一堂帖》(1715)	冊14	與彥中賢友書(附張燦詩跋)	《叢帖目》，冊1，頁417	未見
7	《李書樓正字帖》(康熙年間，1662-1735)	卷7	三君子詩(?)	《叢帖目》，冊1，頁409	未見
8	《三希堂法帖》(1748-1751)	冊23	草書漁父辭 無紀年；以書風推估約作於至順年間(1330-1333)，三十六至九歲 (參見附錄一第11筆)	《叢帖目》，冊1，頁440	真 墨跡存上海博物館
9			草書顏真卿述張長史十二筆法記至順四年三月五日(1333)，三十九歲 (參見附錄一第10筆)	《石渠寶笈》，卷3下(御書房)；顧復，《平生壯觀》，卷4；《叢帖目》，冊1，頁440	真 墨跡存北京故宮
10	《經訓堂法書》(1791)	冊6	〈與彥中判州詩翰〉(又稱〈聖安寺詩〉) 無紀年；由內容推估約作於天曆三年(1330)春，三十六歲 (參見附錄一第6筆)	《叢帖目》，冊2，頁517	真 墨跡不存

	刻帖名稱	卷(冊)	作品名稱與年代	著錄與相關記載	備註
11	《詒晉齋法帖》 (1805)	卷3	漁父辭 無紀年；以書風推估約作於至順年間(1330-1333)，三十六—九歲	《叢帖目》，冊2，頁568	與《三希堂法帖》刻同
12			三君子詩跋	《叢帖目》，冊2，頁568	未見
13	《小清秘閣帖》 (1812)	卷11	清風嶺古詩	葉盛(1420-1474)，《水東日記》卷24〈達兼善侍郎遷紹興總管，諸公分題作詩餞行得清風嶺，乃為賦清風嶺篇〉；《叢帖目》，冊2，頁584	未見
14	《貞隱園法帖》 (1813)	辛集	?	《叢帖目》，冊4，頁1527	未見 (明)郭秉詹臨書
15	《澄鑒堂石刻》 (1828)	卷2	題蘇軾畫竹軸 至正壬午春(1342)，四十八歲 或為張丑《清河書畫舫》，燕字號第七之 〈跋文同倒垂竹軸〉？(參見附錄三第18筆)	《叢帖目》，冊4，頁1767	偽 墨跡不存
16	《海山仙館藏真續刻》(1849)	卷12	復兄子淵右丞書	《叢帖目》，冊2，頁732	未見
17	《嶽雪樓鑒真法帖》(1880)	未冊	蘇軾書跋(草書十五行) 或為《大觀錄》與《平生壯觀》中所載〈跋蘇長公與李方叔詩卷〉？(參見附錄三第20筆)	吳升，《大觀錄》，卷5「蘇文忠公法書」；顧復，《平生壯觀》，卷2；《叢帖目》，冊2，頁84	未見
18	《壯陶閣帖》 (1912)	冊24	書李白五鶴西北來古詩(附董其昌跋) (參見附錄三第3筆)	《壯陶閣書畫錄》，卷22；《叢帖目》，冊2，頁875	未見
19	《蘊真堂石刻》 (1927)	冊3	與彥中郎中書	《叢帖目》，冊2，頁889	未見

資料來源：筆者以王乃棟，〈西域少數民族書法家遺存作品考〉一文所列為基礎，再參照容庚《叢帖目》所載整理

附錄三 見載於歷代書畫著錄與文獻，然作品已佚之巉巉行草書

(一) 書詩文

	年代	作品名稱	內容	著錄或文獻出處	備註
1	無紀年	隲括古詩 (趙子昂書 騰騰和尚歌 巉巉子山隲括 古詩合卷)	古詩云：「吾生落 落果何為，世事紛 紛了無期。少算人 皆嘲我拙，多求我 亦嘯人癡。堤花密 密疏疏蕊，溪柳長 長短短枝。萬事欲 齊齊不得，天機正 在不齊時。」獨前 二句不稱，覺其人 尚有乖氣也，因隲 括之云：「不將生 機問修為，物外紛 紛無了期。少算我 亦多算好，多求人 少求癡。堤花密 密疏疏蕊，溪柳長 長短短枝。萬事欲 齊齊不得，天機正 在不齊時。」康里 巉巉子山。	卞永譽，《式古 堂書畫彙考》， 法書卷20	後有明代劉師邵（姓亦作鎬， 約活動於十五世紀中）跋與張 燦〈趙巉二公翰墨歌〉。
2	無紀年	書柳宗元捕 蛇者說	〔柳文不錄〕 為曾君雋書。	林弼（活動於 十四世紀晚 期），《登州 集》，卷23； 胡廣（1369- 1418），《胡文 穆公文集》，卷 18	林弼，〈書張師夔所藏康里子 山書捕蛇者說卷後〉：「康里 文獻公真草書入妙品，此卷又 得健筆佳紙之助，故馳騁精神 略無蹇滯，又妙中之尤妙者 也。師夔張公以翰墨為僉憲趙 公宗吉所重，故特以此歸之。 嗟夫！康里公之所以書，趙公 之所以重，張公之所以寶而藏 者，得無意歟？誠以是篇足以 為為政者規，非徒寓意翰墨而 已。九原不作，惜不多得數十 本以歸於人人也。」 胡廣，〈書巉巉子山所書捕蛇 者說〉：「右元康里子山所書 唐柳子厚捕蛇者說，題其後曰 為曾君雋書。筆勢超邁，俊麗 可愛。……余嘗觀其以子厚梓 人傳反覆論說於其君之側，今 是篇者豈徒然乎？亦必有所謂 也。其筆法之妙，如精金美

	年代	作品名稱	內 容	著錄或文獻出處	備 註
					玉，自有定價，不待予之評論，余言亦豈能為之輕重哉？工科給事中葛中遜氏，曾君之裔孫，家藏此卷，出以示余，求題其後，故特發其微意如此云。」
3	無紀年	書李白五鶴西北來古詩（參見附錄二第18筆）		《壯陶閣書畫錄》，附錄	刻入《壯陶閣法帖》冊24，後附董其昌跋。
4	無紀年	書杜詩長卷		張丑，〈南陽法書表〉，收入《張氏四種》	後有元人跋。韓世能家舊藏。
5	無紀年	書懷素自敘		顧復，《平生壯觀》，卷4	「白宋紙。草書兼行，字可徑寸。無款，後有墨池二字圖書。」
6	無紀年	書漢延淑堅與李文德書		倪謙（?-1479），《倪文僖集》，卷24	〈跋康里子山墨蹟〉：「……此跡乃其所書漢延淑堅與李文德書也。觀其筆畫遒勁，轉摺圓勁，信乎為可寶也，虞邵菴以謂清慎明哲之所寄興，諒固然矣。臨淮彭茂宰博雅好古，其襲藏乎此者，蓋亦尚友之意乎？」
7	無紀年	寫歸去來辭字冊		葉恭綽（1881-1968），《矩園書畫記》	
8	無紀年	詩二首		顧復，《平生壯觀》，卷4	「黃蠟箋。無款。有子山圖書。草書甚佳。」
9	無紀年	絕句一首		謝希曾，《契蘭堂所見書畫》，卷1	〈元人四詩卷〉：「鮮于太常絕句兩首，康里承旨一首，字俱草率。張伯雨、白湛淵兩首書稍勝。陸泰安所藏。」
10	無紀年	（項元汴藏元人書卷中之一幅）		卞永譽，《式古堂書畫彙考》，法書卷24	「文三橋與墨林十九札：……其元人卷，魏公筆亦精妙，伯溫太樸皆以四體，而吳孟思趙期頤之篆亦表表者，柯九思、 <u>康里子山</u> 皆可觀，但李存及解縉紳欠佳耳。草草奉復，不能盡。彭頓首。墨林尊兄。」

(二) 臨書

	年代	作品名稱	內容	著錄或文獻出處	備註
11	泰定四年 (1327) 正月廿九日	臨懷素草書一卷	「草書不可識，卿字少於即；草書不可知，甚字少於其；草書不可道，于字何曾草。所貴者筆圓，所尚者筆老。獻之答謝安云，世人那得知耳。」右懷素臨草書帖，前于秘府中見之，點畫雄邁，神妙無方，故記其語而臨之，豈能得其萬一耳。泰定四年(1327)正月廿九日。	戴良(1317-1383)，《九靈山房集》，卷19；詹景鳳，《詹東園玄覽編》，卷3	戴良，〈跋康里公臨懷素論草書帖〉：「右懷素論草書帖語，康里文獻公所臨。按懷素唐僧，字藏真，以善草書擅名大曆間。頃見一帖云：『王右軍草書不如張芝』，又一帖云：『張芝草書非老僧莫入其體』，則懷素自謂抗芝而過右軍矣。不知此論然乎？否乎？藝家相薄，豈自昔有之乎？文獻公書名之重不在懷素下，其跋此帖乃尊之為奇寶，視懷素之論右軍抑何過厚耶？與權家藏此卷，非獨愛其字畫之妙，蓋亦重其德矣。」
12	無紀年	臨懷素自敘卷		卞永譽，《式古堂書畫彙考》，法書卷17	

(三) 題跋

	年代	作品名稱	內容	著錄或文獻出處	備註
13	無紀年	跋閻立德王會圖（又稱「職貢圖」）	余觀閻立德所畫王會圖，本諸唐貞觀間太宗事，可見古之先君以德歸萬國。蓋昔三代盛時，化格昆蟲鳥獸，民俗敦美，周之民從之如歸市。夫帝王之治，順之則歸，逆之則去，後至戰國暴秦以下，無可觀者。太宗平定之後，以詩書賜外邦，文化所至，率賓遐荒其庶幾乎。有國家者觀此孰無感焉。是圖誠為後世珍鑒，又非庸常繪畫所能以擬也耶，是宜寶也。子山記。〔子山〕〔正齋恕叟〕。	張丑，《真迹日錄·二集》；吳升，《大觀錄》，卷11「隋唐五代名畫」；《石渠寶笈》，卷32（御書房）	屢屢跋後有學書於屢屢之王餘慶跋。

	年代	作品名稱	內容	著錄或文獻出處	備註
14	無紀年	跋閭立本王會圖		張丑，《真迹日錄·初集》	「絹本，大著色，前後凡廿四國，每國標題字頗拙樸，不入真賞。後有 <u>康里子山</u> 等三跋。」
15	無紀年	跋韓幹圉人獻馬圖（或稱「圉人呈馬圖」）	余見所謂韓馬者不記幾本，未有能及此卷精妙，仲明其珍藏之。康里巎巎。（鈐印一「子山」）	詹景鳳，《詹東圖玄覽編》，卷1；《石渠寶笈續編》，卷64	「一馬一人，其用筆與敷色皆古雅。前有徽宗題字，後有趙松雪、袁清容、 <u>康里承旨</u> 諸名人跋十餘家，皆真迹本。元內臣疇齋首自跋二十餘字，亦道勁。今在劉宮保子大。」
16	無紀年	跋韓幹雙騎圖		張丑，《南陽名畫表》，收入《張氏四種》	韓世能家舊藏。 「蘇子瞻題，米芾等題名，趙子昂、 <u>康里子山</u> 跋。」
17	無紀年	跋韓幹二駿圖	李白天馬二詩	顧復，《平生壯觀》，卷6	「絹高尺許，長倍之。宣和六璽俱全，有集賢院御書墨印一方，此南唐李氏收藏用野。本身徽宗墨書韓幹真迹，丁亥御札押，後則康里巎巎寫李太白天馬二詩，甚精。向在廣陵江孟明所。」
18	無紀年	跋文同倒垂竹軸 或為《澄鑒堂石刻》卷2所刻之巎巎題（參見附錄二第15筆）		張丑，《清河書畫舫》，燕字號第七	「又見洋洲絹本倒垂竹巨幅。按款作于熙寧二年，本身上有子山、伯機等三詩，神采煥發，足稱神品。」
19	無紀年	跋秦觀小字黃庭經		張丑，《清河書畫舫》，點字號第九	「秦少游小楷黃庭經，在長洲黃氏，質山公故物也。其書于緊密中特姿媚飄逸，較海岳翁臨本可方駕云。後有吳傳朋、李泰發、鮮于伯機、 <u>康里子山</u> 四跋尾，皆極贊美之。」
20	無紀年 （約作書於1341年或之前）	跋蘇長公與李方叔詩卷 或為《嶽雪樓鑒真法帖》未冊中所刻〈蘇軾書跋（草書十五行）〉？	東坡先生一代偉人而于李方叔拳拳若此，然則李君之為人大略可知矣。同時之人雖有中第者，或有無益于時，無聞于後者，視李君何如其得失也。東坡先生平生為小人所憎嫉，而身沒	吳升，《大觀錄》，卷5「蘇文忠公法書」； 顧復，《平生壯觀》，卷2	此卷後有諸多宋元明人題跋與觀款：（宋）錢魯望、吳泳；（元）康里子山、王士點、周伯琦、王沂；（明）侯復、熊釗、胡儼等。王士點之觀款署年「至元庚辰十二月乙酉」，即一三四一年初，緊鄰其前的康里子山跋當作於此前不久。

	年 代	作品名稱	內 容	著錄或文獻出處	備 註
		(參見附錄二第17筆)	名存，百世敬仰。得其一字尚知寶愛，矧當時為所敬愛得其言者哉。此皆當時之小人雖妒忌而無可為計耶。子山書。		
21	無紀年	跋米芾三接帖		李日華，《味水軒日記》，卷4「萬曆四十年九月三日」	「米元章三接帖真迹。芾睹報承有三接之喜，深副友生之望。馬上之語，自此應乎？速尋第為佳，累欲詣見，以出入無容身處故爾。芾惶恐，子昭學士，李蜀潛賃王宅十千，可住曹門內。右米南宮三接帖，故松雪齋藏物也，曾經鮮于太常、康里學士品題，趙魏公亦自有跋識。兩朝墨妙，片楮爛然。先司徒公寶惜，不啻拱壁。余十襲存笥，出入必攜。曩落職過維揚，臥病蕭齋，跋尾竟為好事者割裂而去。賴神物有護呵，尚存此帖。邇來展玩，輒惆悵累日，吾子孫勿輕示人也。弘治二年八月，翁洪記字守洪。」
22	無紀年	跋米芾雲山遠樹圖		張丑，〈南陽名畫表〉，收入《張氏四種》	韓世能家舊藏。
23	無紀年	跋趙孟頫跋靜心本蘭亭	右定武蘭亭，乃神妙之本，其實藏之，不可輕易與人也。康里巎巎題。	李日華，《味水軒日記》，卷7；汪珂玉，《珊瑚網》，卷19；卞永譽，《式古堂書畫彙考》，法書卷5；顧復，《平生壯觀》，卷4	
24	無紀年	跋趙孟頫桃源圖卷	望夷宮中鹿為馬，秦人半死長城下。避世不獨商山翁，亦有桃源種桃者。一來種桃不計春，采花食實枝為薪。兒孫長此與世隔，知有父子無君臣。漁郎放舟迷遠	佚名，《十百齋書畫錄》，己卷（約成書於清康熙年間）	尚有鮮于樞、阿里不花等元人題跋。

	年代	作品名稱	內容	著錄或文獻出處	備註
			近，花間一見驚相問。世上空知古有秦，山中豈料今為晉。聞道長安吹戰塵，東風回首亦沾巾。重華一去不復得，天下紛紛歷幾秦。康里巎巎書。		
25	無紀年	跋管道昇叢玉圖卷	渭川千畝此琅玕，可笑湘妃淚點斑。萬古清風播巖瀨，何人此日過嚴灘。子山書。	《石渠寶笈》，卷5（養心殿）	

（四）尺牘

	年代	作品名稱	內容	著錄或文獻出處	備註
26	無紀年	不明（「元賢翰札疏」中一札）		郁逢慶，《續郁氏書畫題跋記》，卷7；汪珂玉，《珊瑚網》，卷12；卞永譽，《式古堂書畫彙考》，法書卷23	「右前海寧同知楊性所藏先友遺迹一卷，凡十一人，詩文若干篇。……性言其所散者，趙文敏公、 <u>康里巎公</u> 、仲弘楊先生、眾仲陳先生、道士張伯雨，則又無愧柳記多矣。……齊郡張紳拜手謹題。」

（五）其他

	年代	作品名稱	內容	著錄或文獻出處	備註
27	無紀年	不明（「康里承旨遺墨」）		陳基，《夷白齋稿》外集	跋康里承旨遺墨：「古故翰林學士承旨康里公遺墨四帖，其後兩帖乃公在宣文閣時所書以遺基，而基轉以予顧君仲瑛者。今年孟春過玉山草堂，仲瑛出以見示，伏而玩之，恍如見公與王右軍父子翱翔於天門鳳閣之上，而蛟龍鸞鶴為之先後也。九原不可復作，尚幸數從仲瑛游時一披展，俯仰今昔，得不重為增慨乎。」
28	無紀年	不明（劉子欽藏六帖之一）		胡廣（1369-1418），《胡文穆公文集》，卷17	題劉子欽所藏六帖：「……自 <u>康里公</u> 、余忠宣公而下六人，學問、名節、文章、才藝表表於世，故雖一帖之微而人愛敬珍襲有如拱璧。……」

資料來源：筆者據著錄與文獻整理

引用書目

一、傳統文獻

- (唐)張彥遠,《法書要錄》,北京:人民美術出版社,1984。
- (宋)周密,《雲煙過眼錄》,收入《叢書集成新編》,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5,冊50。
- (宋)陳思輯,《書苑菁華》,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3。
- (元)王逢,《梧溪集》,北京:中華書局,1985。
- (元)王惲,《秋澗大全集》,收入《元人文集珍本叢刊》,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5,冊2。
- (元)周伯琦,《近光集》,國家圖書館藏善本書。
- (元)姚桐壽,《樂郊私語》,收入《叢書集成新編》,冊95。
- (元)姚燧,《牧庵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9,原式精印大本四部叢刊正編,冊68。
- (元)胡祇通,《紫山大全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1986,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1196。
- (元)納延(新),《金臺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1215。
- (元)袁桷,《清容居士集》,原式精印大本四部叢刊正編,冊67。
- (元)黃潛,《金華黃先生文集》,上海:上海商務印書館,1936,四部叢刊初編,冊304-305。
- (元)楊維禎,《東維子文集》,原式精印大本四部叢刊正編,冊71。
- (元)楊載,《楊仲弘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1208。
- (元)熊夢祥著、北京圖書館善本組輯,《析津志輯佚》,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
- (元)趙孟頫,《松雪齋文集》,原式精印大本四部叢刊正編,冊67。
- (元)鄭元祐,《僑吳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1216。
- (元)戴良,《九靈山房集附補編》,北京:中華書局,1985。
- (元)蘇天爵輯撰、姚景安點校,《元朝名臣事略》,北京:中華書局,1996。
- (明)朱存理撰、(明)趙琦美編,《趙氏鐵網珊瑚》,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815。
- (明)文徵明等摹、松田溟南釋文,《袖珍停雲館法帖》,東京:西東書房,1956。
- (明)方孝孺,《遜志齋集》,收入《萬有文庫·第二集》,上海:商務印書館,1935,冊471。
- (明)王鏊、吳寬等,《正德姑蘇志》,收入《天一閣藏明代方志選刊續編》,上海:上海書店,1990。
- (明)朱奇源集刻、晉祠博物館編著,《寶賢堂集古法帖》,北京:文物出版社,2002。

- （明）宋濂等撰；楊家駱主編，《元史》，臺北：鼎文書局，1981。
- （明）郁逢慶，《郁氏書畫題跋記》，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1996，中國書畫全書，冊 4。
- （明）徐一夔，《始豐稿》，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1229。
- （明）陶宗儀，《書史會要》，上海：上海書店，1984。
- （明）楊士奇，《東里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1239。
- （明）解縉，《文毅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1236。
- （明）詹景鳳，《詹東圖玄覽編》，中國書畫全書，冊 4。
- （明）蘇伯衡，《蘇平仲文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1228。
- （明）釋來復，《蒲庵集》，收入《禪門逸書·初編》，臺北：明文書局，1980，冊 7。
- （清）卞永譽，《式古堂書畫彙考》，中國書畫全書，冊 6。
- （清）安岐，《墨緣彙觀錄》，收入《叢書集成新編》，冊 51。
- （清）吳升，《大觀錄》，中國書畫全書，冊 8。
- （清）吳式芬，《攔古錄》，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續修四庫全書，冊 895。
- （清）吳廷燮編，〈元行省丞相平章政事年表〉，收入《二十五史補編》，臺北：臺灣開明書店，1959，冊 6。
- （清）吳其貞，《書畫記》，中國書畫全書，冊 8。
- （清）吳榮光，《辛丑銷夏記》，中國書畫全書，冊 13。
- （清）李銘皖，譚鈞培修，馮桂芬纂，《（同治）蘇州府志》，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1。
- （清）孫星衍，《寰宇訪碑錄》，收入《石刻史料新編·第一輯》，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77，冊 26。
- （清）高士奇，《江村銷夏記》，中國書畫全書，冊 7。
- （清）張廷玉等撰；楊家駱主編，《明史》，臺北：鼎文書局，1980。
- （清）梁章鉅，《退庵所藏金石書畫跋尾》，中國書畫全書，冊 9。
- （清）畢沅編，《經訓堂法帖》，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96。
- （清）黃宗羲撰，全祖望等補修，《宋元學案》，上海：世界書局，1936。
- （清）錢泳刻，《澄鑒堂法帖》，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96。
- （清）錢謙益，《列朝詩集小傳》，收入周駿富編，《明代傳記叢刊》，臺北：明文書局，1991，冊 11。
- （清）顧復，《平生壯觀》，中國書畫全書，冊 4。
- 國立故宮博物院編印，《秘殿珠林·石渠寶笈》，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71。
- 國立故宮博物院編印，《秘殿珠林·石渠寶笈·續編》，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71。

國立故宮博物院編印，《秘殿珠林·石渠寶笈·三編》，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69。

柯邵忞，《新元史》，北京：中國書店，1988。

馬宗霍輯，《書林藻鑒·書林記事》，北京：文物出版社，1984。

《書跡名品叢刊·元·鮮于樞·康里子山集》，東京：二玄社，1967。

二、近代論著

王乃棟，〈西域少數民族書法家遺存作品考〉，《故宮博物院院刊》，1989年1期，頁80-88。

王乃棟，〈康里子山的族屬及其書法藝術的探索〉，《新疆社會科學》，1985年4期，頁117-120。

王連起，〈元代少數民族書法家及其書法藝術〉，《故宮博物院院刊》，1989年2期，頁68-81。

王連起，〈趙孟頫及其書法藝術簡論〉，《故宮博物院院刊》，1994年2期，頁40-65。

王連起主編，《元代書法》，香港：商務印書館（香港）有限公司，2001。

王連起主編，《宋代書法》。香港：商務印書館（香港）有限公司，2001。

王連起主編，《故宮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大系·元代書法》，上海：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2001。

王頌，〈字得晉意：元康里人巉巖家世、仕履和作品〉，收入氏著，《西域南海史地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頁258-274。

北京故宮博物院編，《中國書蹟大觀·壹·北京故宮博物院·上》，東京：講談社，1985。

石守謙、葛婉章主編，《大汗的世紀：蒙元時代的多元文化與藝術》，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2001。

石守謙，〈衝突與交融：蒙元多族士人圈中的書畫藝術〉，收入石守謙、葛婉章主編，《大汗的世紀：蒙元時代的多元文化與藝術》，頁202-219；後收入氏著，《從風格到畫意：反思中國美術史》，臺北：石頭出版社，2010，頁121-166。

何傳馨，〈乾隆的書法鑑賞〉，《故宮學術季刊》，21卷1期，2003年秋季，頁31-63。

何傳馨等編，《晉唐法書名蹟》，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2008。

杜裕明，〈從宋克杜甫壯遊詩卷探其草書源流及其影響〉，收入中華民國書法教育學會印行，《一九九〇年書法論文徵選入選論文集》，臺北：蕙風堂，1990，頁三之1-25。

周倜主編，《中國歷代書法鑑賞大辭典》，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1990。

宗典編，《柯九思史料》，上海：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1985。

祁小春編著，《王羲之《十七帖》彙考》，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2011。

姜一涵，《元代奎章閣及奎章人物》，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81。

胡海帆、湯燕編，《北京大學圖書館新藏金石拓本菁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

容庚，《叢帖目》，臺北：華正書局，1984；香港：中華書局香港分局，1986。

徐邦達，《古書畫偽訛考辨》，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84。

浙江大學中國古代書畫研究中心編，《海外藏中國法書集·日本卷》，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08，冊2。

耿世民，〈回鶻文亦都護高昌王世勛碑研究〉，《考古學報》，1980年4期，頁515-529。

啟功，〈孫過庭《書譜》考〉，收入氏著，《啟功叢稿·論文卷》，北京：中華書局，1997，頁81-114。

國立故宮博物院編輯委員會編，《故宮歷代法書全集》，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77，冊3。

國立故宮博物院編纂委員會編，《元人墨蹟集冊·故宮法書（十八）》，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75。

張光賓，〈元玄儒張雨及其書法〉，收入國立故宮博物院編輯委員會編，《中華民國建國八十年中國藝術文物討論會論文集·書畫（上）》，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92，頁239-278。

張佳傑，《康里巎巎》，臺北：石頭出版社，2006。

張怡芳，〈淺析康裡巎巎的書法藝術〉，《書畫藝術學刊》，11期，2011年12月，頁427-440。

張金梁，〈康里子山名字考〉，《古籍整理研究學刊》，2007年4期，頁3-6。

陳垣，《元西域人華化考》，收入氏著，《勵耘書屋叢刻》，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1982。

陳階晉，〈行走於蒙元的藝廊裡：「大汗的世紀」特展 元康里巎巎（原題康里巎）致彥中尺牘〉，《故宮文物月刊》，225期，2001年12月，頁32-33。

傅申，《元代皇室書畫收藏史略》，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81。

黃文弼，〈亦都護高昌王世勛碑復原并校記〉，《文物》，1964年2期，頁34-43。

黃惇，〈趙孟頫與子淵刻帖略論〉，收入《書畫為寄：趙孟頫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杭州：中國美術學院出版社，2007，頁1-8。

黃惇，《從杭州到大都——趙孟頫書法評傳》，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2003。

劉正成主編，《中國法書全集·46·康里巎巎、楊維禎、倪瓚卷》，北京：榮寶齋出版社，2000。

盧慧紋，〈元代書家康里巎巎研究〉，臺北：國立臺灣大學藝術史研究所碩士論文，1996。

盧慧紋，〈唐至宋的六朝書史觀之變：以王羲之樂毅論在宋代的摹刻及變貌為例〉，《故宮學術季刊》，31卷3期，2014年春季，頁1-56。

蕭啟慶，〈元色目文人金哈刺及其「南遊寓興詩集」〉，《漢學研究》，13卷2期，1995年12月，頁1-14；後收入氏著，《元朝史新論》，臺北：允晨文化實業公司，1999，頁299-322。

蕭啟慶，《九州四海風雅同：元代多族士人圈的形成與發展》，臺北：中央研究院；聯經出版

- 公司，2012。
- 謝稚柳，《鑒餘雜稿》，北京：人民美術出版社，1989。
- 羅依果 (Igor de Rachenwiltz)、樓占梅 (May Wang) 著，《元朝人名錄》，臺北：南天書局，1988。
- 二玄社編集，《蘭千山館書畫》，東京：二玄社，1978。
- 下中彌一郎編，《書道全集・12・中國 元、明 I》，東京：平凡社，1956。
- 大阪市立美術館編，《海を渡った中國の書：エリオット・コレクションと宋元の名蹟》，大阪：讀賣新聞社，2003。
- 中田勇次郎、傳申編著，《歐米收藏中國法書名跡集》，東京：中央公論社，1981，冊 3。
- 北村高，〈元代オルコ系色目人・康里巎巎について〉，《龍谷史壇》，85 號，1984 年 12 月，頁 13-41。
- 田村實造，〈烏丹城附近の元碑を探る〉，《蒙古學》，1 號，1937 年 4 月，頁 68-82。
- 吉川幸次郎，〈元の諸帝の文學〉，收入氏著，《吉川幸次郎全集》，東京：筑摩書房，1969，冊 15，頁 232-303（原發表於 1943-1945 年）。
- 西川寧，〈王庭筠の幽竹枯槎圖卷〉，《書品》，30 號，1942 年 7 月，頁 2-37。
- 西川寧，〈壺月軒記と草玄閣詩・次韻詩冊〉，《書品》，90 號，1958 年 6 月，頁 2-8、53。
- 西林昭一，〈十七帖解説〉，《中國法書選 14・十七帖二種》，頁 75。
- 杉村邦彦，〈王羲之「遊目帖」考〉，《書論》，36 號，2008 年 8 月，頁 85-120。
- 松井如流，〈王羲之の墨跡〉，《書品》，13 號，1951 年 2 月，頁 2-5。
- 松井如流，〈康里子山の書〉，《書品》，46 號，1954 年 2 月，頁 5-8。
- 神田喜一郎，〈元の文宗の風流について〉，收入羽田博士還曆記念會編，《（羽田博士頌壽記念）東洋史論叢》，京都：東洋史研究會，1950，頁 477-488。
- 高島菊次郎鑒纂，杉村勇造解説，高島泰二編次，《槐安居樂事：宋元明清法書法帖碑拓》，東京：求龍堂，1964。
- 鈴木敬，《中國繪畫總合圖錄》，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82-1983。
- 《書苑》，5 卷 6 號，1941 年。
- Cleaves, Francis Woodman. "K'uei-K'uei or Nao-nao?"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10, no. 1 (1947): 1-12.
- Cleaves, Francis Woodman. "The Sino-Mongolian Inscription of 1335 in Memory of Chang Ying-jui."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13, no. 1/2 (1950): 1-131.
- Cleaves, Francis Woodman. "Sino-Mongolian Inscription of 1338 in Memory of Jigün-tei."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14, no. 1/2 (1951): 1-104.
- Fu, Marilyn Wong. "Xianyu Shu's Calligraphy and His 'Admonitions' Scroll of 1299." Ph.D.

dissertation, Princeton University, 1983.

Fu, Shen C. Y., Marilyn W. Fu, Mary G. Neill, and Mary Jane Clark. *Traces of the Brush: Studies in Chinese Calligraphy*.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Art Gallery, 1977.

Harrist, Robert E., Jr., and Wen C. Fong. *The Embodied Image: Chinese Calligraphy from the John B. Elliott Collection*. Princeton, N.J.: The Art Museum, Princeton University, 1999.

Ho, Wai-kam, Sherman E. Lee, Laurence Sickman, and Marc F. Wilson. *Eight Dynasties of Chinese Painting: The Collections of the Nelson Gallery-Atkins Museum, Kansas City, and the Cleveland Museum of Art*. Cleveland, OH: Cleveland Museum of Art, 1980.

Kangli Naonao (1295-1345) and His Cursive Calligraphy: Reconsidering “Sinification” during the Mongol Yuan Period

Lu Hui-wen
Graduate Institute of Art History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Abstract

Kangli Naonao is one of the most acclaimed calligraphers of the Mongol Yuan period (1260-1368). The Kangli clan was of non-Han origin, but starting with Naonao's father in the late 1290s, the family produced accomplished Confucian scholars, politicians, and poets. Naonao himself was especially successful and since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has come to represent the sinification of non-Han people during the Mongol Yuan period.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Naonao's cursive calligraphy, totaling twenty-five pieces on paper and in stone, tracing their stylistic origins and tackling problems of dating and authentication. I demonstrate that Naonao's calligraphy shows stylistic elements from various geographical regions and subcultural groups. This encourages us to ponder whether the “Sinification” model is adequate in considering the complex cultural scenario in the Mongol Yuan empire with its enormous territory and multiple ethnic groups.

Keywords: Kangli Naonao, cursive calligraphy, Sinification, Mongol Yua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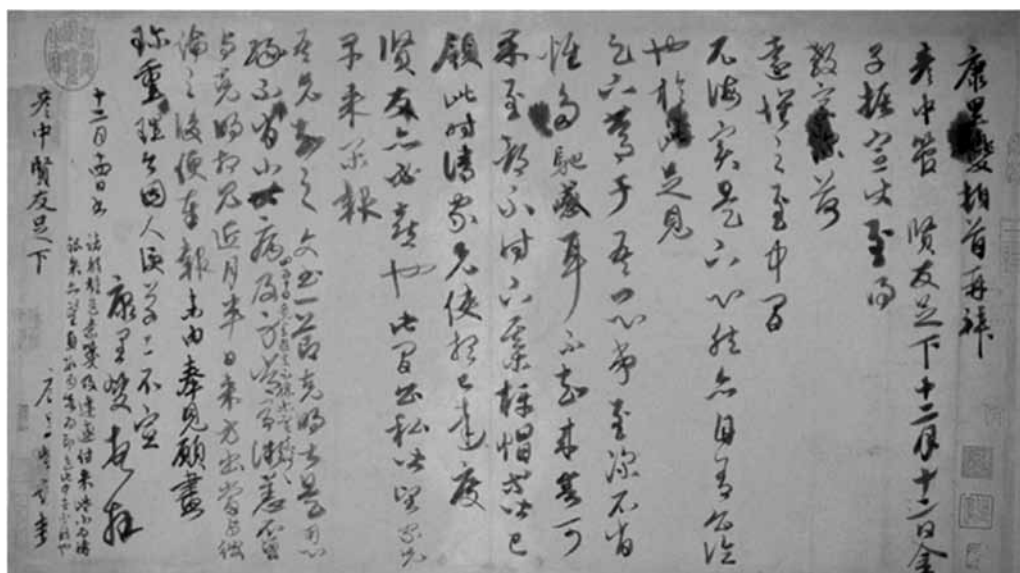


圖1 元 康里巎巎 致彦中尺牘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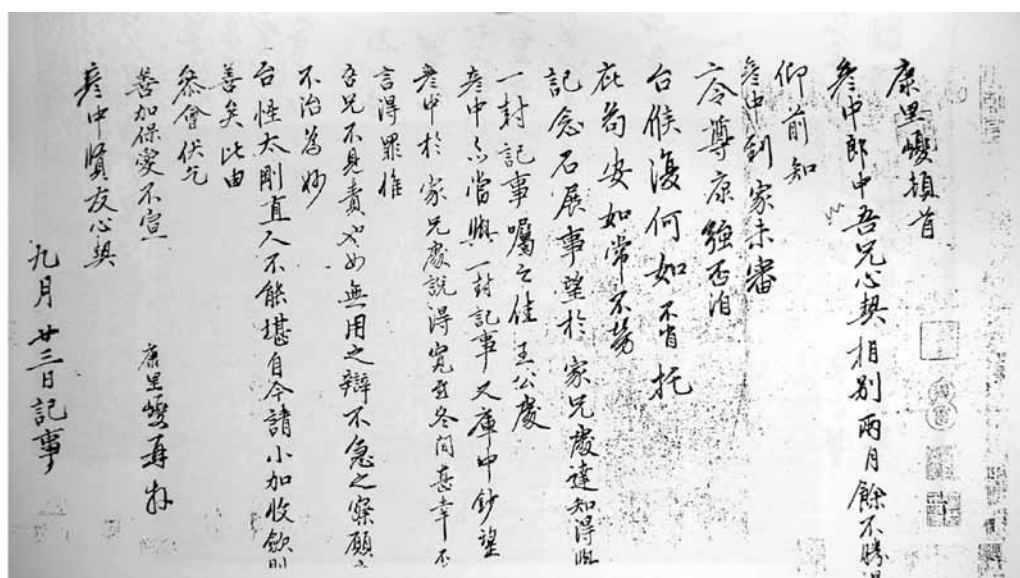


圖2 元 康里巎巎 與彦中郎中尺牘 東京國立博物館藏



圖3 元 康里巎巎 與彦中判州書 取自《停雲館法帖》 卷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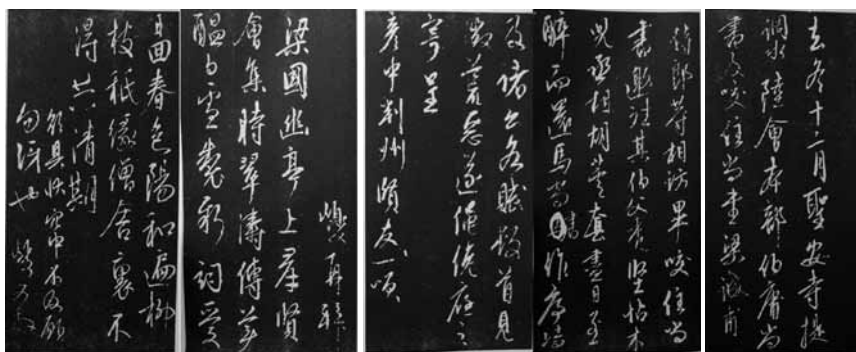


圖4 元 康里巎巎 與彥中判州詩翰 取自《經訓堂法帖》 冊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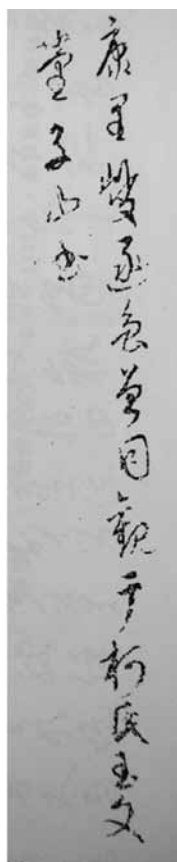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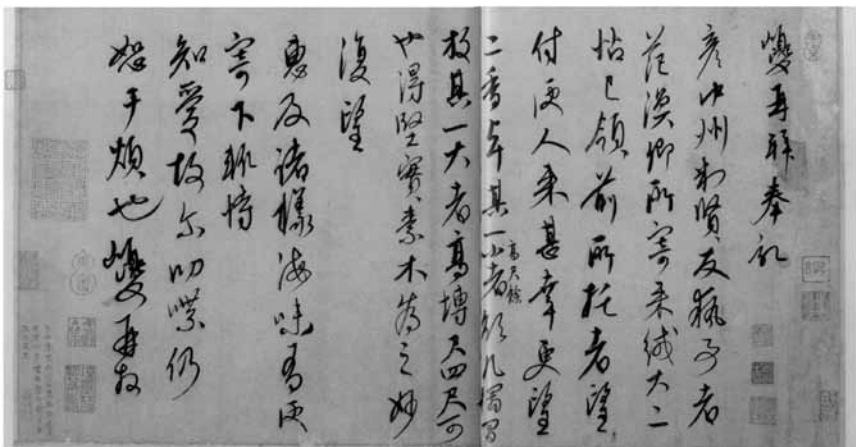
圖7 元 康里巎巎
跋晉人書曹娥碑
遼寧省博物館藏

圖5 元 康里巎巎 奉記帖 北京故宮藏



圖6 元 康里巎巎 草書謫龍說卷 北京故宮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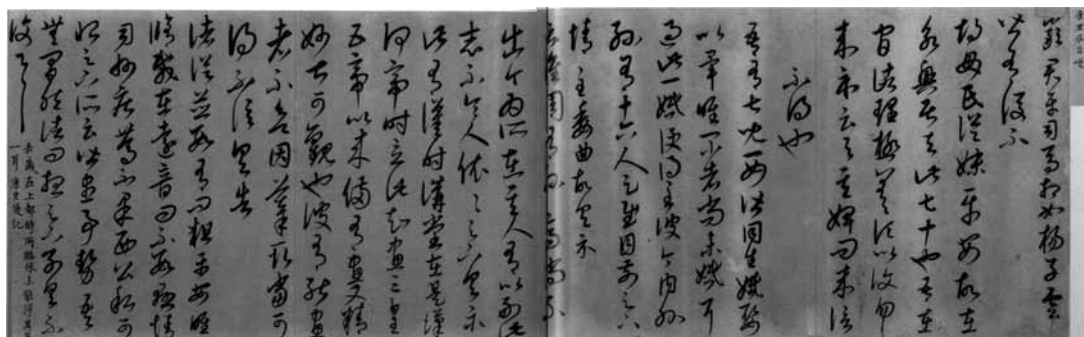


圖8 元 康里巒巒 臨十七帖 北京故宮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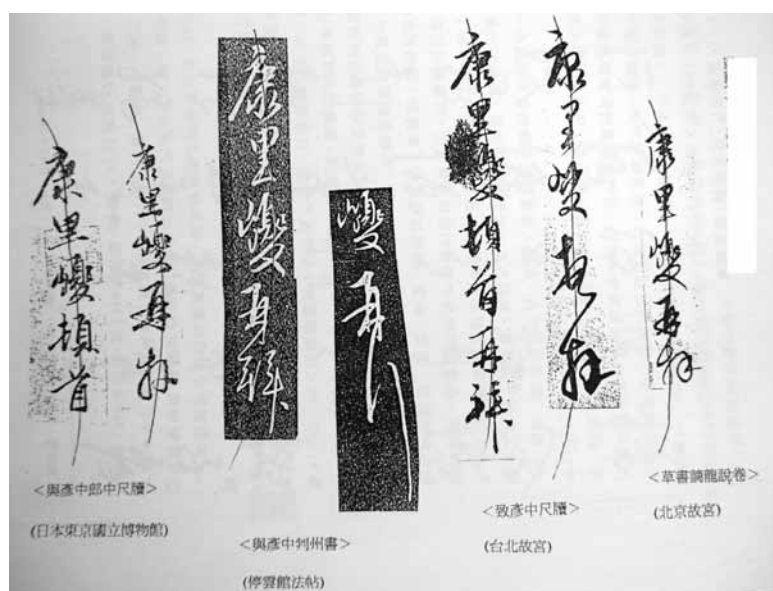


圖9 康里巒巒簽款比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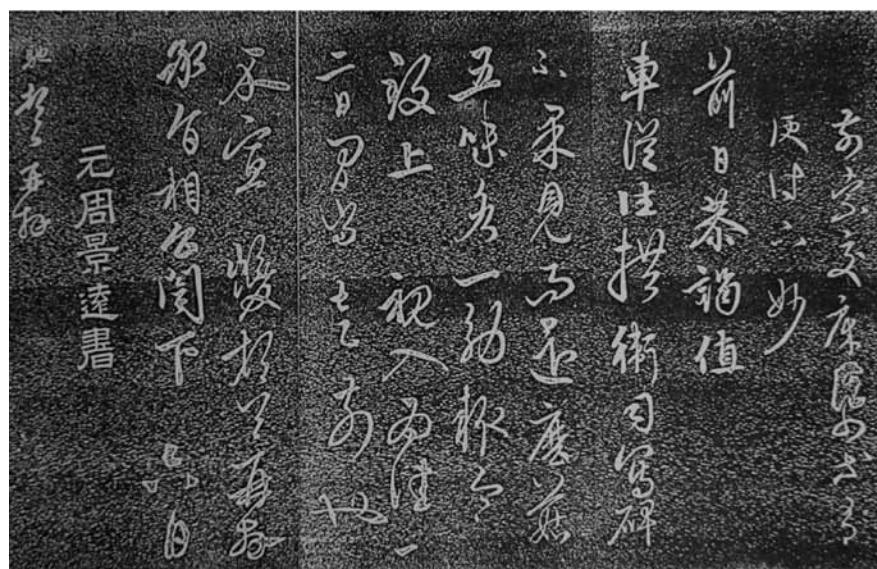


圖10 元 康里巒巒 與承旨相公書 取自《停雲館法帖》 卷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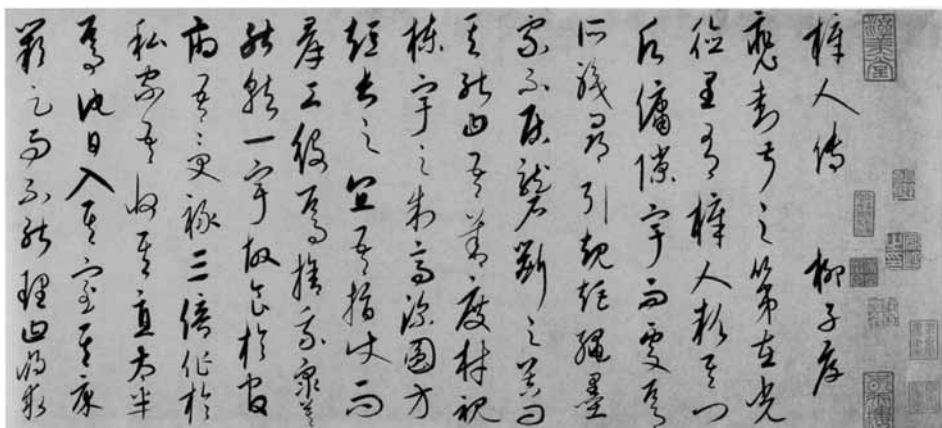


圖11 元 康里巎巎 草書柳宗元梓人傳 至順二年(1331) 局部 普林斯頓大學美術館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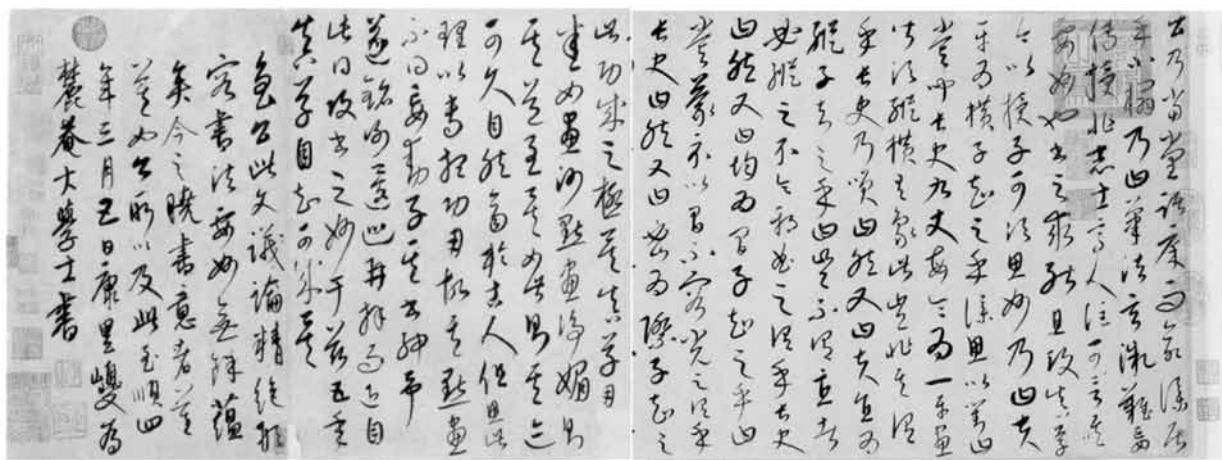


圖12 元 康里巎巎 草書顏真卿述張長史十二筆法記 至順四年(1333) 局部 北京故宮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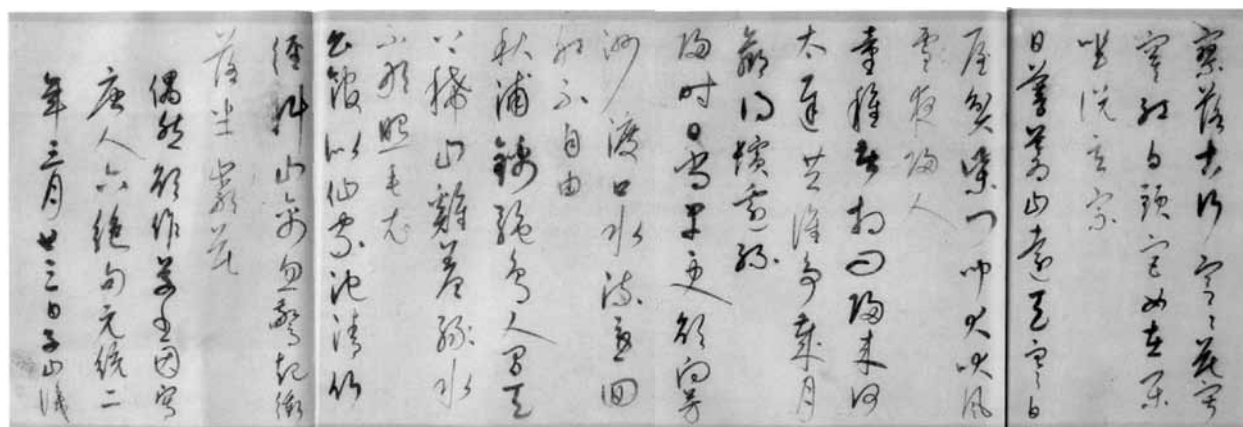


圖13 元 康里巎巎 草書唐人六絕句 元統二年（1334） 東京國立博物館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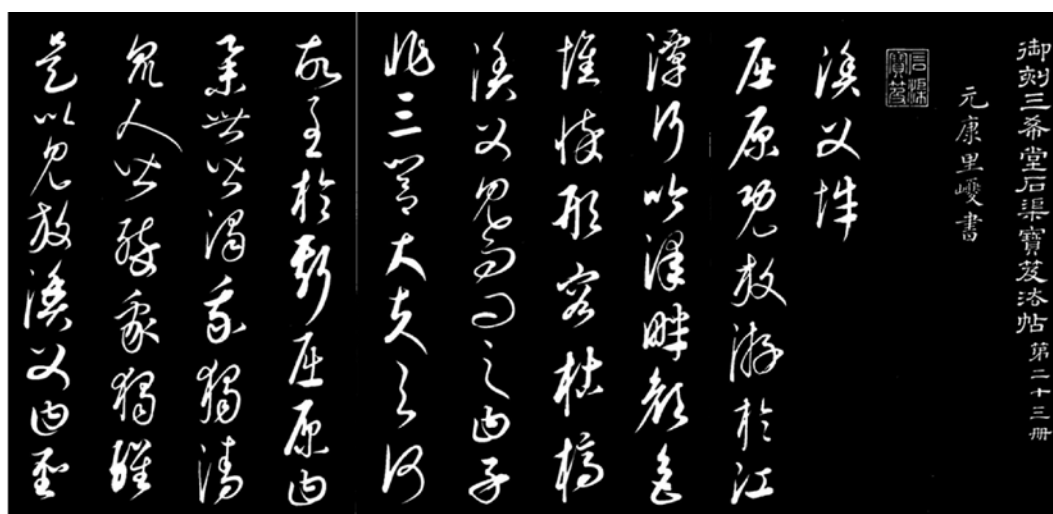


圖14 元 康里巎巎 草書漁父辭 局部 取自《三希堂法帖》 冊2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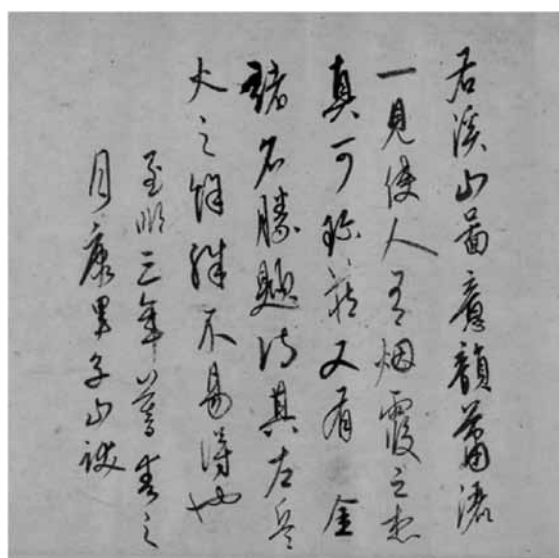


圖15 元 康里巎巎 草書跋宋人畫溪山無盡圖卷 至順三年（1332） 克利夫蘭美術館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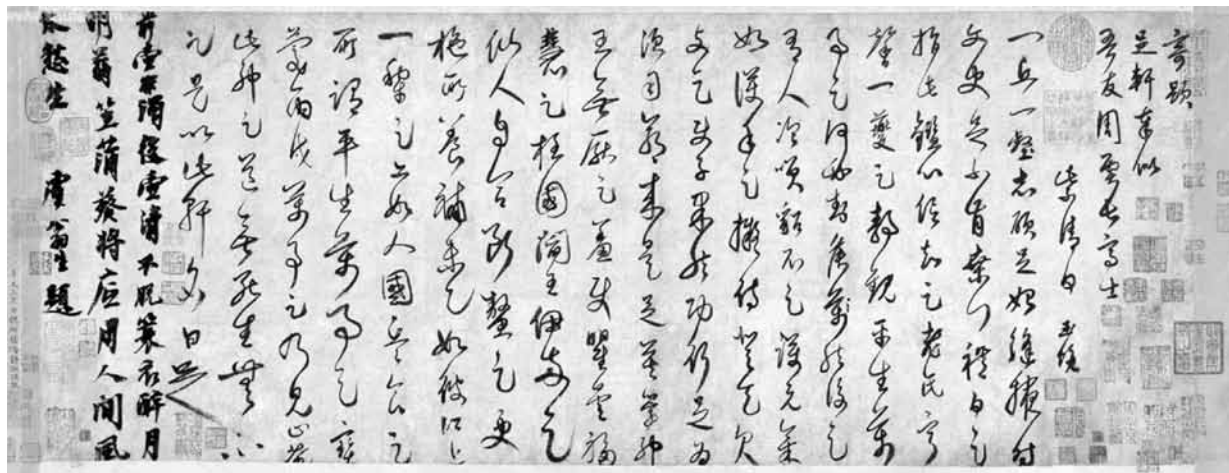


圖16 傳 南宋 白玉蟾 足軒銘卷 1226年 北京故宮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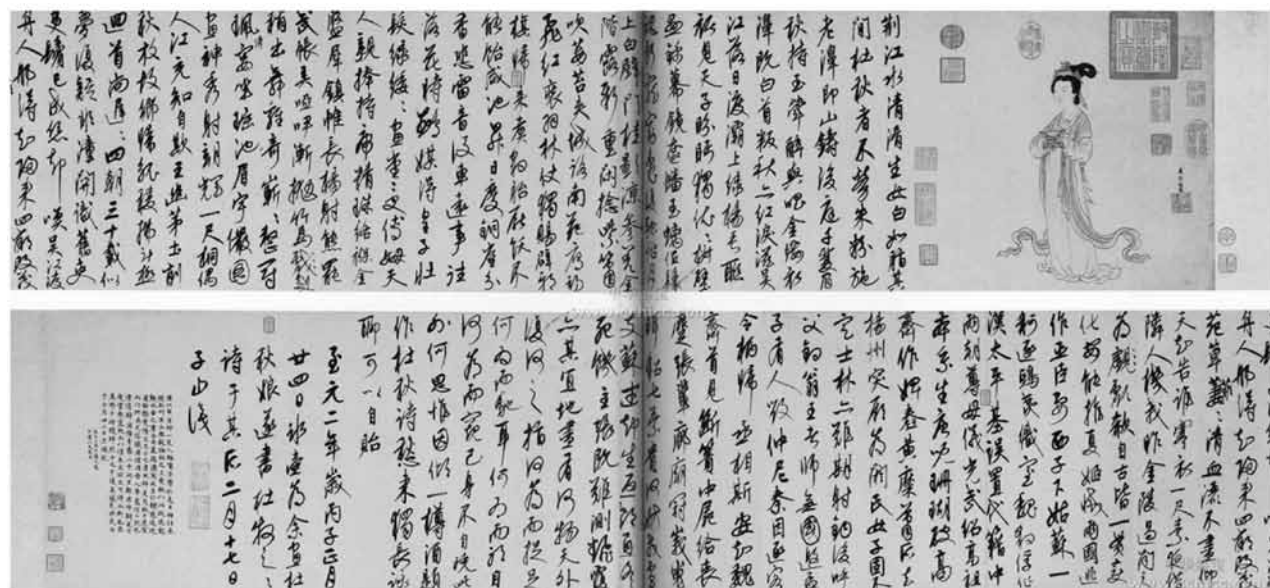


圖17 元 康里巎巎 題周朗杜秋娘圖卷 至元二年（1336） 北京故宮藏



圖18 元 康里巎巎 跋任仁發畫張果見明皇圖 北京故宮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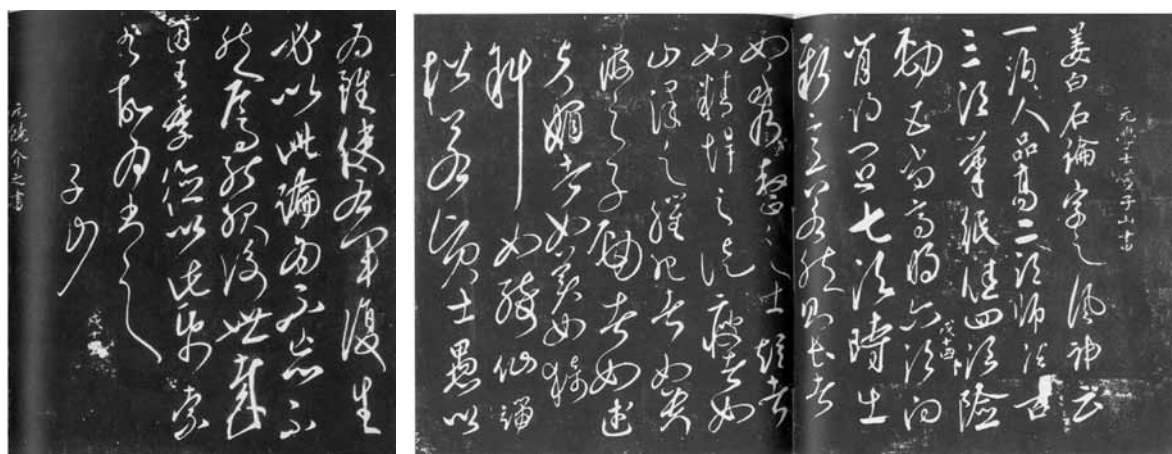


圖19 元 康里巎巎 姜白石論書 取自《寶賢堂集古法帖》 卷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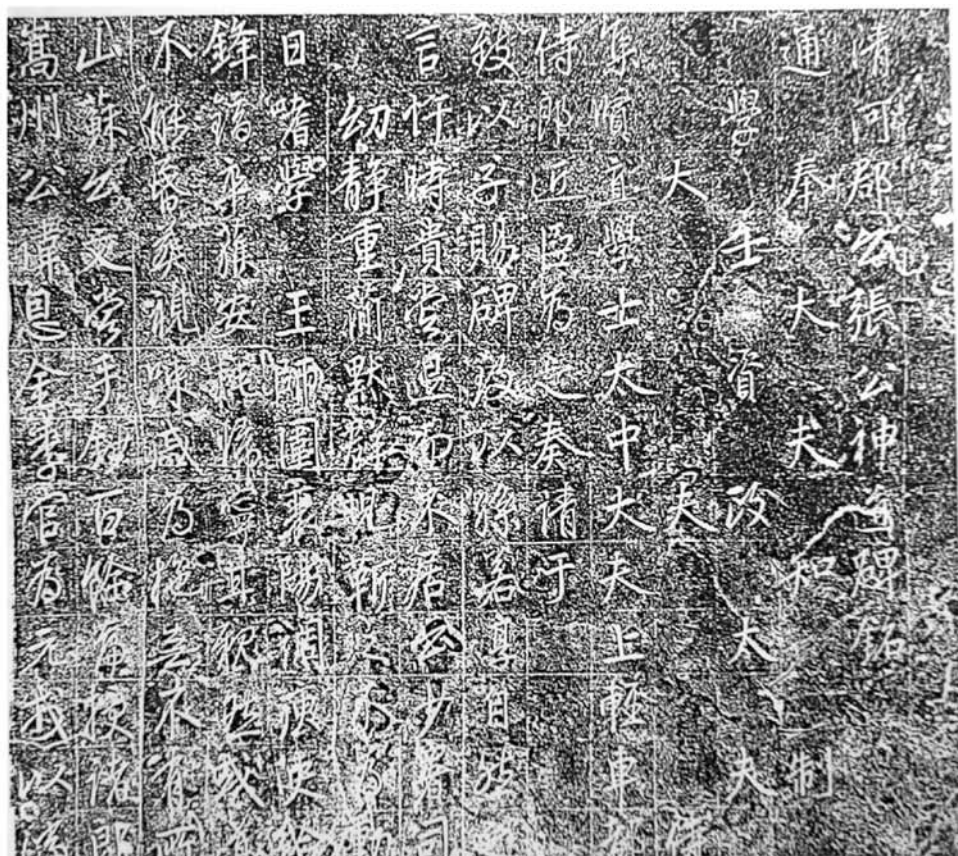


圖20 元 康里巎巎 清河郡張公神道碑銘 局部 至元六年（1340） 碑在河南鞏縣



圖21 元 康里巎巎 行書跋王庭筠畫幽竹枯槎圖卷 藤井有鄰館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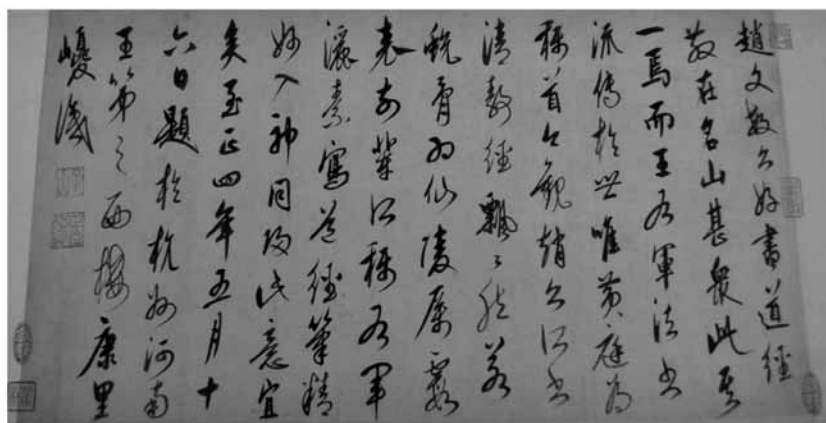


圖22 元 康里巎巎 草書跋趙孟頫常清靜經 至正四年(1344) 弗利爾美術館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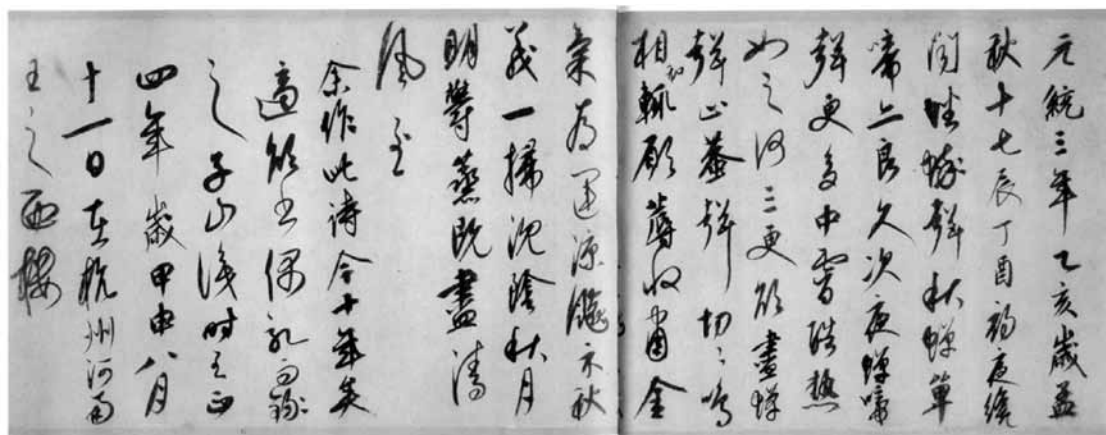


圖23 元 康里巎巎 草書秋夜感懷詩卷 至正四年(1344) 東京國立博物館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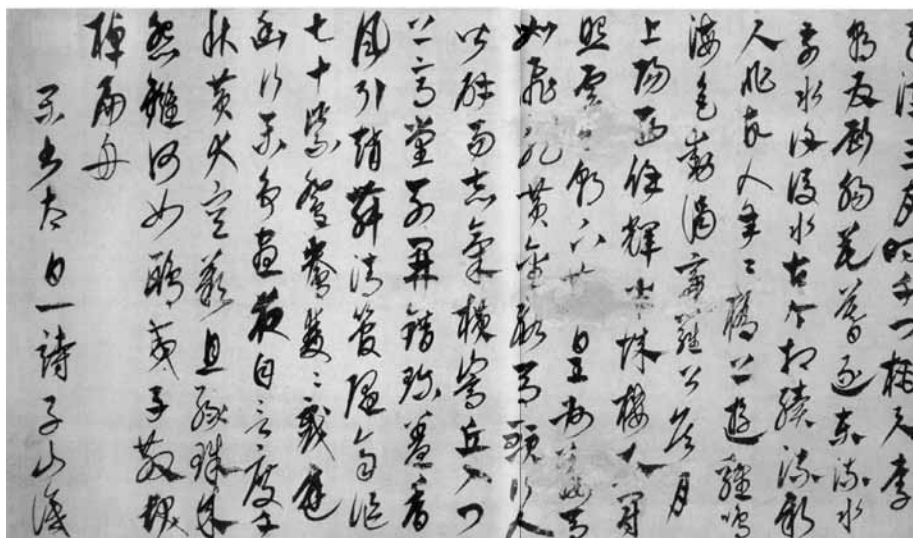


圖24 元 康里巎巎 草書李太白詩卷 東京國立博物館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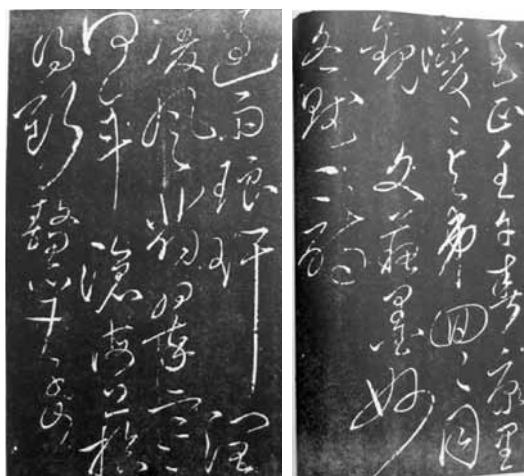


圖25 偽 元 康里巎巎 蘇軾畫竹軸題識
至正壬午年（1342） 取自《澄鑒堂法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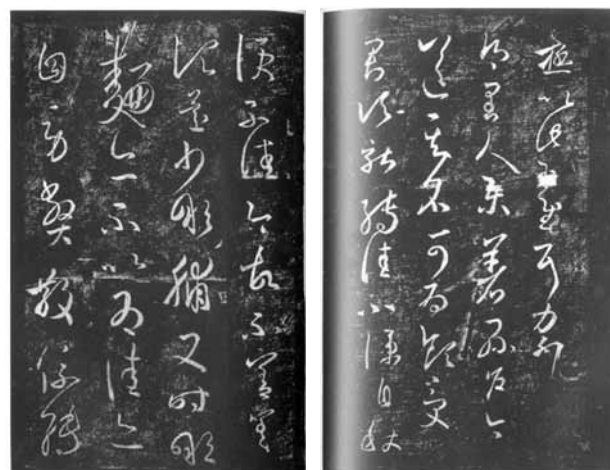


圖26 東晉 王羲之 啖脯帖（又稱轉佳帖） 局部
取自《淳化閣帖》 卷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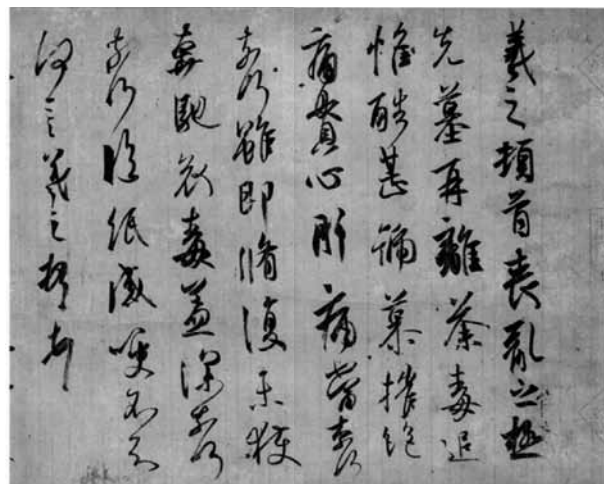


圖27 東晉 王羲之 喪亂帖 日本宮內廳三の丸尚藏館藏

康里巎巎			
	與承旨相公書 《停雲館法帖》	與彥中判州書 《停雲館法帖》	與彥中判州書 《停雲館法帖》
王羲之			
	喪亂帖	二謝帖	孔侍中帖

圖28 康里巎巎尺牘與王羲之的作品比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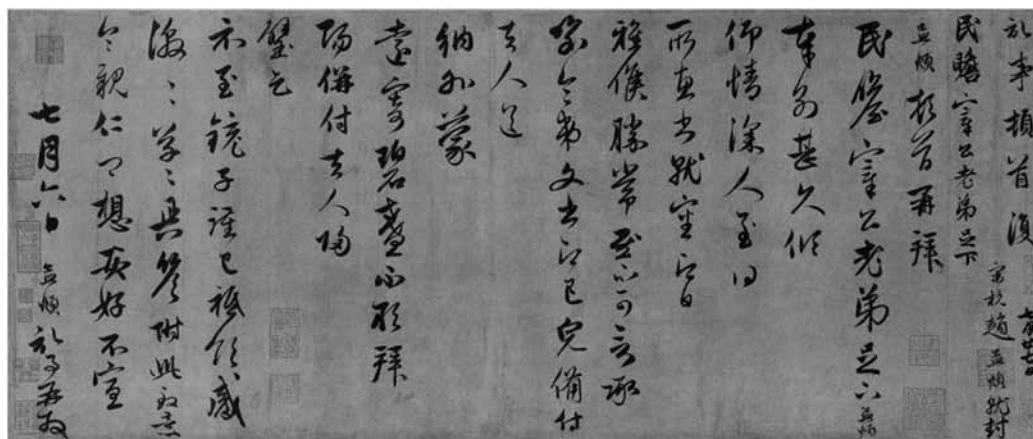


圖29 元 趙孟頫 與石民瞻札 上海博物館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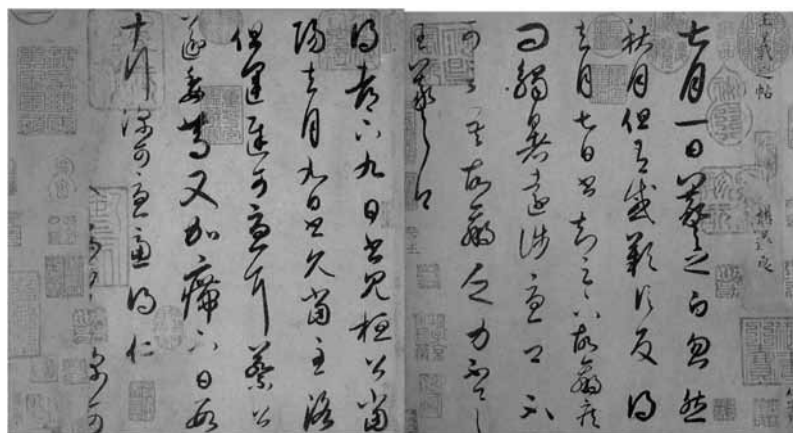


圖30 傳 王羲之 七月都下二帖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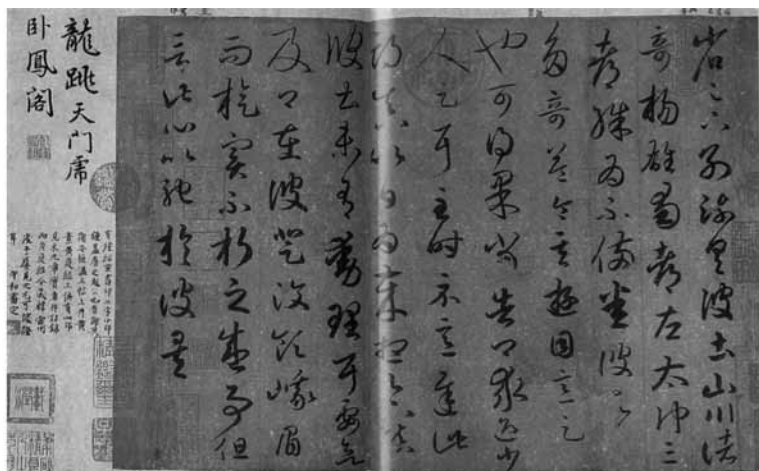


圖31 傳 王羲之 遊目帖 日本廣島安達萬藏氏舊藏

遊目帖										
七月都下帖										
屢屢										
	與承旨相公書	梓人傳	梓人傳	草書唐人六絕句	草書顏真卿書述筆法記	與彥中判書（停雲館法帖）	與彥中判書（停雲館法帖）	草書唐人六絕句	梓人傳	草書顏真卿書述筆法記

圖32 康里巎巎書法與〈七月都下二帖〉及〈遊目帖〉之比較



圖33 東晉 王羲之 十七帖 日本三井聽冰閣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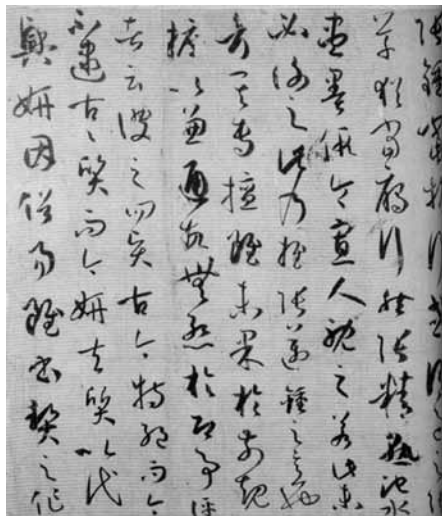


圖34 唐 孫過庭 書譜 垂拱三年（687） 局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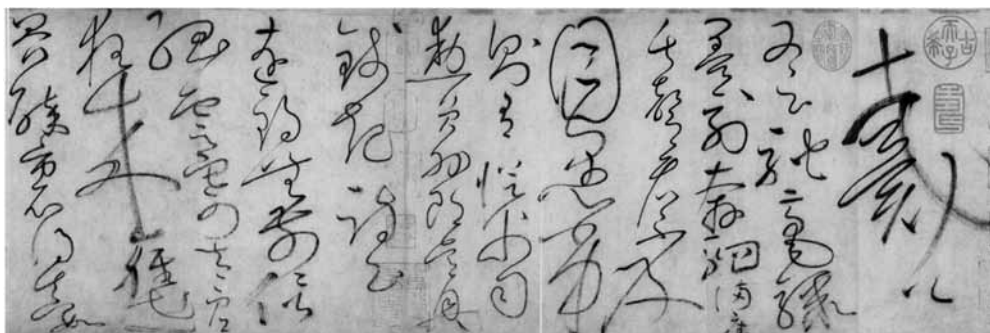


圖35 唐 懷素 自敘帖 大曆十二年（777） 局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36 康里巎巎〈草書唐人六絕句〉與懷素〈自敘帖〉之比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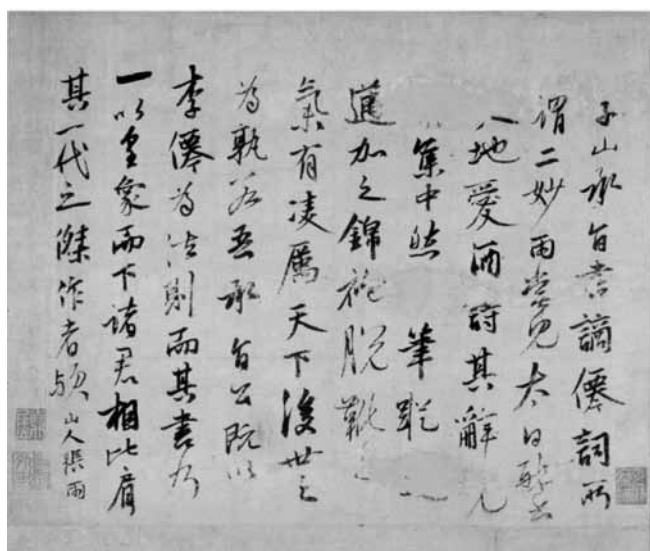


圖37 元 張雨 跋康里巎巎草書李太白詩卷 東京國立博物館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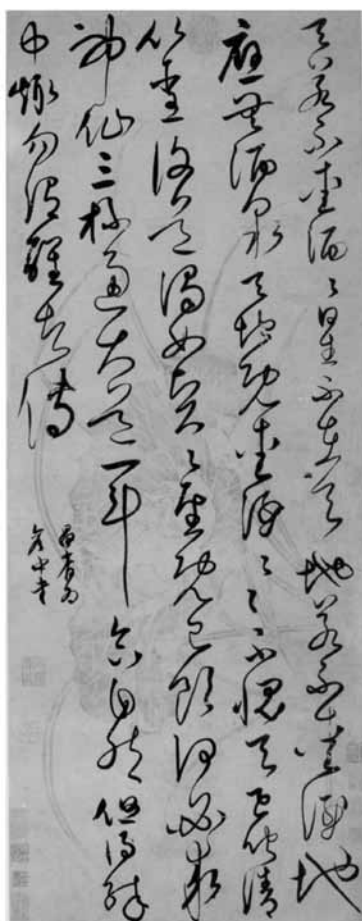


圖38 明 宋廣 草書李白酒歌
北京故宮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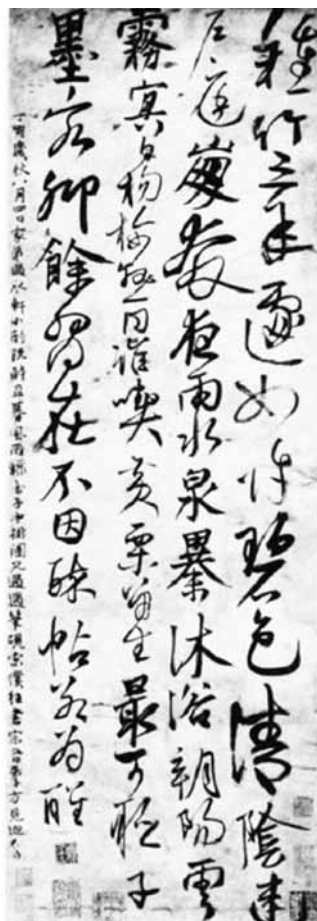


圖39 元 張雨 行草書詩軸
1347年 蘭千山館寄存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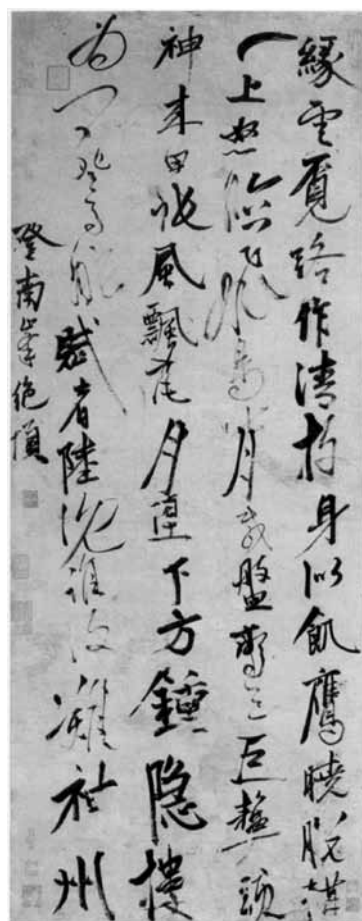


圖40 元 張雨 行草七言律詩軸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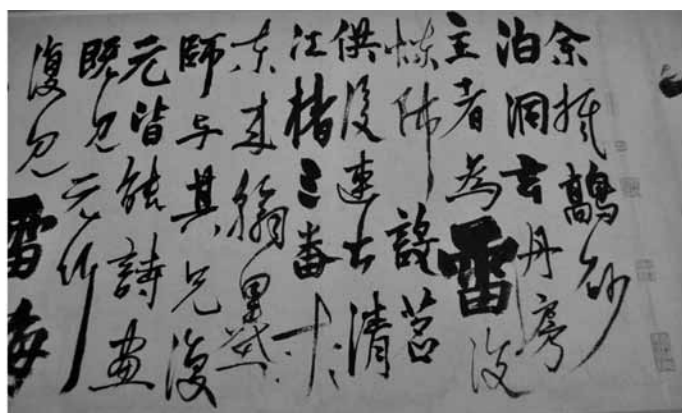


圖41 元 楊維禎 題鄒復雷春消息圖 1361年 弗利爾美術館藏



圖42 元 饒介 草書韓柳文卷 至正二十一年(1361) 局部 取自《三希堂法帖》 冊2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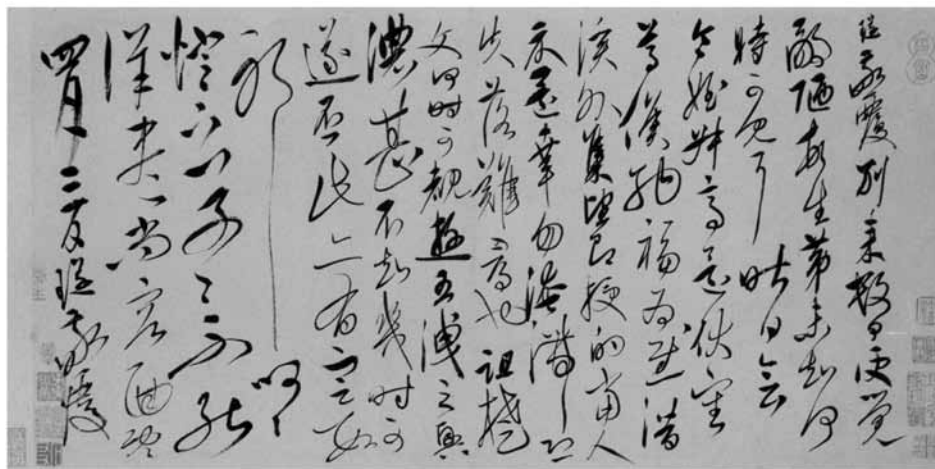


圖43 明 宋璉 敬覆帖 北京故宮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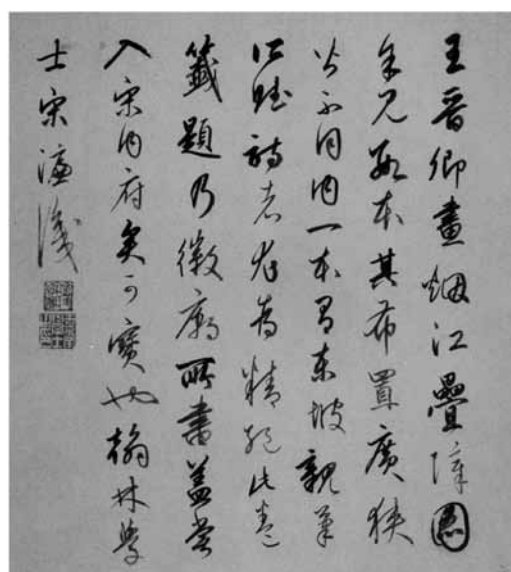


圖44 明 宋濂 跋王詵煙江疊嶂圖 上海博物館藏